

# 消失的 13级台阶



是否值得为一场痛快淋漓的复仇，  
陪葬掉自己的人生？

[日] 高野和明 著  
赵建勋 译

## 13階段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还在督促自己每天进步一点吗？

还在坚持每天阅读的习惯吗？

还在为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书籍烦恼吗？

那～

你愿意与我成为书友吗？

国内外当下流行书籍

各图书销量排行榜书籍

大量工具书籍

使我们受益终生的书籍

.....

海量电子版、纸质版书籍及音频课程

还有贴心的“学习管家”服务哦！

微信：shuyou055





# 消失的 13级台阶

[日] 高野和明 著 赵建勋 译

13階段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3 階段

# 目录

[序章](#)

[第一章 回归社会](#)

[第二章 事件](#)

[第三章 调查](#)

[第四章 过去](#)

[第五章 证据](#)

[第六章 处以被告人死刑](#)

[终章 两个人做的事](#)

[参考文献](#)

## 序章

在这个地方，死神总是于上午9点降临。

不过，树原亮只听到过一次死神的脚步声。

最初听到的是铁门被推开时发出的沉重的声音，犹如地震时的地面发出的声音。声音消失之后，单人牢房的气氛骤变。仿佛打开了地狱之门，恐怖的气浪汹涌而来，吓得他连呼吸都停止了。

不一会儿，死囚牢房恢复了寂静，走廊里冲进一列纵队，从皮靴踩踏地面的脚步声可以听出，进来的人数和速度都超出了他的想象。

千万不要在我的牢房门前停下来！

树原亮不敢看牢房的门，只是跪坐在单人牢房中央，呆呆地看着自己膝



盖上颤抖的双手。

求求你们了!千万不要停下来!

他在这样祈祷的时候，猛烈的尿意袭击着他的小腹。

脚步声越来越近，树原亮的双膝开始不停地颤抖。与此同时，被黏稠的汗水濡湿了头发的脑袋，不由自主地慢慢向地面沉下去。

皮靴踩踏瓷砖地面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接近了树原亮的牢房。转瞬之间，树原亮体内所有的血管全都膨胀起来，从几乎破裂的心脏里挤压出来的血液，在身体里剧烈循环，震撼着全身每一根汗毛。

但是，脚步声并没有停止。

警备队员们从树原亮的牢房门前走过，又向前走了九步，才突然停下来。

树原亮正在想着自己今天是否能躲过一劫的时候，听到了拉开牢房门上的观察口的声音，紧接着是打开死囚牢房门锁的金属声。好像是跟隔壁的空牢房相邻的一个死囚牢房。

“190号!石田!”一个低沉的声音叫道。

警备队长的声音?

“接你来了!出来!”

“啊?”回答的声音听起来既感到意外又感到突然，“是在叫我吗?”

“是在叫你!出来!”

随后，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然而安静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像有人一下子把音量旋钮转到最大，传来了巨大的声响。塑料饭盒砸到墙上的声音，杂乱的脚步声，还有为了制止这些骚乱发出的动物似的咆哮声——很难相信那一声声狂叫是人类发出来的。

树原亮侧耳倾听，想分辨出那都是些什么声音。他从那些杂乱的声音中似乎听到了急促的呼吸声，全身不禁战栗起来。那是一个无法忍受死亡

前的恐惧的人，将未消化的食物和胃液呕出来的声音。没错，此时此刻，呕吐物正在从那个将被带出牢房的男人嘴里狂喷而出。

树原亮用双手捂住嘴巴，拼命压下想呕吐的感觉。

几分钟过去后，杂乱的声音没有了，只剩下喘息和呜咽的声音。不久，这种声音与重新响起的皮靴踩踏地面的声音以及拖拽重物的声音一起远去。

死囚牢房恢复了平静，树原亮却再也坐不住了。管他惩罚不惩罚的，明知是违反规定，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的身体向前倒下去，脸朝下趴在了榻榻米上。

想起那时的事情，树原亮现在都从心底里往上冒冷气。那是他在东京拘留所通称“0号区”的死囚牢房被关押了三年以后的事情。从那时到现在又有将近四年的岁月流逝而去。在这段时间里他不知道自己的死刑是否已经停止执行。那样的骚乱后来虽然没有听到过，但偶尔在走廊里擦肩而过的死刑犯中，确实有人再也见不到了。

树原亮停下为百货商店糊纸袋的工作，环视了一下自己的牢房。单人牢房的面积还不到三叠<sup>[1]</sup>，除去洗脸池和坐便器占据的面积，剩下的活动空间只有两叠。牢房里采光很差，白天都得开着荧光灯。到了夜晚，荧光灯就关了，但10瓦的小灯泡一直亮着，照着被严密监视的死刑犯。树原亮就在这种阴沉郁闷的空间里，在每时每刻都要面对死亡的战栗中生活了七年。

听到窗外传来电车驶过的声音，他抬起头来悄悄站起，从晾着衣服的绳子下面钻过去，站在了窗前。

因为窗外还有铁栅栏和塑料板，打开推拉式玻璃窗也看不到外面的风景。不过透过塑料板上方的缝隙，能看到阴沉沉的天空，面颊也能感受到潮湿的风。

下一次死神降临将是何时？

树原亮呼吸着从外面流淌进来的空气，同时被始终无法习惯的不安袭扰着。死神在他的牢房门前停下的日子恐怕已经为期不远了。

以前三次重审请求以及被驳回之后的即时抗诉和特别抗诉，全都被驳回。现在正在做第四次重审请求被驳回之后的即时抗诉。这简直就像是用手指捏起希望的残渣，心里一点底都没有。重审请求到了第四次，无论翻阅多少审判资料，也找不到任何怀疑终审判决合理性的证据了。

自己真的要被执行死刑吗？

就因为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

树原亮好像听到了狱警的脚步声，于是回到矮桌前坐了下来。现在是上午11点，不是“接你来了”的时间，这条命至少可以确保到明天早晨平安无事。

树原亮重新开始做他那份通过申请才得到的工作。他把印着著名百货商店标记的牛皮纸折叠起来，刷上糨糊粘好，一个纸袋就完成了。这个工作一个小时可以挣32日元，换算成月薪的话一个月只有5000日元。尽管如此，也够买些文具、点心和内衣等需要自己购入的物品，已经相当不错了。

手上的动作与大脑的思考分离，树原亮总是像这样陷入沉思。

究竟是哪些人在使用这些纸质购物袋呢？

他在这样沉思的时候，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他在实践中学会的一个小窍门，能够使心理稳定下来。

在百货商店买东西的顾客应该是以家庭主妇为主的女性占大多数吧？也许还有为女朋友买礼物的男性顾客。

想象着顾客手提购物袋走在百货商店楼梯上的样子，树原亮忽然停下了手头糊纸袋的工作。

台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顾客两手提着沉重的袋子走在百货商店楼梯上的样子，不知何故总让他放不下。他眉头紧皱，聚焦于心里那个正在上楼的顾客身上。

顾客的身影，沉重的袋子，一步一步向上爬的双脚。

好像有什么东西从他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树原亮扬起脸来。

台阶!

已经忘却的记忆在他的大脑里复苏了。

是的，那时候，自己顺着台阶往上爬来着。在跟现在一样的死亡恐怖中，顺着台阶往上爬来着。

为了确认这模糊的影像并不是由于妄想形成的，树原亮拼命地摇着脑袋。没错，想起来了!那时候自己的确是顺着台阶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来着。

树原亮站起来走到洗脸池边，用一块木板盖上洗脸池，就成了一张简易写字台。他又从旁边的架子上拿下来一支圆珠笔和一沓信纸，然后坐在了代替椅子的坐便器上。

他要写一份申请书。即便是给律师寄信，也要先写申请，经过允许才能寄出。

他想，作为写给律师的特殊信件，应该允许寄出。信的内容也应该能通过检查，寄送到律师那里。

如果律师能收到他的信，说不定可以免于死。

树原亮胸中亮起希望之光。他被关进死囚牢房七年来，从未感受过如此强烈的希望之光。

也许能从地狱的入口处走回来。

写完申请书，树原亮开始一心一意地给律师写信。

[\[1\]](#) 日本面积单位，1叠约为1.62平方米。——译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 第一章 回归社会

-1-

“第一条，一定要有合法的固定住所，一定要从事正当的职业。”

又尖又高的声音紧张得一个劲儿打战。启程前往乐园之前，不允许有一点点疏忽大意。

“第二条，一定要保持善行。”

三上纯一站得笔直笔直的，听着就要跟他一起被提前假释出狱的狱友宣读誓约书。他已经脱下囚服，换上了自己的衣服，手里拿着的是假释许可证。他有一双内双的眼睛和细长的眉毛。今年二十七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他紧绷着脸，似乎为某件事情钻了牛角尖。

“第三条，坚决不与有犯罪倾向的人和行为不端的人来往。”

纯一紧张地盯着正在宣读誓约书的狱友的后背。狱友姓田崎，比纯一大十岁。田崎外侧眼角下垂，长着一张谦恭的脸。谁也想不到他会因为未婚妻不是处女怒而杀人。

“第四条，搬家或者长时间外出旅行时，要得到监护观察官许可。”

松山监狱保安部会议室里，除了就要被假释的两个服刑人员以外，还包括监狱长在内的几名看守。看守在法务省文件中的名称是惩戒处理官，一般称为管教官。看守这个名称只作为职位还被保留着，而作为官职称呼，早在十年前组织机构改革时就被废止了。

透过磨砂玻璃，柔和的光线照射进来，管教官们的表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蔼可亲。但是，纯一平静的心情很快就被田崎宣读的第五条誓言打乱了。

“第五条，我们要为被害人祈祷冥福，我们要诚心诚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纯一感觉上半身的血液唰的一下子流空了，脸色变得煞白。

要为被害人祈祷冥福？还要诚心诚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自己杀死的那个男人到哪里去了？是升入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还是哪里都没去，化为乌有了呢？是因为自己的施暴，整个人就彻底消失了吗？

“第六条，要每月两次跟监护人或监护观察官会面，报告近况。”

纯一低下了头。在服刑期间，他一直有一个问题，至今没有找到答案。自己真是一个犯了罪的人吗？如果自己的行为是犯罪的话，服刑还不到两年就能赎罪吗？

“第七条，监狱里的情况坚决不对任何人讲。”

田崎宣读完假释期间必须遵守的事项之后，开始宣读誓言。

“从今天起我被假释，我要接受监护观察……”

纯一突然抬起头来，视线跟坐在他对面的管教官碰在了一起。这名管教官姓南乡，年近五十，职位是看守长。结实的肩膀上是一张庄重严肃的脸。此刻，南乡正看着纯一微笑。

最初纯一认为南乡是在祝贺他出狱，但仔细一看，发现南乡的微笑中还有更深的含义。

“我宣誓，严格遵守以上各项，努力重新做人。”

纯一感到不可思议：南乡为什么这么关注我呢？服刑期间，纯一遇到过在不违反规定的范围内为囚犯谋求方便的态度和蔼的管教官，也遇到过态度蛮横、动不动就找碴儿惩罚囚犯的虐待狂似的管教官，但南乡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连接触都很少。很难想象南乡对纯一的悔过自新会有什么特别关照。

“如果违背了上述任何一项，我对取消假释送回监狱不会提出任何异议。假释犯人代表田崎五郎。”

誓约书刚刚宣读完毕，纯一背后就传来了不合时宜的孤零零的掌声。大概鼓掌的人马上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拍了两下就不拍了。

纯一不用回头看就知道鼓掌的人是自己的父亲。父亲为了接儿子，特意从东京来到了遥远的四国松山。父亲五十一岁了，经营着一家很小的街道工厂。父亲停止了鼓掌，纯一面部紧张的肌肉随之松弛下来。

“也许你们觉得服刑期很长，”身穿深蓝色警服的监狱长开始作最后的训示，“但是我希望你们能认识到，真正的重新做人从现在起才刚刚起步。我不希望你们再回到监狱里来！当你们成为社会上优秀的一分子的时候，才能说是真正完成了悔过自新的过程。回到社会上以后，不要屈

服于任何困难，不要忘记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好好努力吧!我就讲这些，祝贺你们!”

这次，会议室里所有在场的人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交付假释许可决定书的仪式举行了十分钟就结束了。

纯一和田崎向管教官们行礼之后，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才好。他们已经习惯了连面朝哪个方向都要按照命令执行的生活，一时还改不过来。

监狱长对他们说了句“你们可以回家了”，并伸出右手做了一个送人的手势，他们这才朝监狱长指示的方向转过头去。

三上纯一的父亲三上俊男背靠着墙站在会议室的后方。父亲肤色灰黑，身体瘦弱，像个常年辛苦劳作的工人。今天穿上了仅有的一套西装，但怎么看都觉得人配不上衣服，就像一个总也出不了名的演歌 [\[1\]](#) 歌手。不过，父亲这身显得有些土气的穿着，充满了家乡温暖的气息。

纯一向父亲走过去，田崎也向大概是他父母的一对初老夫妇走过去。

三上俊男迎着儿子，满面笑容地晃着拳头，做了一个庆祝胜利的姿势。管教官们见状不由得笑出了声。

“这么长时间，”俊男看着纯一的脸，就像自己刚服完刑一样，叹了口气又说，“终于坚持下来了，好样的!”

“我妈呢?”

“在家里给你做好吃的呢。”

“嗯。”纯一点点头，犹豫了一下才说，“爸爸，对不起……”

听到儿子这句话，俊男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纯一咬着嘴唇，等着父亲开口说话。

“不用想那么多，”俊男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今后，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工作，老老实实在地做人。对吧?”

纯一点点头。

俊男脸上又有了笑容，他用右手摁着儿子的头顶，使劲摇了摇。

南乡透过总务科的窗户看着正要走出监狱大门的三上父子。在大门里边，管教官正在最后一次核实三上纯一的身份。

南乡的全名是南乡正二，此刻，他正以一种“又一个罪犯被挽救过来了”的心情看着高高兴兴的三上父子。他喜欢看囚犯被释放走出监狱大门时的情景。他十九岁就当看守，但是只干了一年，他对这个工作的使命感就消失殆尽。但是，打那以后他又连续干了近三十年，完全是因为可以看到囚犯被释放走出监狱大门时的情景。只有在这时，才能说罪犯已经重新做人了。至于他们是否还有犯罪的危险，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能沉浸于放他们出去的喜悦就足够了。

南乡看到三上父子向管教官深深鞠躬，然后走出监狱大门，肩并肩地走了。

两个人的背影从视野里消失之后，南乡走到文件柜前。文件柜里有三上纯一的《服刑记录》。这份厚厚的文件是囚犯在服刑过程中所有表现的观察记录。纯一假释出狱，《服刑记录》由南乡所在的管教部门转送到总务科。只要纯一不因为再犯罪被关进监狱，《服刑记录》就会永远被保管在这里。

南乡虽然看过很多次三上纯一的《服刑记录》，但还是掀开封面，重新看了一遍分类调查表上记载着的三上纯一的个人信息，以及公诉事实，为的是最后确认一下。

纯一出生于东京，其家庭成员有父母和一个弟弟。两年前犯罪时二十五岁，罪名是伤害致死罪。一审判决后没有上诉。包括判决之前的拘留期，总共服刑两年。按照服刑人员分类的规定，被定为YA级(未满二十六周岁的成人，没有进一步的犯罪倾向者)，从东京拘留所移送至松山监狱服刑。

南乡的目光移到出生后的经历和罪行一栏。纯一出生后的经历和犯罪经过，都是根据搜查资料整理的。南乡的手指在文字下面滑动着，查看着纯一犯罪的详细记录。

三上纯一，1973年出生于东京都大田区，父亲以前是街道工厂的工人，后来独立出来，经营着一家只有三名员工的小工厂。



初中毕业前的情况没有什么特别的记载，但是在1991年，十七岁的纯一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可以说是后来事件的诱因。

那年暑假，纯一对家里说要和朋友外出旅游四天三夜，但是过了该回家的日子也没有回来，父母十分担心，便去派出所报案寻人。

十天后，也就是8月29日，家人才得知纯一正在旅游目的地千叶县胜浦市以南十五公里处的中湊郡被警察辅导。纯一不是一个人，而是跟女朋友一起被警察辅导。原来，和朋友一起出去旅游是撒谎，他是去享受有生以来第一次与异性在一起过夜的快乐。

事件过后，纯一回到东京就开始经常逃学，对父母和老师也开始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情绪。他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才考上一所作为第四志愿的理科大学，专攻化学工业。

大学毕业后，纯一在父亲经营的“三上造型”工厂帮忙，两年后的1999年就出事了。

“看什么哪，看得这么入迷？”突然有人问道。

南乡吃了一惊，抬起头来。

原来是总务科长杉田。杉田的级别比南乡高一级，是副管教长，警服袖口上的两条金线闪闪发光。

“229号假释有问题吗？”229号是纯一的囚犯编号，管教官们都这样称呼他。

“不不不，他这一走，我还真觉得有点舍不得呢。”南乡开玩笑地搪塞了一句，“这个，可以借给我看看吗？”

“啊，倒是没什么不可以的.....”杉田嘴上这样说，但还是困惑地直皱眉头。

南乡心中暗自高兴。管教官们在固定不变的日常工作中哪怕有一点点破绽都会脸色大变，因为监狱里的小征兆很可能会发展成大问题。杉田就是以那种谨小慎微的人特有的警戒心为武器升官的男人。哪怕部下只是把《服刑记录》拿出来看看，他都会感到极度不安。

“我很快就会还回来的。”

南乡说完这句安抚杉田的话，走出总务科，回到保安部二楼的管教部门。这里是负责全面管理囚犯的部门。南乡是这里的首席管教官。职级是看守长，对于四十七岁的南乡来说，晋升得不算快也不算慢。相当于一般企业里部长助理的位置。

摆满了办公桌和监视器的房间里只有很少几个管教官，显得空荡荡的。其他人都出去监督犯人或巡查监狱了。南乡特意放慢脚步，确认没有要来向他请示工作的部下以后，才坐在了背靠窗户的首席管教官的办公桌前。他点燃一支烟，开始仔细阅读三上纯一的《服刑记录》。三上纯一二十五岁时犯罪的详情，在写给检察官的书面材料和审判记录等数份文件中都有记录。

1999年8月7日晚上8点33分，突然发生了一起伤害致死事件。现场在东京市滨松町车站附近的餐馆。一个正要在店里就餐的名叫佐村恭介的二十五岁的客人，对当时也在店里的纯一用挑衅的口吻说了一句“你他妈的看我不顺眼是吗”，这就是事件的起因。

是佐村恭介先出言不逊找碴儿打架，二人各自的餐桌相距五米左右，一直没有说过话等，好几个当时在现场的证人都在证词中证实了以上事实。

根据餐馆老板的证词，是佐村恭介主动走到纯一这边来的，当时纯一只是一脸困惑地看着佐村恭介。佐村恭介对纯一说：“我讨厌你看我的眼神！简直就是看罪犯的眼神！”总之是想挑起事端。

后来二人又对了几句话，然后就争吵起来，而且越吵越厉害。不但言辞激烈，而且逐步升级。在写给检察官的书面材料里，根据纯一的证词，佐村当时说的话的主要意思是“你认为我是乡下人，瞧不起我”。当纯一知道了佐村恭介是千叶县人时，为了让对方冷静下来，还说起自己在高中时代对家里谎称跟朋友一起去旅游，去过千叶县房总半岛外侧的中凑郡。没想到这样一说更是火上浇油。原来，佐村恭介正是从中凑郡出差来东京的。

“你这浑蛋！”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到了佐村骂纯一的这句话。骂完以后，佐村劈胸抓住了纯一的衣襟。老板为了制止二人打架从柜台后面跑了出来，但还没等他跑到纯一的餐桌，二人已经你来我往对打了好几拳，有

的证人说是打了十拳以上。先出手的是纯一。纯一在口供记录里说自己是“为了挣脱对方，只好出手”。

老板赶到时，已经无法把扭打在一起的两个人分开了。在后来的审判中，老板的证词是这样的：“企图伤害对方的应该是被害人，被告人看起来只是为了离开现场拼命挣脱。”

后来，纯一终于成功地摆脱了佐村。但是佐村又要从正面抓住纯一，于是纯一一边怒骂着“你这浑蛋!畜生!”一边用头、右肩和右臂撞向对方。佐村突然遭到纯一的撞击，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去，结果被一只矮凳子绊住双脚，身体腾空而起，后脑着地倒在地上，造成头盖骨骨折和脑挫伤，救护车赶到十一分钟以后不幸死亡。

事件发生后，纯一也不用老板制止他逃走，只是呆呆地留在现场等着警察到来。最终纯一以伤害致死嫌疑的罪名被逮捕。

看到这里，南乡掐灭香烟，叹了一口气。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尽管他知道自己表情太不谨慎了，但无法控制自己。

这是一起由吵架引起的典型的伤害致死案件。只有那种运气不好的人，才会卷入这种事件。从公诉事实来判断，量刑为有期徒刑两年可以说重了点，判个缓期执行也不奇怪。也许法官把纯一高中时代被警察辅导过的经历跟这次事件联系在一起了。检察官为了达到影响法官心证 [\[2\]](#) 的目的，最初在法庭上陈述犯罪事实的时候就详细地叙述了纯一那次离家出走的事，并暗示那次离家出走跟这个案件有关。

尽管如此，也可以说法官的判决是公正的。通常，在伤害致死案件的审理中，争议焦点在于是否为正当防卫，或者被告人是否有杀人意图。如果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被告人就会被判为无罪；如果被认定为有杀人意图，就会定为杀人罪，量刑重得多。在法律条文上，杀人罪是可以判死刑的罪。

就纯一的情况而言，审判中最大的争议焦点是他的背包里有一把猎刀。虽然这对纯一来说是相当不利的证据，但纯一在父亲的工厂里帮忙，平时干活时很多的细活都需要使用小刀，而且这把刚买的刀还包着商店的包装纸，一直在背包里装着没拿出来。辩护律师说：“如果有杀人意图，被告人肯定会使用那把刀。”辩护律师的主张不仅得到了法庭的认可，而且在立案阶段关于违犯刀枪法的追诉也被免除了。

检察院方面竭尽全力反击。他们让被害人的父亲佐村光男作为证人出庭，拿出餐厅的小票作为凭据，说被害人只点了两杯兑水的日式烧酒，根本没喝醉，不能认为醉酒是吵架的原因。的确，被害人醉酒程度很轻，这通过对尸体进行司法解剖时测定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也得到了证明，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左右审判结果的证据。

结果，法院经过三次开庭审理，宣布加上判决前拘留的一个月，判处三上纯一有期徒刑两年。

南乡看了一阵《服刑记录》以后抬起头来，开始回忆纯一服刑一年零八个月期间在狱中的表现。

南乡对229号囚犯的总体印象是：不计较个人得失，性格纯朴笨拙。仔细看了《服刑记录》以后，这个印象越来越强烈了。纯一的脸上依然留着少年时代的影子，一双眼睛透出的神情好像总是在一心一意想着一个问题。上高中时发生的离家出走十天的事情，大概也是因为一心一意地想着女朋友吧。

现在，南乡想起了半年前的管教官会议。纯一拒绝与教诲师见面，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不依赖宗教，我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结果纯一给负责他的管教官留下了狂妄自大的印象。会议上有人提议以反驳管教官为由处罚他，但是由于南乡的反反对，这个提议被否决了。从这件事开始，南乡注意上了这个叫三上纯一的229号囚犯。

后来，通过《服刑记录》了解到的奇妙的偶然，使南乡下定了决心。

纯一上高中三年级时带着女朋友离家出走以后去的那个地方，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事件。

最终确认之后，南乡对于最合适的人选，已经不再犹豫了。

南乡在烟灰缸里摁灭香烟，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东京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号码。

“我这边都准备好了，”南乡低声告诉对方，“就这两天，肯定有办法。”

从松山监狱到东京只有四个小时的路程。可是在这短短四个小时里，出狱的喜悦接二连三地从纯一心底涌上来，连喘息一下的时间都没有。

首先让纯一感到吃惊的是，自己住过的监狱的围墙竟是那么矮。五米高的水泥围墙看上去怎么那么矮呢？自己从监狱里面看它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高耸入云，遮住了整个天空。

宽阔的马路也让他惊得目瞪口呆。在开往机场的出租车里，纯一贪婪地看着车窗外松山市的街景。一座座高楼大厦好像要向他倾倒下来似的，让他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昨天在接受最后一次出狱教育时，他来过松山市，那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刚刚过了一夜，对松山市的印象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如果就这样坐出租车回东京的话，那会是怎样一种感觉呢？

到达机场办完登机手续以后，俊男问纯一：“想喝点酒吗？”纯一摇摇头，立刻答道：“我想吃甜的。”

父子二人走进咖啡馆，点了法式水果布丁和巧克力芭菲等甜点。

看着狼吞虎咽吃甜点的儿子，父亲什么都没说。

不一会儿，纯一吃饱了。吃饱以后他开始四处乱看周围年轻的女人。现在是6月，正是女人们穿着单薄的季节。从咖啡馆出来到上飞机之前，纯一不得不一直把双手插在裤兜里，微微弓着身子往前走。

上飞机以后，纯一被剧烈的腹痛袭扰，肠子在腹腔里翻滚，疼痛难忍的他去了好几次厕所，狼狈不堪。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以麦饭<sup>[3]</sup>为主食。长期以来只摄取最低限度卡路里的消化系统，由于刚才那顿甜食的攻击，引起了恐慌。尽管如此，纯一还是很高兴的。仅仅是能够在一个人谁都看不见的单人卫生间里排便，就像做美梦似的。

父子二人在羽田机场下了飞机，坐电车直奔大塚。到了东京都内，又换上环绕东京市中心运行的山手线，在位于西北方向的一个车站下了车。车站附近就是繁华的池袋，走着去都不会觉得太远。

纯一还没见过这边的家。半年前他从父母的来信中得知，家已经搬到这边来了。但是，他故意没问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而是将其作为出狱后的一个期待埋在了自己心里。在一个陌生的街道里生活，对于一心想告

别过去、重新做人的纯一来说，感觉就像给了他一个美好的未来一样。

走出大塚站的检票口，纯一眺望着面前的环行交叉路口和呈放射状的道路。到处都是银行、商务旅馆、高档餐馆和快餐店，来来往往的行人也很多。看着眼前充满活力的城市，纯一非常兴奋。

但是，也许是因为进入了住宅区的原因吧，纯一跟在俊男的身后刚走了五分钟，周围就突然静了下来，甚至给人几分寂寥的感觉。又走了十分钟左右，纯一心情沉重起来。他怀疑自己没有意识到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继而从他的内心深处，涌上来强烈的自责之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低着头走路了。

离家越来越近，说话越来越少的俊男终于开口说话了：“前面那个路口拐弯就是咱家。”

转眼之间父子二人拐过弯去，映入纯一眼帘的是抹了砂浆的黑乎乎的墙壁。在常年的风雨侵蚀之下，墙壁上有很多明显的黑色条纹。没有院门，临街的一扇小门告诉人们那就是这所房子的入口。建筑面积只有六坪<sup>[4]</sup>，虽说是一所独门独户的小楼，但也太寒酸了。

“进去吧!”俊男低着头说，“这就是你的家。”

纯一忽然觉得自己让父亲担忧了，于是他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走进了家门，装得还挺像那么回事。

“我回来了!”纯一大声打着招呼拉开了门。一进门就是厨房，母亲幸惠正在往盘子里盛色拉，她听到声音，回过头来。

盼望已久的重逢的喜悦，使母亲那双眼皮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母亲的脸圆圆的，眼睛与眉毛之间的距离很近，神色坚毅，这特点被儿子遗传了。

“纯一!”幸惠一边用围裙擦着双手，一边慢慢向门口走过来。眼泪顺着她的面颊哗哗地往下流。

看着变得衰老的母亲，纯一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不过他竭力控制着自己，没有从表情上流露出来。

“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纯一说，“我终于回来了。”

纯一和父母一家三口的庆祝晚宴不到下午5点就开始了。在一楼只有六叠大小的房间正中放着一张矮桌，矮桌上摆着牛肉、烤鱼和中式炒菜等三种主菜。

纯一没看到比自己小八岁的弟弟明男，觉得很奇怪，但他决定在父母谈到弟弟之前什么也不问。

俊男和幸惠最初说话很少，大概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对有前科的二十七岁儿子说什么好吧。一家三口零零星星地对话，总算落到了纯一的将来这个话题上。

纯一想明天就去父亲的工厂“三上造型”干活，但是父母都劝他先休息休息，过一个星期再去。纯一听从了父母的劝告。他并不是想毫无目的地闲逛一个星期，因为他看着这个黑黢黢的所谓的新家，察觉到家里一定发生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吃完饭，幸惠带着纯一上了二楼。踩着陡得不能再陡的咯吱作响的楼梯来到二楼，看到的是被短短的走廊分开的两个日式房间。

拉开推拉门，看到自己的房间只有三叠大小，纯一心中仅存的一点点出狱后的喜悦完全消失了。这间屋子的面积跟监狱里的单人牢房一样。

“小了点，没问题吧？”幸惠用明快的声音问道。

“没问题。”纯一点点头，放下从松山监狱带回来的运动背包，坐在了已经为他铺好的被褥上。

“你别看这房子看起来不怎么样，住着可方便了。”幸惠站在门口笑着说，“虽然旧一点，但哪儿都不用整修，打扫起来也省事。”

但是，幸惠的话越多，越能让纯一听出她是在拼命压抑着跟她表情完全相反的悲伤。

“离车站远，不用担心噪声。买东西的话，走十五分钟就到商业街了。阳光也算充足。”幸惠停顿了一下，轻声嘟囔了一句，“就是比以前的家小了点。”

“妈，”纯一想换一个话题，因为他担心母亲会再次伤心落泪，“明男呢？”

“明男离开这个家了。一个人租了一间公寓。”

“能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吗？”

幸惠犹豫了一下才把明男的地址告诉了纯一。

下午6点多，纯一拿起写着明男地址的纸条离开了家。

虽说夏至快到了，但这个时间天还没黑。尽管如此，纯一自己一个人在街上走还是感到忐忑不安。一个原因是他觉得来来往往的汽车行驶速度异常快，还有一个原因是假释出狱的犯人特有的问题。他还有三个月才能刑满释放，在这三个月里，哪怕只是触犯了只会被处以罚款的法律，甚至连违反了交通规则，都要重新被关进监狱。他还必须随身携带通称为“前科卡片”的联络卡片。这张让纯一感到非常沉重的卡片，就在他胸前的衬衣口袋里。

弟弟住在东十条，加上换车的时间，坐电车二十分钟就到了。那是一栋木结构的二层楼公寓。顺着外挂楼梯上去，最里面就是明男的房间。纯一敲了敲房门，里边的人很随便地问了一声“谁呀”，就向门口走过来。那是已经有一年零十个月没听到过的弟弟的声音。

“明男？是我。”

纯一在门外说完这句话，就听到里边的人好像停下不动了。

“开门让我进去行吗？”

里边的人沉默了一会儿，终于把门拉开了一道缝。门缝里露出明男那酷似父亲的贫寒相的脸。

“你来干什么？”明男瞪着纯一，怒气冲冲地问道。那是弟弟真生气时的表情。

一想到弟弟生气的理由，纯一有点心虚，但还是问道：“我有话跟你说，能不能让我进去？”



“不行!”

“为什么?”

“我不想跟杀人犯说话。”

纯一的视线模糊了。从心底涌上来一种无法挽回的失败之后常有的绝望感。他想转身就走，但又觉得那也太不负责任了。

就在这时，传来了有人上楼的脚步声，大概是别的住户回来了。明男的眼睛里掠过一丝胆怯的神情。

明男一把抓住纯一的肩膀将他拽进去，并赶紧关上门。

“我可不想让邻居看见我跟杀人犯在一起。”明男说。

纯一默默地环视着明男这个六叠大小的房间。在一张肯定是从大件垃圾集散点捡来的矮桌上，散落着大学入学资格检定考试<sup>[5]</sup>的参考书，其中一本是打开的。眼前的情景告诉纯一，明男现在正在学习。

但是，纯一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明男为什么要参加大学入学资格检定考试？

明男从哥哥的眼神里看出纯一在想什么，断断续续地嘟囔道：“高中……退学了……”

“啊？”纯一吃了一惊。他想起自己出事是在两年前，就问：“我出事的时候，你不是还有半年就可以毕业了吗？”

“我还能在学校待下去吗？我可是杀人犯的弟弟。”

明男的眼睛里还是刚才把哥哥拽进房间时那种胆怯的神情。纯一感到头晕目眩，但他咬牙坚持着站在那里。他必须在这里待下去，因为他认为明男一定会不加隐瞒地把家里发生的一切都说出来。

“你为什么离开家？”

“因为父亲要我断了上大学的念头马上工作……我要自己挣学费上大学。”

“你在打工？”

“在仓库里做分类等力气活，只要肯干，一个月大约能挣17万日元。”

纯一决意触及核心问题了：“家里……爸妈没钱了吗？”

“那还用说吗？”明男加重语气，抬起头来，“难道你不知道因为你杀了人，大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损害赔偿金是多少，难道你不知道吗？”

事件发生后，被害人的父亲佐村光男向纯一和纯一的父母提出了支付抚慰金和损害赔偿金的要求。此后双方的律师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并签订了契约。但纯一不知道和解的具体内容，只是盲目相信了父亲来信中“你就不必担心了”之类的说法。

在监狱里收到父亲那封信的时候，纯一刚被从禁闭室里放出来。他因为与一个管教官合不来发生了口角，所以被关进了充满恶臭的单人禁闭室。双手被皮手铐固定着，被关了整整一个星期。吃饭时要像狗一样把嘴伸进放在地上的盆子里吃，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那是一段极其残酷的经历。那时候纯一被折磨得思考能力都麻痹了，虽然收到了父亲的信，但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赔偿金是多少？”

“7000万。”

纯一哑口无言。他在监狱里每周劳动四十个小时，在监狱里的木工工厂干了一年零八个月，个人所得报酬仅为6万日元，而且他的劳动使监狱方面获得的收益要全部上缴国库，不能用作对被害人的抚慰金。

弟弟连珠炮似的对陷入沉默的纯一说：“以前的房子和土地使用权，卖了3500万，汽车和工厂的机器卖了200万，从亲戚那里借了600万，还差2700万。”

“怎么办？还差那么多钱……”

“一个月一个月地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支付。妈说了，付清这笔钱还得二十年。”

纯一眼前浮现出母亲那衰老的面容，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从住了多年

的家里搬出来的时候，母亲该有多难过啊。住进那套又小又脏的房子，母亲心中该有多凄惨啊！自己唯一的母亲，为了犯重罪的儿子胆战心惊。想起全家团圆时的幸福生活，纯一低声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明男捅了一下哥哥，“还不都是因为你！你以为你掉几滴眼泪就能得到原谅吗？”

纯一无话可说。他垂着头走出弟弟的房间，在黑暗的公寓走廊里，一边走一边想着怎样在回到父母亲身边前将眼泪全都咽进肚子里去。

### -3-

东京霞关中央政府办公楼6号楼。

法务省刑事局办公室一角，从检察厅借调过来的一名检察官正在做《死刑执行提案》的收尾工作。在审查了总共170页，整整占用了文件柜一层空间的大量记录之后，就要做出最后的结论了。

被确定执行死刑的死刑犯叫树原亮，现年三十二岁，跟检察官同岁。

在着手写结论之前，检察官把身体靠在椅背上，在大脑里的每一个角落搜索着，确认是否有任何一点点遗漏。此前他已经反反复复这样做过多次了。

独占了公诉权、手中握有强大权力的检察官，直到刑罚最后执行都负有责任。特别是死刑的执行，更要进行严格公正的审查，他起草的《死刑执行提案》，还要通过5个部门、13名各级官员的审查。

13名。

检察官对这个数字皱起眉头，数了数从死刑判决到死刑执行需要多少道手续，得出的数字也是13。

13级台阶。

检察官脑海里浮现出这个绞刑台的代名词的时候，不禁感慨万端：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其实，日本明治时代以来的死刑制度史上，从没有过13级台阶的绞刑台，唯一的例外是为了处死战犯在巢鸭监狱制作的绞刑台，那是美国占领军制作的。以前日本的绞刑台有过19级台阶的，但是

由于让死刑犯上台阶时经常发生事故，只好进行改良。现在通用的是所谓“半地下式绞刑架”。把绳索套在被蒙上了眼睛的死刑犯的脖子上之后，死刑犯脚下的地板就会立刻裂开，死刑犯掉进半地下室被绞死。现实中并不存在13级台阶的绞刑台。

但是，13级台阶存在于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检察官负责的工作相当于第5级台阶，到死刑执行还有8级。被确定执行死刑的死刑犯树原亮，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一阶一阶地走在绞刑台的台阶上。走到最上边那一阶，大约是三个月之后。

检察官开始敲击电脑键盘。

“结论：从以上任何一点来看，本案都没有停止执行、重审以及非常上诉的理由，更没有酌情恩赦的可能。”

打到这里，检察官停了下来。树原亮这个案件是特殊的案件。检察官又在大脑里检查了一遍是否有可疑之点，但最终得出的结论还是只能依照法律处以极刑。在他的心中确实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惑，但疑惑并不能成为证据。

于是，他打上了《死刑执行提案》的最后一句：

“因此，特向死刑执行命令的发布机关高等法院上交本提案。”

出狱后的第二天早上，纯一去了霞关的中央政府办公楼，目的是去监护观察所报到，与监护观察官和监护人见面。

纯一昨天夜里一直到天快亮了都没睡着，清晨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早晨7点就起来了。这是有规律的监狱生活形成的生物钟。尽管如此，早晨没有点名，已经很幸福了，所以心情还不坏。至于从弟弟那里听到的话，他打算直到父母说出来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

一家三口一起吃早饭时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纯一送走去自己工厂上班的父亲，收拾一下也从家里出来了。

纯一来到监护观察所的接待室，看到铺着瓷砖的地面上摆放着几排椅子，便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除了纯一以外，还有十来个人无聊地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纯一才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接待室的人

都是被监护观察的有前科的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吓了一跳：自己竟然忘了自己的身份。

这时，有人叫了一声“三上”，随着叫声，一位身穿灰色西装的五十多岁的男士走进接待室来。

“久保老师！”纯一迎上去叫了一声，尊敬地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略矮一点的监护人。监护人久保老师让纯一感到很亲近。

久保老师是丰岛区监护人协会的会员，自从担任纯一的监护人以来，一直在进行所谓的环境调整的工作，为纯一假释出狱创造了必要条件。他曾大老远地跑到松山监狱了解情况，看望纯一，所以他们早就认识。

“咱们进去吧。”久保老师用沉稳的声音说道。

寒暄已毕，纯一便与久保老师一起走进了监护观察官办公室。房间里有一张办公桌，一位姓落合的四十多岁的监护观察官正在等待他们。

落合不胖不瘦，微黑的面庞给人一种傲慢无礼的印象，但是一开口说话，就会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直率务实的人。他先跟纯一确认了假释出狱后应该遵守的事项，然后又强调了“不要随便换工作，离开现住所二百里或者三天以上的外出旅行必须得到许可”等特别要遵守的事项，最后并没有忘记用上软硬兼施的教育方法。

“因为你有前科，所以警察有时会对你表现出你认为不必要的强硬态度，你不必介意。”落合说道，“但是，如果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你也不要顾虑，要及时告诉我，我会使用一切手段保护你的人权。”

如此亲切的话语让纯一感到吃惊，他不由得看了监护人久保一眼。久保微笑着点点头，似乎在说：没错。

“但是，”落合继续说道，“如果你不遵守有关事项，犯了哪怕只是缴纳罚金的轻罪，那么无须多言，你将重新被关进监狱。”

纯一感到了恐怖，又看了监护人久保一眼。久保依然是微笑着点点头，似乎还是在说：没错。

“另外，和解协议的条款你都履行了吗？”

听落合这样问，纯一立刻抬起头来：“您指的是钱的事吗？”

“还有一件事……你父母没告诉你吗？”

“详细情况我还不知道。”纯一如实答道。

“他昨天刚假释出狱，所以……”久保温和地帮纯一解围。

“是吗？”观察官将视线落到眼前的文件上，考虑了一下才说，“经济上的赔偿，你父母已经替你承担，这方面的事情，今后你们父子之间好好商量着解决就是了。另一件事你必须亲自去做，那就是向被害人遗属谢罪。”

听了这句话，纯一的心情沉重得就像压上了一块石头。

“你必须去千叶县中凑郡见佐村光男，向他谢罪。”观察官了解纯一的经历，又加上一句，“就是你高中时代跟女朋友一起去过的地方，那边你应该很熟悉吧？”

必须到那个镇子去——纯一想到这里，后背直冒凉气。

落合本来是想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一下，发现纯一的脸色变得苍白，惊讶地看了看纯一，改变了说话的语气：“我知道你不想去，但这是你的义务，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来讲，你都应该去。”

“明白了。”纯一这样回答着，心里想的却是马上去见女朋友。

位于旗之台的那家杂货店一点变化都没有。车站前面的商业街，用淡紫色的塑料布搭起的凉棚下面，可以看到似乎是用缎带编成的美丽文字：里里杂货店。

由于没有看到女朋友的身影，纯一走进马路对面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来一边喝甜甜的咖啡欧蕾，一边等着女朋友出现。

终于，纯一看见一辆轻型小面包车停在了里里杂货店门口，女朋友从驾驶座上下来了。她穿着一条牛仔裤，上身是一件T恤衫，围着牛仔布围裙。头发比以前短了，但左右晃动的柔细刘海还跟以前一样。白皙柔嫩的面庞，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印象，那双失去了气力的黑眼睛也是依然如故。

纯一看着久违的女朋友木下友里，觉得她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疲惫而憔悴。

友里从车上卸下纸箱，搬入店中，开始跟收款台后面的母亲说话。

纯一把咖啡欧蕾的杯子放到柜台上，从咖啡馆里出来走上马路。友里的汽车也许马上要开到停车场去，发动机没有熄火。

友里从杂货店里出来，马上就朝纯一这边看了一眼，似乎瞬间就察觉到了纯一。

“我回来了。”纯一对友里说。

友里吃惊得脸都扭歪了，差点就要哭出来。她扭头看了一眼店里的母亲，然后迅速钻进了面包车里。

纯一以为她是为了回避想开车跑掉，其实不是的。友里在车上向他招手，让他坐到副驾驶座上。

纯一刚上车，汽车就开走了。

二人沉默了一阵。友里开着车穿过站前大街，上了大路。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友里终于开口说话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纯怎么会干那样的事？”

纯是友里对纯一的爱称，只有她一个人这样叫。

“我的事还上了电视新闻？”

“不但上了新闻，连大型综合节目都播了。什么以前就是品行不良的少年啦……一脸蠢相的主持人满嘴胡说八道。完全是这些人把纯说成坏人的。”

在社会上一般人的眼里，也许这就是自己的真实形象吧。纯一感到屈辱。如果没有媒体那样的报道，弟弟明男也许就不会被周围的人戳脊梁骨，早就高中毕业了。

“友里过得怎么样？”纯一兜着圈子问道，“还像以前那样？”

“嗯。我嘛，从那天起，时间对我来说就停止了。”友里悲伤地说，“总是想起那天的事，十年前那天。”

“一点都没变好吗？”

“嗯。”

纯一感到非常失望，不由得把视线从友里的脸上移到别处去。

“对不起。我想，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友里抱歉地说道。

纯一陷入了沉默。应该道歉的是他，他还没向友里道歉呢。可是，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友里手握方向盘，就像两年前开车送纯一回家那样，向纯一原来的家的方向驶去。她好像还不知道三上家已经搬走了。

看着熟悉的大街，纯一想起上高中时的事。清晨跑步，跑过安静的住宅街，看到关着卷帘门的友里的家，再往回跑。只这样就感到非常幸福了。单程二十分钟的距离，现在开车连五分钟都用不了。随着一天天变成大人，多余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汽车开到街道小工厂集中的地方时，纯一对友里说：“就停在这里吧。”他不想让友里再往前开了，因为他不想看到那个充满了美好回忆的过去的家。

友里没说话，把车停在了路边。

“再见！”纯一说着下了车。

友里把脸转向纯一，用充满寂寞的声音说道：“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纯和我。”

纯一下车后低着头默默地走了五分钟。不仅是因为情绪低落，还因为无法宣泄的性欲在纠缠着他。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刚走进住宅和街道工厂混合的街区，就碰到了熟人。是出事之前他常去的文具店的大妈。



纯一想起大妈曾为他写过减刑请愿书，打算上前向她表示感谢之情。可对方认出是纯一以后，脸上立刻浮现出惊愕的表情，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纯一想好的感谢的话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妈客气地笑着说了句“纯一，好久不见”，转身就走了。纯一发现大妈还没等转过身去，脸上就浮现出恐惧与嫌恶的表情。

我从来没有见过纯一这么好的青年。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件，也只能是不幸的事故——大妈在减刑请愿书上这样写道。

大妈写的那些长长的连想都没认真想过的话，在法庭上作为审判的证据被采用了。

判决是错误的，纯一的这个想法变得更强烈了，审判长宣读的判决书等于什么都没审判。不过，纯一虽然是这样想的，但他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为了不再看到熟人，纯一开始看着天走路。

现在，他才感觉到压在双肩上的前科这个包袱有多么沉重。回归社会重新做人，比想象的难多了。在区政府和检察院的犯罪者名簿里，以及警察局电脑里保存的犯罪履历数据里，都记录着三上纯一这个名字和所犯罪行。自己是个有前科的人。

突然，他想大喊大叫，想打碎停在路边的汽车的风挡玻璃。最后他总算将这种想法压了下去，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危险的岔路口。从陡坡上往下滚是很容易的，难的是在平坦的道路上行走。在这条平坦的道路上，把纯一当作杀人犯回避的人们，随时都会往他身上扔石头。

但是，纯一突然发现，只有友里不一样。他心中感到一丝温暖。只有友里能够正确地看待纯一。只有友里认为，无论在事件发生前还是在事件发生后，纯一都没有变化。几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也许刚才与友里在一起的短暂时光，会成为难忘的回忆。纯一东想西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父亲的工厂。

“三上造型”的外观没有变化。预制板搭建的平房，铁框推拉门，都是老样子。

纯一走进去，看见父亲正在办公桌前整理发票。两年前，这是女职员干的工作。

“纯一？”俊男抬起头来，吃惊地看着纯一，“你怎么来了？”

“我想干活。”

“是吗？”俊男一边说，一边往门外看。

纯一想，也许父亲还没准备好。让有前科的人在这里干活，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得提前通知周围的邻居吧。

“对了，刚才有人打电话找你。”

纯一想问是谁打来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在这个十五坪 [\[6\]](#) 大小的车间里，发现了一台与这个破旧的街道工厂不相匹配的设备。镶着玻璃的外包装，下部乳白色的护板。这台最新型的机器，正是纯一出事那天去展销会订购的。

滨松町的展销会。

就在这一天，纯一遇到了佐村恭介。

两年前的记忆涌上心头，纯一闭上眼睛。

“那是什么机器啊？”

身后突然响起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

纯一的思绪被打断，回到了现实世界。回头一看，门口站着一位戴宽檐黑帽子的中年男人。

男人脸上浮现出恶作剧式的笑容，只见他低头摘下帽子，露出一张严肃的脸。纯一条件反射似的立正站好，还差点报出自己服刑期间被叫了将近两年的囚犯号码。

松山监狱的首席管教官亲切地笑着走进“三上造型”，微笑着对俊男说：“刚才打电话来的人就是我，打搅了。我姓南乡，在松山照顾过纯一。”

“哎呀哎呀，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来……”俊男惶恐地低头行礼。

“让你受惊了，对不起。”南乡对纯一说。

纯一吃了一惊：一个以管教官为职业的人竟然对假释出狱的犯人道歉。

“南乡老师，您怎么来了？”

“别叫我老师。”南乡讨厌强迫囚犯尊称管教官为老师，“我有点小事。”

难道假释要被取消吗？纯一心中感到一阵不安。但是南乡很快活地环视了一下车间之后，再次问道：“那台漂亮的机器是干什么用的？”

“是激光造型系统。”纯一站在了一个一米宽、两米高的巨大水槽前，水槽里装满了透明的米黄色液体树脂，“只要在旁边的电脑里输入数据，就能制作出立体形象来。”

南乡的脸上浮现出天真的好奇：“哦？”

管教官来干什么？看来为了尽快知道管教官来这里的目的，必须先向他介绍一下激光造型系统：“比如把南乡老师的，不，把南乡先生的脸部数据输入电脑，就能制作出跟南乡先生一模一样的塑料模型。”

“这么说，用我的照片就可以制作出我的半身像？”

“照片效果还不是最好，最好是输入三维数据。”纯一不是反驳，而是耐心解释，“即便是平面数据，也可以通过电脑加上凹凸数据。激光可以按照电脑的设计使液体树脂凝固为立体形象。”

“真的？”就像找到了丢失的玩具后的孩子，南乡的眼睛放光，“连鼻毛也能再现吗？”

“这台机器，只要不小于0.01毫米就没问题。”

“是吗？”南乡喜色满面地回过头来看着纯一，“真了不起啊！没想到你还会使用这么高级的机器！”

纯一终于发现了南乡的用心：他是为了赞赏纯一才指着这台最新型的机器问这问那的。

解除了警戒心的纯一见南乡如此体谅他，感到非常高兴。他诚实地告诉

南乡：“不过，我一次都没用过。这是我出事那天订购的机器。”

“是吗？这机器你还没用过啊？”南乡遗憾地说道。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对俊男说：“我想借用一下您的儿子，可以吗？”

“没问题，您想借多久就借多久。”纯一的父亲满面笑容，“请您多指教。我本来就打算让他先休息一周再上班。”

“我这身打扮让你吃了一惊吧？”

在咖啡馆里面对面坐下后，南乡笑着摘下帽子：“管教官找到家里来，肯定会制造出一种叫人害怕的气氛。我因私事而来，所以想尽可能穿得随便一些。”

纯一目不转睛地看着身穿花格衬衫的管教官。在监狱外边见到的南乡，集粗俗与洒脱于一身，让人感到奇妙。剪得短短的头发，爱动的细眉毛，中年男人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魅力，让纯一惊奇不已。一旦脱掉镶金线的警服，看上去差别竟如此之大。

向侍者要了两杯冰咖啡后，南乡说话了：“你一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吧？我怎么来了，对不对？”

“是的。”

“你放心，不是坏事。其实，我是想拜托你跟我一起做一份有期限的工作。”

“有期限的工作？从松山特地跑到这里来？”

“我是因为调动工作去的松山，我出生的地方是紧挨着东京的川崎。”

“原来是这样。”

“管教官这职业调动过于频繁。”南乡一脸无奈地挠挠头，“我想拜托你跟我一起做的工作，期限只有三个月。也就是到你监护观察期结束之前的这段时间，工作内容是给一个律师事务所帮忙。”

“具体干什么呢？”

“为一个死刑犯昭雪冤案。”

纯一没能马上理解南乡这句话的意思。

也许是因为注意到周围有客人吧，南乡压低声音重复了一遍：“为死刑犯昭雪冤案。怎么样，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干？”

纯一呆呆地看着管教官的脸。他突然感觉到二人面对面地坐在这个小小的咖啡馆里并不是现实，而是一种幻觉：“您的意思是说帮助一个受冤屈的死刑犯？”

“是的，在他被执行死刑之前。”

“南乡先生也做这种工作？”

“是的。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你就是我的助手。”

“可是您为什么选择我这样的人？”

“因为你已经假释出狱了。”

“和我一起假释的还有田崎呀。”纯一说出了那个因打死未婚妻被判刑的狱友的名字。

“那小子不会悔过自新的。”有着二十八年监狱工作经验的管教官说道，“他只不过是按照法律条文被放出来了。一旦怒火中烧，那小子还会杀人。”

这样说来，南乡肯定认为纯一会悔过自新。只要回想一下南乡以前对自己那亲切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对自己是有好感的。

“对了，你还没去向被害人遗属谢罪吧？”

没想到南乡突然改变了话题，纯一愣了一下才说：“还没呢，准备这两三天之内就去。”

“好，到时候我也去。”

纯一感到奇怪，不由得问道：“您也去？”

南乡双手撑在桌子上，向前探着身子说道：“我刚才说的那个死刑犯的事件，就发生在千叶县中凑郡。那地方跟你有缘吧？你离家出走的地方，正好是被害人的家乡。”

纯一沉默了。对南乡那份工作的兴趣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由自主地问道：“那个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十年前的8月29日，你和你女朋友被警察辅导的日子。”

纯一感到头晕目眩。他强忍着坐在那里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惩罚吧。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名叫“偶然”的惩罚。

“如果你接受这份工作的话，需要在那边住三个月。我去跟监护人说。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完全是正当的工作，不违反假释人员的遵守事项。”南乡讶异地看着正在犹豫的纯一，换了话题，“你父母向遗属支付赔偿金是不是很辛苦啊？”

纯一扬起脸，警戒心再次冒上来。南乡利用职务之便对纯一的情况了如指掌，无论是他的成长经历还是他家庭的经济状况。

南乡好像也对自己的狡猾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他低下头带着几分顾虑继续说道：“说句不好听的话吧，这个工作的报酬非常可观。三个月的薪酬总共是300万日元，律师和你我平分，也就是说每人每月100万。除此之外，还有300万的活动经费。如果死刑犯的冤案能够得到平反的话，外加每人1000万的成功报酬。”

“1000万？”

“是的，每人1000万。”

纯一眼前浮现出父母的身影。从前，整理发票是那个二十来岁的女职员的工作，而现在都由父亲来做了。母亲明显变得衰老了，表情好像总是在哭泣。在法庭上，父母作为情状证人 [\[7\]](#) 出庭，在身处被告席的儿子面前哭着请求法官赦免儿子。

看到纯一满眼是泪，南乡脸上流露出迷惑的神情，但他没有放弃继续说服纯一。

“怎么样？我不想使用赎罪这个词，但这是救人性命的工作，而且收入也很高，我认为你没有理由拒绝。”

如果成功了，报酬将是剩余的赔偿金的一半。而且解救了一个被冤枉判处了死刑的人，也许还可以改变社会上的人们对我的看法。纯一眼前浮现出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的父母那高兴的样子。

剩下的就只需要自己做个决定了。只要有勇气再次踏上那块令人厌恶的土地……

“明白了，”纯一说，“我干！”

“是吗？太好了！”南乡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纯一也勉强装出笑脸：“对于一个杀过人的人来说，要想重新做人，这也许是一个很合适的工作。”

“你一定能重新做人，”南乡的表情变得很认真，自言自语似的继续说道，“我保证。”

[1] 日本特有的一种歌曲，融合了江户时代日本民俗艺人的唱腔风格和日本各地的民族情调。

[2] 法律用语，又称自由心证。一切诉讼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法律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根据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所形成的内心确信，称为心证。

[3] 大米和大麦混在一起煮的饭。

[4] 日本面积单位，1坪约等于3.3平方米，6坪约20平方米。

[5] 2004年以前日本为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没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书的人开设的一种考试制度，用以判定是否具有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能力，简称“大检”。2005年起改称“高中毕业程度认定考试”，简称“高认”。

[6] 日本面积单位。1坪约等于3.3平方米，15坪约为50平方米。

[7] 日本法律名词。情状证人为辩护方证人，一般由被告人的妻子或丈夫以及父母出庭作证，以回答辩护律师提问的方式，证实被告人本质不坏，属于偶然犯罪等。也有被告人的上司充当情状证人的情况。

## 第二章 事件

-1-

天刚亮，南乡就从川崎市的家里出来了。他在这个家里出生长大，现在哥嫂住在那里。他走到离家最近的武藏小杉站，在那里租了一辆汽车，开车沿中原街道北上，向前一天跟纯一约好的旗之台的一家咖啡馆驶去。

6点50分，他来到纯一跟他说过的站前大街，马上就看到了一大早就开门营业的咖啡馆，纯一正等在那里。

“等了很长时间？”南乡向纯一打了个招呼。

一直注视窗外的纯一抬起头来：“没有没有，我也是刚到。麻烦您到这种地方来接我，真不好意思。”

“哪里，这地方离我家不远，很方便。”

南乡走到柜台前，买了充当早餐的面包，然后坐在了纯一的对面。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穿着白色衬衫、棉布长裤，腰带将裤腰勒出很多皱褶，大概是监狱生活让他的体重下降了。尽管如此，穿上了自己衣服的纯一还是比穿囚服的纯一看上去更靠谱。

让南乡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纯一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有前科的人回归社会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是他才出狱两天，应该更快乐才是啊。

这时，纯一的表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南乡追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见马路对面的“里里杂货店”的卷帘门打开了一点，一个姑娘从下面钻出来，赤脚穿着拖鞋向远处跑去。大概是做早饭的时候发现材料不够，要到附近的便利店去买材料吧。纯一追着她的背影看的目光，完全是一个单相思少年盯着心上人时的眼神。

那姑娘皮肤白皙，年龄跟纯一不相上下。也许是他过去的恋人。不过，开庭审判纯一的时候并没有年轻女人作为情状证人出庭，估计事件发生以后两人的关系就断了。



南乡叹了口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人一旦犯了罪，就无可挽回地破坏了自己原有的生活环境。

南乡想不出应该对纯一说些什么。二人默默地吃完早饭，南乡带着纯一走出咖啡馆。

开车到中凑郡，单程预计需要两小时。南乡手握方向盘驾车驶入东京湾横断道路。进入房总半岛以后，一直沉默的纯一说话了。

“关于案件的详细情况，到了现场就可以告诉我吗？”

“是的。”

“南乡先生是怎么找到这个工作的？”

“今年初春，我出差去东京，遇到一位当律师的熟人，他看上我了。”

“可是，您干这种工作没问题吗？身为管教官，却要去证明一个死刑犯是无罪的。”

“你是在担心我吗？”南乡笑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高兴。“不要紧的，我很快就要辞掉管教官这个工作了。”

“什么？”纯一吃了一惊。

“从现在开始，我要把积攒了很多的带薪休假用完。用完以后就正式提出辞职。这个证明死刑犯无罪的工作，是我辞职之前的一次志愿者活动，不违犯公务员法。”

“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辞职呢？”

“各种原因吧。对工作不满意啦，家庭问题啦。真的，有很多原因。”

纯一点点头，不再继续问下去。

南乡换了个话题：“对了，那件事你准备好了吗？”

“啊？嗯，”纯一好像没有什么自信，“我倒是把领带和西服都带来了。”

“不错嘛!”南乡知道纯一去做这件事会很难受，就建议道，“向被害人家属谢罪的关键，是要让对方看到你很有诚意。能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对方可能会怒气冲冲，但你不要慌张，要通过语言和态度将你诚心诚意道歉的心情表达出来。”

“是，”纯一有气无力地答道，“我能做到吗？”

“只要真心道歉，就能做到。”

见纯一不说话，南乡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不是在反省吗？”

“嗯。”

南乡有点生气，想批评纯一说话声音太小，但一想这里又不是监狱，就没吱声。

此后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行驶非常顺利。他们从国道进入鸭川收费公路，横穿房总半岛之后，终于看到了太平洋。他们的目的地中凑郡，夹在胜浦市和安房郡之间，是一个人口还不到1万的小镇。一直延伸到海岸山地下，有一块很小的平地，地面上的住宅和商店一家挨着一家。这里的主要产业是渔业，还有海水浴场和接待观光客的旅馆、餐馆与游戏厅等设施。虽然规模都很小，但足以让人们都能过上不算太富裕也不算太穷的生活，整个小镇没有经济衰退的迹象。总之，中凑郡是个充满活力的小镇。

他们从鸭川市沿着海岸线变向，朝东北方向驶去。在海风的吹拂下，穿过安房郡，进入了中凑郡。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纯一，靠一张写着地址的便笺和地图，指引着汽车前行。下了国道向右一拐，穿过一条繁华热闹的大街，就看到了佐村光男的家。这座前厂后家的木造建筑孤零零地矗立在商业街和住宅区的交界处，面向街道的一层的突出部位，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佐村制作所”几个大字。

南乡把车停在路边，趁纯一系领带的时候，透过车窗观察佐村光男家的动静。木制推拉门里面，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年轻男人正在操作旋床。被害人是独生子，因此那个年轻人应该是佐村制作所的工人。南乡把目光移到车间里面，看到一个装满了透明的米黄色液体树脂的巨大水槽。这

里的机器跟在纯一父亲的工厂里看到的机器是同一种类的。这叫南乡感到意外。南乡看过好几遍有关纯一这个案子的案件材料，但加害人家和被害人家是同行，还是第一次发现。这种巧合是命运在捉弄人吗？

通过车内的后视镜，南乡看到纯一系好领带下了车，穿上了西装上衣。大概是出狱后还没有腾出时间去买衣服吧，这身衣服看上去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不太协调。不过，这样反而更能让人感到他表达诚意的愿望。

“怎么样？”纯一怯生生地问道。

“没问题!一定要把诚意道歉的心情传达给对方。去吧!”

纯一向佐村家的大门走去。佐村制作所的工人听到有脚步声，扭过头来，纯一用目光跟那个工人打了个招呼，慢慢走近大门。

纯一还记得佐村光男的样子。作为被害人的父亲，佐村光男曾作为检察官方面的证人出庭，他在法庭上声泪俱下地对审判长说：“我唯一的宝贵儿子再也回不来了!一定要严惩被告人，判他死刑!”

纯一动摇了，几次想返回去，但还是走到了大门口。他向那个工人打听道：“请问，佐村光男先生在家吗？”

“啊，在家。你是？”

“我叫三上纯一。”

“请等一下。”工人停下旋床，走到后面，推开居住部分的一扇门走了进去。

在等待主人出来的这段时间里，纯一看了看佐村制作所的设备。这里的设备比父亲工厂的设备高好几个档次，大概是用从三上家得到的赔偿金买的吧。这里的激光造型系统比“三上造型”的那台起码贵十倍，性能也好得多。

这时，从里面传来一声怒吼：“三上？”

纯一还没来得及站好，佐村光男就出来了。抹了头油的头发油光锃亮，宽宽的额头下一双闪光的大眼，给人以精力旺盛的形象，正是法庭上见过的那个人，一点没变。

光男一看到纯一就站住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那句“出来啦”，既像是诅咒又像是威胁，声音里带着一股杀气。

“我在松山监狱服过刑了。”纯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从嗓子眼里挤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话，“也许您认为我不该被放出来，但我还是要来这里向您谢罪。实在对不起。”

纯一深深地低下头，等着对方说话。但是过了很长时间，他什么声音也没有听到。也许自己会被佐村光男一顿拳打脚踢赶出门去吧。纯一心里越是这样想，短暂的沉默就越让他感到紧张。

“把头抬起来！”过了一会儿，光男终于说话了。在他颤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在拼命压制自己的怒火。“我要好好听你怎么谢罪，进来吧！”

“是。”

纯一走进了佐村制作所。工人已经察觉到是怎么回事，惊慌地看看光男，又看看纯一。

光男把纯一带进制作所里面的一个房间，让他在一张办公桌前坐下，他自己也坐下了。可是，他小声嘟囔了一声，又站了起来。他要干什么？纯一心中惶恐不安。只见光男走到墙边的电水壶旁，冲了一杯茶，然后放到了纯一面前。跟杀害儿子的人面对面坐着，还给他倒茶，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

“对不起，”纯一站起来鞠躬，“实在对不起。”他把谢罪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光男盯着纯一看了一段时间才问：“什么时候出来的？”

“两天前。”

“两天前？为什么不马上来？”

“和解契约的内容，我昨天才知道。”纯一如实回答。

听纯一这么说，光男那油亮亮的额头上青筋暴起：“要是没有契约，就不来谢罪了吗？”

“不是的，不会的。”纯一慌忙回答，他在心里却说：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我是不会来的。我没有错，挑起事端的是你儿子！

光男不再说话。大概他是想用沉默来折磨纯一吧。纯一一心想尽快地解脱，再次低下头去：“我知道我无论怎样做都无法平息您的愤怒，但我还是要诚心诚意地向您谢罪……实在对不起。”

“关于和解契约，”光男开口说话了，“我接受你父母的诚意，咱们是同行，所以我知道你父母筹措那么大一笔抚慰金和赔偿金很困难。我能理解他们。”

听光男的语气，上面那些话好像是在说给他自己听。在纯一面前，他大概在尽量压抑内心的愤怒。

“喝点茶吧。”光男说。

纯一被感动了。巨额赔偿金像一块大石头压在纯一心头。自从知道了父母的困境，纯一的心就一直在痛。但是冷静地想一想，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现在，光男表现出的小亲切，犹如一股温和的风吹在了纯一僵硬的心上。

纯一小声说了一句“谢谢了，我喝”，随即拿起了茶杯。

“说实话，我根本不想再看到你，不过既然我们已经见面了，我要你做一件事。”

“什么事？”纯一战战兢兢地问道。

“在你离开之前，面向恭介的灵位双手合十。”

十分钟后，纯一终于走出了佐村制作所。他已筋疲力尽，简直连走到马路对面的汽车那边去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打开副驾驶座那边的门钻进汽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样？”坐在驾驶座上的南乡问道。

“总算完成任务了。”

“太好了！”南乡安慰了一下纯一，发动了车子。

随后，二人来到一家快餐店，吃了顿便餐。吃饭的时候，纯一把跟佐村光男见面的情况讲给南乡听。但是他看到放在灵位上的佐村恭介的遗像时的心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被纯一伤害致死，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佐村恭介，在相框里微笑着。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的笑脸，跟事件发生时那阴险的表情完全不同。

那个男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想到这里，纯一心里一片空白。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思考，怎样去感受。以前他一直在心中怜悯自己，一直认为自己是正当的，甚至认为是命运捉弄自己，现在这些想法突然全都消失了。他没有办法填补内心的空白，所以感到非常狼狈。

听了纯一的话，南乡说：“以后，你永远不要忘记被害人家属的愤怒。这个事件之后最痛苦的人不是你，而是被害人的家属。”

“是的。”

“好了，总之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你要全力投入工作哦。”

南乡拿起账单站了起来，向收款台走去。他付了两个人的账。纯一看到南乡要了发票，大概是要用律师事务所给的必要活动经费报销吧。

从现在起就要开始工作了，想到这里纯一就振作了起来。但是，为一个死刑犯昭雪冤案，真的有可能吗？

## -2-

离开餐馆十分钟后，南乡开车越过铁路，进入了靠近内陆的山区。这是一条很窄的柏油马路，锈迹斑斑的护栏外边草木丛生，挡住了本来可以看到的中凑郡的全景。

拐过好几个急弯道之后，他们看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白色小轿车。

“那就是雇主。”南乡说着，把自己的车停在了白色小轿车后面。

二人下车以后，从白色小轿车上也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年龄大约五十岁，垂在胸前的旧领带随风飘荡，眉毛很浓，由于经常为了讨好别人装出笑容，脸上刻满了皱纹。

“让您久等了。”南乡说。

那个男人脸上马上浮现出讨好的笑容，皱纹更深了：“哪里哪里，我刚到。”

“这个年轻人叫三上纯一。”南乡介绍说，“这位是律师事务所的杉浦老师。”

纯一鞠了个躬：“请多关照。”

“彼此彼此。”杉浦律师应该知道纯一是个有前科的人，不过并没有从他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他跟南乡闲聊了几句之后，转过头来问纯一：“三上先生还不太了解事件的详情吧？”

“是的。”

“那太好了。在脑子还是一张白纸的状态下了解情况最好。审判资料我已经交给南乡了，回头你再参考一下。”杉浦律师说着把视线移到了柏油马路上，“现在我就将事件的经过按顺序讲一下。事件发生在十年前夏天的一个夜晚，就在你们现在站的地方躺着一个受伤的男人。”

纯一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目不转睛地看着路面。

“是摩托车事故。在男人身后，倒着一辆撞上护栏后完全损坏的摩托车。”

1991年8月29日晚上8点30分左右。

住在中凑郡矶边町的教员宇津木启介，带着妻子芳枝回父母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他们驾驶着一辆轻型汽车顺着这条山路往上爬。虽然那天不巧赶上下雨，但因为是很熟悉的路，也没有特别在意。

在离父母家只有三百米处，差点轧上一个倒在路上的男人。宇津木夫妇吓了一跳，急忙从车里跳下来，跑到男人身边。

听到男人痛苦的呻吟声，他们马上意识到人还活着。

男人应该是从倒在他身后的越野摩托车上摔下来的。宇津木启介的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一起摩托车超速行驶造成的交通事故。

后来的现场勘查把发生事故的状况搞清楚了。时速高达70公里的摩托车

拐弯没减速，结果撞到了护栏上，男人被从摩托车上甩下来，摔在了地上。

关于当时的状况，宇津木启介的证词证实了后来在审判中成为争议焦点的重要事实：“躺在地上的男人没有戴头盔，一眼就能看到头部在流血。”

宇津木夫妇为了尽快赶到父母家拨打119，赶紧上车继续前行。当时手机还未普及，只能回家打电话。

匆匆赶到父母家的宇津木夫妇，看到的却是遭到斧头之类大型木工工具袭击后惨死的父母的尸体。

“咱们换个地方接着说吧。”

杉浦律师说到这里，转身上车，引导着南乡他们在山路上行驶。

行驶了三百米左右，来到一所木造平房前面。

这就是案发现场——宇津木耕平宅邸。由于事件发生后一直闲置，庭院里杂草丛生，窗户上满是尘土。造型精巧的平房已经荒废，即便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也显得苍凉凄怆。

“进去看一眼吧。”杉浦律师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着，一只脚从道路和院子之间拉着的铁链上跨了过去。

“请等一下。”纯一不由自主地制止道。

“怎么了？”

“有进入许可证吗？”

“没关系，不会有人来的。”

“不，不是有没有人来的问题……”

“哦，是这样的。”南乡插嘴了。为了照顾纯一的情绪，他只简短地说了一句“他还在假释中”。



杉浦律师一副不理解的样子：“那又怎么样？”

“万一被人认为是侵入了别人的住所，就会被重新关进监狱。”

“啊？是吗？是怎么回事啊？跟我这个当律师的一起进去还不行吗？”杉浦律师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笑容。这让纯一对杉浦律师有了敌意。

“那么，我们就站在这儿说吧。”杉浦律师收回已经跨进院内的一只脚，继续说道，“这所房子的布局是这样的，进门以后右侧是厨房和浴室，左侧是客厅和寝室，这对老年夫妇是在进门以后左侧的客厅里被杀害的……”

宇津木启介和芳枝来到父母家时，家里的灯都亮着，大门也开着。启介一进门厅就拿起了放在鞋柜上的电话。

芳枝在丈夫叫救护车的时候，准备进客厅向公公婆婆说明情况。她拉开客厅的推拉门一看，看到的是倒在客厅两端的两位老人惨死后的尸体。

芳枝尖叫起来，与此同时，启介也看到了那凄惨的场面。他扔掉正在通话中的电话，跑进客厅，一看就知道老父老母已经死亡。

启介一时变得精神恍惚，清醒过来以后，又返回电话机旁，为父母叫了救护车。挂断电话后，他又想起了在路上看到的摩托车事故，不过在慌乱之中忘了已经叫过救护车了，于是又叫了一辆。

二十分钟后，三台救护车和临时派出所的警察赶来了。又过了十五分钟，胜浦市警察署派出的第一批搜查员也赶到了。震惊南房总地区的抢劫杀人案的侦破行动拉开了大幕。

现场鉴定和尸体观察的初步结果，判明了以下事实。

由于房子的门窗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可以认为凶手是从大门进入家中，然后在客厅行凶杀人的。

被害人之一名叫宇津木耕平，六十七岁，已退休。另一个被害人是耕平的妻子，名叫宇津木康子。耕平退休前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七年前退休后一直作为志愿者担任刑满释放者的监护人。两名被害人的推定死亡时间为晚上7点左右。

从两名被害人身上留下的创伤推定，凶器是斧头之类的大型利器。致命伤都是头部那致命一击，两名被害人的头盖骨被击碎，大脑完全损伤。另外，耕平好像与凶手展开过短暂的搏斗，他双臂上的伤痕被认为是防御凶手攻击留下的。手臂的伤情说明大型利器的破坏力极大。被砍断的四根手指落在现场各处，只有肌肉连着的左前臂向下耷拉着。

现场勘查时在场的宇津木启介证实，装着被害人的存折、印鉴和银行卡的钱包被盗走，其他房间也有被翻找过的痕迹，但经宇津木启介夫妇确认，没盗走其他东西。

在距现场三百米处发生交通事故的摩托车驾驶员树原亮引起了搜查员们的注意。树原亮当时二十二岁，由于少年时代就有过不良行为，二十岁以后又有过小偷小摸行为，受到监护观察处分。他的监护人就是被害人宇津木耕平。

搞清了这层关系，搜查员直奔正在抢救树原亮的医院，结果在树原亮所持物品中发现了装着宇津木耕平银行卡的钱包。随后通过鉴定，从树原亮的衣服上检出了三个人的血，分别是树原亮本人和两名被害人的。

一切都清楚了，树原亮去他的监护人家里，杀害了宇津木夫妇，盗走了金钱，然后骑摩托车逃走。逃走途中由于车速太快，在拐弯处滑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居然是由被害人的儿子发现的。

结果，树原亮在住院的时候就以抢劫杀人嫌疑罪被逮捕，伤好以后就被起诉了。

“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杉浦律师说到这里停下来，叼上了一支香烟。

“难道对他的怀疑是错误的吗？”纯一问，“有能证明他的案子是冤案的证据吗？”

“首先，”杉浦律师点燃香烟后开始往下说，“我看了一审的审判记录，谈得上争议焦点的东西几乎没有。树原亮运气不好，公设辩护人根本无心为他辩护。”

纯一不由得看了杉浦律师一眼：“无心为他辩护？”

“是的，这是常有的事，”杉浦律师满不在乎地说，“审判这东西全看走

运不走运。被告人的律师、检察官、法官等凑在一起，完全可以左右一场审判。有这样的说法：如果被告人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男法官就会作出较轻的判决，反之，女法官就会主张严惩。这也是自由心证主义[1]。哈哈.....”

纯一根本没在意杉浦律师的哈哈大笑，而是低头思考着自己的事。自己因伤害致死罪被审判的时候，法庭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咱们言归正传，”杉浦律师继续说道，“对一审的死刑判决开始产生怀疑，是从二审开始的。新聘请的辩护律师非常执著地追究两个疑点。一个是始终没有发现被盗走的印鉴、存折和凶器。案发后警察进行了全面搜索，结果.....”

杉浦律师离开通向宇津木宅邸的道路，指着通向山中未铺柏油的林荫路说：“在离这里三百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一把铁锹。那把铁锹是被害人家里的东西。也就是说，凶手逃走之前曾一度进入山中，掩埋证据。”

纯一问：“凶手不但掩埋凶器，连印鉴和存折也掩埋，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辩护人也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检察院方面反驳说，被害人肯定是认为只要有银行卡，就能取出现金。”

南乡说话了：“这么解释有点勉强。”

“是的。但是，留在铁锹周围的轮胎印，确实是树原亮的摩托车留下的。”

“也就是说，去与逃走路线相反的方向掩埋证据是为了搅乱搜查？”

“审判方是这样认为的。”

纯一问道：“最后也没发现存折、印鉴和凶器吗？”

“是的。警察还分析了附着在铁锹上的泥土，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进行了搜查，结果什么都没找到。但是，附着在铁锹上的泥土，与附着在摩托车轮胎上的泥土的土质是一致的。毫无疑问，树原亮的摩托车去过扔铁

锹的地方。”

杉浦律师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为的是给纯一和南乡一点整理思路的时间。然后他继续说道：“第二个疑点是树原亮这个年轻人在事故现场被发现时没戴头盔。根据他周围的人的证词，树原亮在驾驶摩托车时总是戴全脸头盔。作案的时候，这是掩盖面部最合适的东西，可为什么在抢劫杀人这一天，却没戴头盔呢？”

南乡想了一下问道：“也就是说，有第三者的存在？”

“是的，辩护人就是这样主张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摩托车上应该有两个人，坐在后面的那个人，把树原亮戴着的头盔抢过去戴上了，所以事故发生时没受重伤。”

“您的意思是说，他一个人逃走了？”

“是的，事故现场周围虽然都是很陡的斜坡，但树木很多，抓着树枝树干下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纯一问：“警察没有查一查斜坡上是否有脚印吗？”

“查了，没发现脚印。但是那天下雨了，即使有人顺着斜坡下去过，也找不到脚印了。这却成了检方反驳第三者说的强有力的证据。”杉浦律师谨慎地说，“抢劫杀人后却没用被害人的存折取出现金，也就是说，如果是第三者拿走了印鉴和存折的话，为什么他不使用印鉴和存折呢？为了抢劫这些东西，他可是杀了两个人啊。”

纯一沉默了，南乡也陷入了沉默。辩护方与检方在二审时激辩的场面浮现在他们眼前。但是，结果呢？.....

“二审驳回了上诉，最高法院也驳回了上诉，后来的判决订正申诉还是被驳回，最终确定了死刑判决。”

“请等一下，”纯一发现自己听漏了重要的事情，“关于刚才的第三者说，被抓起来的树原亮是怎么说的呢？摩托车后座上坐没坐人？坐的是谁？没有他的证词吗？”

“这个案子特殊就特殊在这里，”杉浦律师停顿了一下又说，“被告人因在摩托车事故中头部受到强烈撞击，完全丧失了犯罪时和犯罪前后那几

个小时的记忆。”

树原亮骑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负的伤，除了四肢摔伤以外，右脸严重擦伤，皮肤几乎剥落，头盖骨也骨折了，造成脑挫伤。不过，颅内的血肿通过手术被清除，头部及面部骨折也复位了，术后恢复得很好。

但是，树原亮留下了让搜查员们感到困惑的后遗症。案发当天下午5点以后的事，树原亮完全丧失了记忆。

对于自称只丧失了案发前后四个小时的记忆的树原亮，搜查员们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有可能是假装失忆。刑警们执著地审问，想让他招供，但树原亮坚称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被告人失去的那段记忆，在后来的审判中也成了争议的焦点。如果是装病拒绝招供的话，那么他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但是，法官根据医务人员的证词推定，被告人记忆丧失是真实的。因为人在头部受到撞击的情况下，不仅发生事故那个瞬间的记忆可能会丧失，甚至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的記憶也可能喪失，这种现象被称为“逆行性遗忘”，而且“逆行性遗忘”并不是稀有的病症，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人中频繁出现。法庭把医务人员的证言作为证据采用了。

但是，推定毕竟是推定。发生逆行性遗忘的病理机制还没有弄清，客观地观察到大脑的器质性病变的情况也很少。所以，说树原亮肯定是丧失了记忆，并没有物理性证据。

“问题就在这里，”南乡接着杉浦律师的话继续说道，“没有记忆就不能反驳检方主张的公诉事实。进一步说，正因为他丧失了记忆，才会被认为他接受了死刑判决。”

“这是什么意思？”

“量刑基准。量刑基准是这样的：关于抢劫杀人，如果被害人是一名，就不会被判死刑，而是被判无期徒刑。但是，如果被害人是三名以上，一般情况下都会被判处死刑。”

“这个案子的微妙之处在于被害人是两名，”杉浦律师说，“在这种情况下，审判结果转向哪边都不奇怪。但对于被告人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逃过死刑，被判无期徒刑，按照法律规定，服刑满十年就有

可能回归社会。”

纯一看看杉浦律师，又看看南乡，然后说道：“那么，量刑基准跟树原亮有没有关于这个案件的记忆有什么关系呢？”

“这跟悔改之心有很大的关系，”南乡说，“法官判不判死刑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看被告人是否有悔改之心。”

纯一对于悔改之心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他自己被判刑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不过那时候也就是延长了几个月的刑期，并不是死刑与无期徒刑这么大的差别。

纯一再也忍不住了，干脆将一直存在于他心中的疑问说了出来：“悔改之心什么的，别人能做出判断吗？犯了罪的人是否真正从内心反省，从外表怎么能看出来呢？”

“从过去的判例来看，判断的标准各种各样。”杉浦律师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浅笑，“比如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啦，愿意支付给遗属高额赔偿金啦，在拘留所做个被害人的灵位每天叩拜啦，等等。”

“被害人已经被杀死了，每天叩拜也活不过来吧？如果用这些作为判断的标准，不是对有钱人和爱哭的人很有利吗？”纯一真的生气了，毫不客气地反驳道。

南乡见纯一这么冲动，感到不可思议。“你这么说话就有点过分了。”南乡温和地批评了纯一，又加了一句，“当然我也不能否定你的话是有道理的。”

“我们还是回到树原亮丧失记忆这个话题上来吧。”杉浦律师说，“因为他本人丧失了记忆，当然也就不可能表现出所谓的悔改之心，因为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他本人非常自信地作出证词，除了失去记忆的几个小时以外，从未想过要杀害宇津木夫妇。”

南乡说：“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如果发生一个跟树原亮相同的案子，凶手即便被起诉，但只要主动坦白，并表现出悔改之心，也许就不会被判死刑了。”

纯一又想起自己不满两年的刑期。自己也夺走了别人的性命，结果纯一

自己的生命却没有受到威胁。抢劫致死与伤害致死，同样都是夺去他人生命的犯罪，量刑却有如此大的差别。

“由于他的逆行性遗忘，判决确定后对他也很不利。”杉浦律师说，“法律赋予的可以挽救死刑犯的方法，有请求重审和请求恩赦两种，但请求恩赦必须是在承认自己罪行的前提下，所以他没有资格请求恩赦。”

“那么剩下的方法只有请求重审了？”

“是的。他三次重审请求都被驳回了，第四次也被驳回，但现在正在进行上诉。估计这次上诉也会被驳回。我要拜托南乡先生和你的，是为第五次请求重审收集证据。”

纯一决定积极参与这件事。他开始诚心诚意地考虑如何救这位叫树原亮的死刑犯一命。如果他自己身上没有背负着犯罪前科的话，也许不会如此同情一个死刑犯。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从第一次判决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七年了，所以树原亮哪天被执行死刑都不奇怪。最危险的时刻就是这次重审请求被驳回的那个瞬间。”

“那么，即使我们找到了他无罪的证据，他也有可能在第五次请求重审之前被执行死刑，是这样吗？”

“是的，这次到我们事务所来的委托人也考虑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只给了我们三个月的期限。”

“委托人？”南乡感到意外，“这个工作，不是杉浦老师交给我们的吗？”

“不是我交给你们的。我还没有告诉您吗？”杉浦律师脸上浮现出讨好的笑容，“我只是转达委托人的愿望。他想为死刑犯昭雪冤案，所以让我找人收集证据。”

“于是您就选择了我们作为行动部队？”

“是这样的。”

“我也想过，如果是杉浦老师交给我们的工作，报酬也太高了。”南乡半开玩笑地笑了，但他眼神的一隅残留着对杉浦律师的些许怀疑，“委托

人是什么地方的人？叫什么名字？”

“这是秘密，我只能告诉您，委托人是一位匿名的热心慈善事业的人。他反对死刑制度，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杉浦律师又圆滑地对依然持怀疑态度的南乡说：“关于报酬，您还满意吧？”

“啊，”南乡沉着脸点点头，“还有什么事没说给我们听吗？”

“还有一个。现在有不少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在援助树原亮，都是反对死刑制度的人士，你们绝对不要与这些组织接触。”

“为什么？”

“虽然这些援助树原亮的人士都是善意的志愿者，但其中也有思想极端的人士。如果你们收集证据的时候与这些人扯上关系，对重审请求的审查就会更加严格。”

这个解释没能说服纯一：“谁干不一样？证据就是证据。”

“那可不一样。这就是日本社会的复杂之处。”杉浦律师用一种抽象的说法回避了纯一的问题，“总之，你们两个人的活动，千万要保密。”

“可是我必须向监护人和监护观察官汇报……”

“那倒不要紧。他们有义务为三上你保守秘密，不会从他们那里泄露出去的。”

南乡问：“杉浦老师以前援助过树原亮吗？”

“没有。这次是第一次。”

见南乡皱起了眉头，杉浦律师慌忙说：“是这样的，树原亮还有别的律师，各种援助活动是以那位律师为中心开展的。可是有一个援助树原亮的人，这次特意跑到我的事务所来了。也许是在援助树原亮的组织内部与大家有了意见分歧，决定单独行动吧。”

“原来如此。”南乡说着用鼻子叹了口气。为了换换心情，他故作开朗地



对纯一说道：“那好，我们就开始干吧！可是从哪里下手呢？”

纯一听南乡这样问自己，心里很高兴，可是纯一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反问南乡：“是啊，从哪里下手呢？”

“最后还有一点。”杉浦律师插话了。

纯一和南乡一起转过头去，不高兴地看着杉浦律师。

杉浦律师犹犹豫豫地说道：“这次促使委托人采取行动的理由，是因为树原亮想起来了一部分丧失的记忆。”

“一部分记忆？”

“是的。树原亮说，在丧失的那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正在某个地方上台阶。”

“台阶？”纯一立刻问道。

“是的。他说当时他处于一种死亡的恐惧之中，他在死亡的恐惧之中上台阶。”

### -3-

杉浦律师钻进自己的白色轿车，顺着山路下山了。此后，纯一和南乡站在原地，盯着宇津木耕平宅邸看了好一会儿。

这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半了，开始倾斜的阳光使周围新鲜的绿叶在逆光中格外显眼。淡淡的光线照射下的木造房屋，看上去就像落后于时代潮流的古代遗迹。

“真是奇怪，”南乡终于说话了，“这是座平房啊，怎么会有……”

“是啊，怎么会有台阶呢？”纯一也觉得奇怪。

“征得遗属的同意以后，无论如何也要进去看看。”南乡环顾四周，看到宇津木宅邸前面那条路，一边通向海边中湊郡繁华的街道，一边通向凶手掩埋证据的山中。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先找有台阶的建筑物。”南乡主意已定。

“树原亮恢复的记忆，”纯一说道，“是不是过于模糊了？他想起来的，只有死亡的恐惧和他自己踏上台阶的脚。”

“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想起来啊。”

“不能跟本人见一面，详细问问吗？”

“那是不可能的。已确定死刑的囚犯与社会完全隔离。能够见到他的只有律师和他的部分亲属。从被判处死刑的那一刻起，他就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南乡先生作为管教官也不能见吗？”

“也不能见。”南乡想了想又说，“不过，同为死刑犯，在最高法院确定执行死刑之前，也有见到过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

“南乡先生怎么看？树原亮是被冤枉的吗？”

“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南乡脸上浮现出为难的笑容，“从刚才杉浦律师介绍的情况来看，应该有四种假说。首先是树原亮单独作案。如果是这样，判决就是正确的。第二，有第三者存在，但如果第三者与树原亮同为主犯，死刑判决也不会更改。不过如果第三者是主犯，树原亮是从犯，就可以减刑至无期徒刑以下。”

以上三个假说，都是将树原亮当作罪犯。纯一把希望寄托在第四个假说上。

“第四个假说是第三者单独作案。去拜访监护人的树原亮偶然遇到了这个强盗，强盗胁迫树原亮，让树原亮帮他处理证据并帮他逃走，结果在下山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

“头盔不就证明了这个假说吗？如果一开始就是两人一起作案的话，应该有两个头盔才对呀。”

南乡点点头，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可是，强盗为什么不在事故现场杀死树原亮呢？也许树原亮已经看到他的脸了。”

“大概强盗以为把树原亮扔在那里不管，也肯定会死掉的。如果警察发现摩托车事故现场的尸体是他杀，强盗不就惹火烧身了吗？”

“你说得有道理。也许摩托车事故刚一发生，宇津木夫妇就正好经过那里。”

“就是说，强盗没有杀死树原亮的时间。”

“是的。于是，强盗为了加罪于树原亮，把装着银行卡的钱包留在了现场。”

纯一见自己的推论说服了南乡，感到十分满足。

南乡又说：“还有一件叫我觉得奇怪的事，就是存折和印鉴为什么不见了。如果说存折、印鉴和凶器一起被掩埋了，怎么想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说是被那个第三者拿走了，还比较自然.....可是，他为什么不去银行取钱呢？”

“怕被银行的监控录像录下来？”

南乡笑了：“能想到监控录像的家伙，一开始就不会偷存折。”

“啊，那倒也是。”

“如果我们相信第四个假说，就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台阶。我觉得警察没有找到的凶器就在那里，说不定其他的证据也在那里。”

纯一对此也有同感。强盗行凶后，将树原亮带到一个有台阶的地方，强迫他掩埋了证据。树原亮一定想过，警察会根据他的供述把证据挖出来的。可惜的是，摩托车事故发生后，他丧失了记忆。

但是纯一马上又想到，所谓的台阶如果是楼梯的话，一般应该在房子里，跟用铁锹挖洞的行为没有什么关联。

“先回东京吧。”

南乡说着向汽车走去。纯一跟在他身后，试探着问了一句：“刚才那位杉浦律师，我们可以信任他吗？”

“律师嘛，就是为了让人们信任而存在的。”南乡笑着说道，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只不过是理想主义的说法。”

南乡特意把纯一送到了位于大塚的家。大概是想跟从今以后要一起工作的搭档加深感情吧。南乡跟纯一确认了从第二天开始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之后，就回位于川崎的哥哥家去了。

晚上，一家三口在一起吃晚饭，纯一对父母说，他找到了一份给律师事务所帮忙三个月的工作。就像他希望看到的那样，俊男和幸惠都高兴得瞪大了眼睛。儿子是接受了松山监狱的首席管教官的邀请参与这个工作的，这让纯一的父母格外喜悦和安心。看着父母的笑脸，纯一对邀请自己参与这个工作的南乡，从心底里涌出感激之情。

一家三口的晚饭很简朴，但在欢快的气氛中，纯一吃了很多。关于高额报酬的事，他没有对父母说。三个月的工作就能挣到300万，如果能够救了树原亮的命，还会有1000万的奖金。他打算到时全部交给父母。

从第二天开始，纯一用了两天时间做准备工作。他用在监狱里劳动挣来的6万日元，买了换洗用的衣服和洗漱用具。

然后他又去监护人久保老师家汇报，并向监护观察所提交了“旅行申请”。

看来南乡已经向久保老师做了详细的说明。久保老师笑容满面地说：“监护观察官落合先生也很高兴。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你要好好干!”

“是!”纯一也笑容满面地答道。

与此同时，南乡又是跟杉浦律师见面，又是前往中凑郡，也在忙着做准备工作。

为了节省经费和时间，南乡打算租一套可以住三个月的公寓。最初他想去中凑郡的房地产公司，但考虑到中凑郡住着纯一事件的被害人遗属，万一佐村光男和纯一碰面的话，说不定会遇到预想不到的麻烦。

最后，南乡决定去胜浦市租房子，从胜浦市到中凑郡开车只需要二十分钟。考虑了一下之后，他认为应该让纯一自己睡一个单间，于是租了一

套有两个卧室的公寓。这是南乡为了关照纯一做出的决定，他想让刚刚出狱的纯一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一套有两个卧室的带浴室的公寓，房租是5.5万日元。加上礼金，比租一套一个卧室的公寓贵了10万日元，不过还在经费允许的范围之内。

做完这些杂事，南乡直奔位于东京都小营的东京拘留所。树原亮就被监禁在这个拘留所新4号楼二层的死囚牢里，当然，南乡不可能见到树原亮，他的目的是见到那些他在频繁调动工作过程中认识的管教官。

南乡顺利地找到了一个。这个人姓冈崎，是南乡在福冈拘留所工作时的老部下，现在的职务是看守长。冈崎下班后，南乡把他约到附近的小酒馆，说是有机密事情。

“树原亮要是有什么被执行死刑的动静，能马上告诉我吗？”

南乡压低声音说出这句话以后，比南乡小七岁的老部下紧张得全身都僵住了。冈崎看守长比南乡晋升得快，现在已经是企划部门的首席管教官了。如果树原亮的死刑执行通知书送到拘留所，他应该最早知道。当然，关于执行死刑的日期，上边肯定会发出严禁向外人透露的命令，但是南乡认为冈崎的沉默有别的理由。

“不用说，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南乡再次请求道。

冈崎环视了周围一下，微微点了点头：“明白了。”

“对不起，让你为难了。”

冈崎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因为我确实受到过南乡先生很多关照。”

听冈崎这么说，南乡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跟冈崎分手后回到川崎的哥哥家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

南乡从哥哥家拿了些锅碗瓢盆和被褥之类的日常生活品，塞进从租车公司租来的一辆本田思域的后座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

南乡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为了挥去郁闷的心情，南乡抬头仰望夜空。南

方天空上，星星都被乌云遮住，一颗也看不到了。

梅雨季节马上就要来临了。

[\[1\]](#) 自由心证主义的主要内涵是：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是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认定事实。

样章到此结束

需要完整版

扫下面二维码



或加微信：shuyou055

免费领取

## 第五章 证据

-1-

虽然知道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纯一也只能坐在海边的水泥防波堤上，任凭海风吹拂。现在的他无事可做。

根据前天的调查，宇津木耕平被杀害以后，中湊郡就再没有人担任监护人了，因为在本地找不到继任人。在监护人制度的历史上，一直处于监护人不够的状态。为了救急，中湊郡的监护对象就由附近胜浦市的监护人负责监护。

宇津木耕平的继任人是一位叫小林澄江的七十岁的老妇人。她的住所紧靠胜浦渔港，就在现在纯一坐着的防波堤前的小河对面。

纯一喝了一口塑料瓶里的水，继续等待“大叔”的出现。

负责监护“大叔”的监护人变动，对于纯一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符合“大叔”不再来中湊郡录像带出租店的说法。接替宇津木耕平的小林澄江的家，应该离“大叔”这个监护对象的家比较近，所以监护人协会才安排住在胜浦市的小林澄江当“大叔”的监护人。

只要被怀疑为“大叔”的人在这里露面，纯一就用前一天刚买的数码相机把他照下来，然后让录像带出租店的店长确认。今天是监视行动第一天。

天气很热，纯一擦了一把汗，一边重新涂抹防晒霜，一边抬头看了看渔业协会外墙上的挂钟。已经11点了。

快到南乡在东京拘留所与第31号事件的罪犯见面的时间了。

这时，南乡已经坐在东京拘留所的会面等候室里了。他坐在最后一排长椅上，混在等待会面的犯罪者家属中，等着广播叫自己的申请号码。

“你办理一个普通的申请会面的手续吧。”前一天晚上冈崎在电话里对南乡说，“你最好说自己是律师事务所的人，然后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填写申请表，接下来的事交给我来办。”



等候室里大约有十名希望跟罪犯见面的家属。南乡的前面是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南乡心想，罪犯大概是那个婴儿的父亲吧。想到这里，南乡的心情沉重起来。

“45号，请进会面室!”

听到广播声，女人抱着孩子站起来向会面室走去。南乡把视线转向小卖部，心想应该给小原岁三买点什么，但转念又想，那也得看小原岁三提供的信息有没有价值。如果能得到重要线索，就买一些点心什么的送给他。

终于叫到南乡手上拿着的号码了。南乡走进会面室前面的安检处，接受了所带物品的检查和简单的身体检查。带来的包要存放在寄存物品的柜子里，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那种敷衍了事的身体检查，南乡作为一个老管教官真想说：检查仔细点嘛。

进入会面室，一条笔直狭窄的走廊右侧有几个门。南乡走进了从里往外数第四个房间。在这个六叠大小的房间正中，一大块有机玻璃板将房间隔成两半。

他面前有三张并排摆放的椅子，他刚坐在中间那一把上，有机玻璃板那边的房门就开了。一位身穿警服的管教官和一个身穿运动衫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南乡紧盯着第31号事件的罪犯小原岁三。小原那剪得很短的头发中夹杂着白发，脸部就像一块凹凸不平的岩石，跟十年前报纸上的照片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这个男人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夺去了三个人的性命，跟南乡当管教官时接触过的许多杀人犯一样，属于最常见的类型。

小原岁三蜷曲着身子，翻着白眼看了南乡一眼，然后坐在了有机玻璃板里边面对南乡的位置上。

坐在一旁桌子边监督会面的管教官摘下警帽，跟南乡打招呼说：“您就是从松山来的南乡先生吧？”

“是的。”

管教官点点头，再也没说什么。看样子冈崎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南乡感

到很满意，把脸转向小原。

“初次见面，”南乡说，“我是杉浦律师事务所的南乡。”

“你是律师？”小原问，他的声音很粗，粗得出人意料。

“我没有律师资格，我只是在那里帮忙。”

“你打算怎么帮助我？”看来小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恐怕从一审被判处死刑以后，就有不少人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吧，什么对罪犯也要讲人权啦，限制野蛮的刑罚死刑啦。

“首先我想确认一个事实。”南乡一边这样对小原说，一边观察监督会面的管教官的举动。那位管教官虽然手握着笔坐在桌前，但他的手并没有动。南乡放心了，继续说道：“小原先生被起诉，是因为发生在福岛、茨城、埼玉的三个事件吧。”

“不，还有一件。”

南乡不由得抬起头来。

“还有在静冈非法闯入他人住所未遂事件。”

“哦，是吗？”南乡有点失望地点了点头，“对了，小原先生去过千叶县吗？”

“千叶县？”小原仰起了脸。

“是的，千叶县南部，房总半岛外侧。”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小原的脸上浮现出警惕的表情。不知道仅仅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还是企图隐瞒的过去被触动了。

南乡决定先扫清外围：“随便问问。那么我们先从你被起诉的事实谈起吧。在这三个事件中你都使用了小手斧？”

“是的。”

“为什么使用小手斧？”

“普通的斧子体积大，太显眼，所以用体积小的小手斧。”

“事后你为什么都埋在了现场附近？”

“只不过是一种迷信。”

“迷信？”

“说老实话，关于第一个事件，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我处于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抢了钱跑出来之后，才发现自己手上拿着带血的凶器。心想这样可不行。于是我从那人家里拿了一把铁锹，把凶器埋在了附近。”

“这就是你第一次犯罪的情况？”

“是的。我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胆战心惊，但是一直没有被逮捕的迹象，于是我就放心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作案就采取了同样的方法。”

“使用同一种凶器，用同样的方法埋起来？”

“对，第二次和第三次，用这种方法都很顺利。”小原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南乡的直觉是：这小子毫无悔改之心！不过想想也是，如果小原是个杀了人会后悔的人，就不会去杀第二个、第三个人了。

“在千叶县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南乡压抑着对面前这个男人的憎恨，步步紧逼，“发生在千叶县的事件可以推定凶手也使用了小手斧，也埋在了作案现场附近。”

小原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看着南乡不再说话。

“我想确认的就是这个事实。小原先生没去过千叶县吗？”

“请等一下，那个事件的犯人不是已经被抓起来了吗？”

南乡认为小原中了圈套：“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原马上回答道：“从报纸上看来的。”

也许这是小原早就准备好的说辞——想到这里，南乡追问道：“十年前

的事，而且又是别人干的事，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这个嘛——”小原的眼珠滴溜滴溜地转了起来，大概在找合适的理由，“那段时间，我每天看报。”

“是想知道警方搜查进展的情况吗？”

“对呀。没想到竟出现了模仿我的作案手段作案的家伙，我感到非常吃惊。”

“模仿你的作案手段？”南乡不禁盯住了小原的脸，他无法判断小原表情的真伪。他发现自己是想把所有的罪行都加到面前这个男人身上，于是提醒自己尽量保持冷静。某人模仿小原的作案手段作案，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当时的报纸连续数日详细报道了“第31号事件”。

“那不是我干的。是树原那个年轻人模仿我干的。”

“你连名字都记得这么清楚？”

“啊，树原要是能把我犯的罪都顶过去就好了。”

“直到现在你还这么想吗？”

“怎么了？难道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南乡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那是发自心底的冷笑。

“请您相信我，我从来没去过千叶。”小原哀求着。当然，这是绝对打动不了南乡的。

这个男人正在判决死刑的问题上向最高法院抗争。如果再增加罪状，无疑是自杀行为。因此，即使他在中湊郡杀了人，也是绝对不会主动坦白的。

南乡为了突破这层障碍，决定采取直捅对方心窝的战术：“小原！你的死刑判决是绝对不可能更改的。”

眼前这个杀过三个人的凶手被吓了一跳，直愣愣地看着南乡。

“你没有任何希望了。三件抢劫杀人案，百分之百是死刑。”南乡向前探着身子，一字一字地说道，“在执行死刑之前，你为什么把所有的罪都赎了呢？把所犯罪行完全坦白出来，干干净净地转世托生吧！”

“不是我干的！”小原叫了起来。

“撒谎！”

“我没撒谎！”

“你难道不觉得对不起被你杀害的那五个被害人吗？”

“我只杀了三个。”小原不再中圈套了，“你说我百分之百是死刑？这么说有什么根据？”

“过去的判例都是这样的。”

“你胡说！”从小原的口中喷出的唾沫粘在了有机玻璃上，“根据我的情况，是可以酌情减刑的！我把糊纸袋挣的钱全部给了被害人的家人！我的成长经历很不幸！”

“这些话从你自己嘴里说出来管用吗？”

“我不自己说，有人会替我说的！我从小没有母亲，父亲从早到晚就知道喝酒、赌博！从小到大，他每天都打我！”

“不许耍赖！”南乡大喝一声。按照行刑管理条例，这是可以震慑犯罪者使之发抖的管教官的声音。“跟你同样境遇，老老实实做人的成千上万，你的行为是在给他们脸上抹黑！”

“你放屁！”小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时监督会面的管教官大声斥责道：“小原！老实点！坐下！”

小原虽然重新坐在了椅子上，但是他那犹如烈火般燃烧的视线射向南乡，信口开河地大喊大叫：“我是不会被判死刑的！我会活下去的！不管是重审还是恩赦，我都要试试！有罪的不是我，是这个欺负弱者的社会！”

“所以你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夺去别人的生命是吗？”南乡压抑着对小原的

憎恨，尽量不将愤怒写在脸上。正因为有这种浑蛋，才不能取消死刑！才会让处死这种人类渣滓的管教官一辈子背负着难以愈合的深重的精神创伤！

“好好考虑一下你死的时候的事情吧。”南乡用失去了抑扬顿挫的语气继续说道，“你的脖子上早晚要被套上绞索，你早晚要站在绞刑架上！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取决于你现在的态度！如果你在丝毫没有悔改之意的情况下被处死，只有下地狱一条路！”

“你他妈的浑蛋！”小原再次从椅子上站起来，冲着南乡拼命捶打有机玻璃板。

监督会面的管教官马上把小原的双手拧到背后，把他从玻璃板前拖走。

小原一边拼命挣脱，一边继续怒吼：“放开我！放开我！”

“南乡先生……南乡先生！”南乡似乎听到远处有人在呼唤自己。过了一会儿，当叫声终于清晰地进入他的耳朵里，他才回过神来。在透明玻璃板的另一边，监督会面的管教官正一边控制着挣扎的小原，一边用困惑的眼光看着他呢。

“啊，失礼了。”南乡慌忙说道。除此之外他也想不起应该再说些什么，只是抱歉地点了点头。

这成了会面结束的信号。

监督会面的管教官也向南乡点了点头，然后把已经被判处了死刑的刑事被告人押出了会面室。

走出会面室，南乡来到了拘留所附近的大街上。大街两旁都是为了方便罪犯家属给被拘留的罪犯买食物或日用品的商店。南乡找到一家卖香烟的商店，买了一盒烟和一盒火柴。虽然他已经戒烟很久了，但是今天怎么也忍不住，当场开封点燃一支，大量的尼古丁一下子充满了肺部。

自己对小原的憎恨是从哪里来的呢？

南乡一边痛苦地回忆着会面时的情况，一边寻找答案。

是因为他感觉到小原不是中凑郡事件的凶手了吗？还是因为树原亮在冤

罪的情况下被处死的可能性增大了？抑或是由于更单纯的原因：遇到了没有丝毫悔过之心的凶恶罪犯？

他一边想一边走，不知不觉来到一条美食街，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二十年前处死470号那天夜里，南乡趴在柏油路上呕吐的正是这条美食街。

自己的愤怒恐怕不是义愤，也有私愤。

想到这里他全身冒汗，加快脚步离开这个地方，向停车场走去。钻进车里之后，他摇下窗子，打开空调，驱散车里的热气，然后掏出手机给在拘留所上班的冈崎打电话。

“啊，是南乡先生啊！”已经升任为首席管教官的后辈很快就接了南乡打过来的直拨电话。

南乡向他安排这次会面表示感谢，冈崎笑着说：“小原这家伙很疯狂吧？”

“啊。”

“我会让他受到惩罚的！”

南乡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有为小原求情，而是换了个话题：“对了，昨天晚上我拜托你查他的血型，你查了吗？”

“查了。小原岁三的血型是A型。”

“是吗。”这样的结果南乡早有预感。自己砸向小原的那些话，也许有些过分了。

这时，电话那头冈崎压低声音说道：“树原亮还没有执行的动向。”

“给你添了很多麻烦，真对不起。”南乡说完突然感到一阵不安，“你什么时候休假？”

“您指的是暑期休假吗？”

“对。如果8月执行死刑的话，你能知道吗？”

“噢，您是这个意思啊。”冈崎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要紧的，如果执行死刑，我肯定会被召回，中止休假。”

“那太好了。”南乡说完点了点头。

挂断电话以后，南乡开着车向胜浦驶去。单独行动的纯一还在烈日下等着“大叔”出现在新的监护人家附近呢。

在长途驾驶的过程中，南乡打算分析一下跟小原会面时得到的线索——某人模仿了“第31号事件”作案手段的可能性问题，但是他的大脑转不起来。由于在拘留所没能抑制住自己的愤怒，直到现在他还没平静下来。

南乡驾车进入房总半岛时，他正开动脑筋分析杀人犯的犯罪心理。虽说罪犯的杀人动机是各种各样的，但有很多都是由于某种原因恶从心头起。血冲上头、失去控制而杀人的例子是很常见的。现在的南乡，就像熟悉自己手上的纹路一样了解产生杀人冲动的心理机制。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本人意识不到的攻击型冲动的开关，这个开关会由于受到某种刺激被打开，结果血冲上头，失去控制犯下杀人罪。这是一种不仅被害人难以预测，就是加害者本人也不能预测的突发性行动。

南乡一想到自己的身体里也存在成为杀人犯的因子，就想起了他的搭档纯一。恐怕纯一也是因为打开了那个攻击型冲动的开关才杀死了佐村恭介的。南乡还想到一个问题：纯一和女朋友一起离家出走那次，手臂负伤的原因是什么呢？

南乡开着车直奔目的地胜浦市。在快要通过中凑郡的时候，他离开国道驶入了矶边町。为了应对观光季节人口增加的状况，矶边町增设了一些临时派出所。南乡查看了几个派出所之后，向海边的一个派出所驶去。

设在一幢独门独户的小楼前面的派出所里，有一位穿警服的警官。那位警官数日前在胜浦市警察署的停车场里跟坐在车里等南乡的纯一说过话。

南乡下车以后，轻轻地敲了敲派出所门上的玻璃，向警官打招呼说：“您好！我姓南乡。那天失礼了，对不起。”

“南乡？”警官愣了一下，忽然想起来了，“噢，在胜浦市警察署停车场，我们见过面。”



“对，我就相当于三上纯一的父亲。”

警官脸上浮现出友好的笑容，向南乡鞠了个躬。

“我有点事想问问您，您还记得十年前三上被警察辅导时的情况吗？”

“啊，记得很清楚。”

“当时他好像负伤了，是不是跟别人打架了？”

警官的脸色阴沉下来：“如果只是打架斗殴，我们也不会那么重视。”

南乡吃了一惊：难道还发生了比这更恶劣的事情吗？

“三上还干了什么坏事？”

“当时，三上身上带着10万日元现金。”

“10万日元？”

“对。当时我只是觉得一个高中生怎么会有那么多钱，也没多想。但是，三上回东京后，我接到了他父母打来的电话表示感谢，我问他们给了三上多少钱，他们说因为三上跟家里说的是四天三夜的旅行，所以只给了他5万日元。这件事我一直觉得有点奇怪。”

南乡皱起眉头：“三上来到胜浦以后，在接受警察辅导之前，已经住了十天以上了吧？”

“对。5万日元恐怕都不够用，怎么会翻倍增加呢？”

“您怎么看？”

警官继续说道：“有没有可能是采取恐吓手段抢来的？”

南乡在心里马上否定了警官的看法。需要外科医生治疗刀伤的人是纯一，这说明：如果他采取恐吓手段抢钱，被害人是有反击能力的。如果纯一不把对方杀死，是抢不来钱的。

“请等一下，当时他的女朋友也一起被警察辅导了吧？”

“是的。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叫木下友里。”

“也许是她带了很多钱呢？”

“你的意思是说，她把钱放在了三上那里？”

“是的。”

“这点我倒是没想过。”警官转动着眼珠，“那个女孩看上去好像连话都听不懂。”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她好像心不在焉，回答我们问题的一直是三上，木下友里小姐一直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也许是因为被警察辅导受到了比较大的刺激吧。”警官的表情略微缓和了一些，“她看上去是个很有教养的女孩。”

南乡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躁动。这种内心的躁动与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攻击型冲动一样，虽然使人感到茫然不安，却搞不清具体是什么。

纯一十年前在中凑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算直接问纯一，恐怕什么也问不出来。南乡以前曾经问过他，可他以记不清为理由搪塞过去了。

纯一这小子在刻意隐瞒着什么吗？

南乡拼命想打消对纯一的怀疑，他不想认为自己选择纯一做搭档是个错误。

## -2-

因为南乡回来了，监视行动的劳苦顿时减去了一半。纯一和南乡坐在停在胜浦渔港防波堤旁边的汽车里，一连几天都在盯着小河对面的监护人小林澄江的家。

知道了“第31号事件”的凶手血型是A型以后，纯一的精神头更足了。否定了小原岁三是杀害宇津木夫妇的真凶，为纯一提出的监护对象犯罪说增加了可信性。纯一现在担心的是坐在驾驶座上的南乡。南乡话说得少了，曾经戒掉的烟，不但又抽上了，而且比以前抽得更多了。

“南乡先生，”监视行动开始以后第五天，纯一试探着问道，“您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没有不舒服啊。”南乡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但是不像以前那样让人觉得可爱了，“我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如果树原亮事件跟‘第31号事件’无关的话，就只剩下监护对象犯罪的可能性了。如果再不顺利，那咱们就什么线索都没有了。”

“的确如此。”纯一点了点头，然后问道，“上次提到的纤维，肯定是真正的凶手留下的吗？也就是说，可以断定真正的凶手的血型是B型吗？”

“只能这样认为。”南乡不愿意多想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认定真正的凶手的材料了。”

“是啊。”

“而且树原亮被执行死刑，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时间越来越紧迫，纯一非常焦急。在过去的五天里，出入监护人小林澄江家的，只有她的家人。每天的监视行动以扑空而告终的时候，都会让他们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样监视下去有意义吗？

南乡点燃一支烟，问道：“如果真正的凶手是模仿‘第31号事件’的作案手段杀害了宇津木夫妇，你会怎么看？”

“我认为被害人一定认识凶手。凶手为了隐瞒自己与被害人的关系，所以模仿了流窜抢劫犯的作案手段。”

“那样的话，第三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您指的是凶手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把罪名安在树原亮身上的可能性

吗？”

“是的。如果凶手从一开始就打算那样做，就不用去特意模仿‘第31号事件’的作案手段了。”

纯一点头表示赞同：“树原亮应该是偶然在犯罪现场碰到凶手之后被卷进去的。”

接下来，纯一开始在心里分析如果树原亮是偶然在犯罪现场碰到了凶手，将是怎样一种情况。只要问一下录像带出租店的店长，也许就能搞清楚案发当天树原亮的行踪。

“喂！”南乡突然叫道。

纯一回过神来，透过汽车的前风挡玻璃，看见一个头发染成黄色的高中生模样的人走进了监护人小林澄江的家。

“品行不良的少年登场了。”南乡笑了，“今天也许是监护对象来向监护人汇报的日子。”

纯一慌忙拿起放在汽车仪表盘上面的数码相机，打开电源，调整着镜头焦距说道：“说不定今天能一锤定音。”

“但愿如此。”

此后，二人继续在开着车窗的车里等待。头发染成黄色的高中生出来以后，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又有一位年轻女性进了监护人的家。过了三十分钟，这位女性也离开了监护人的家。看来也是一个监护对象。

下午2点多，纯一和南乡开始商量怎么去买午饭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从小巷里走了出来。

“就是他！”纯一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口，并把数码相机的镜头对准了那个男人。

“是吗？”南乡盯着那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戴整洁的男人说，“不像是工厂里的工人，跟录像带出租店店长描绘的那个人不一样嘛。”

纯一把他认为是“大叔”的男人拍照下来之后，对南乡说道：“那家伙肯

定蹲过监狱，而且蹲了很长时间监狱。”

“你怎么知道？”

“您看他的左手腕。”

“左手腕？”南乡盯住了男人的左手腕。

“他没戴手表吧？而且被太阳晒得黑黑的。”

“那就能证明他蹲了很长时间监狱吗？”

纯一让南乡看了看自己没有戴手表的手腕，上面有几道被手铐擦伤过的痕迹：“只要进过一次监狱，就永远不会戴手表了，因为手表会让人联想到手铐。”

这时，这个男人就像为了证明纯一的判断似的，进了监护人的家。

南乡吃惊地看着纯一笑了：“我当了那么长时间的管教官，我都不知道！”

“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是不会理解的。”纯一在心里回忆着被铐上皮革手铐关进单人牢房以后度过的那噩梦般的一个星期。

在此后的二十分钟时间里，纯一和南乡商定了如何跟踪这个男人的计划。先由纯一在距离男人二十米左右的后方跟着，南乡则跟在纯一后面。如果纯一被发现了，就马上离开，由南乡继续跟踪。

商定以后，南乡发动汽车，开到监护人家前面的马路上。南乡把车停在了跟那个男人出现的小巷相反的方向，停在这里就不用担心引起那个男人的注意了。

又过了十五分钟，那个男人终于从监护人家出来了。

看到男人没朝这边看，纯一悄悄地从汽车上下来，他犹豫着是不是应该关上车门，车上的南乡冲他挥挥手，示意他赶紧走。

纯一点点头，开始跟踪那个男人。

过了一会儿，纯一才听到身后传来汽车关门的声音。南乡也从车上下来了。但是走在前方二十米处的男人一点没有注意到身后有动静。

纯一跟在男人身后，穿过早市大街，向胜浦车站走去。道路两侧的商店一家挨着一家。男人走到一家小书店前面停下了脚步，不过他只是看了一眼摆在店门口的杂志，就又开始继续往前走了。

跟踪到这里，纯一开始感到有一丝不安。如果这个男人乘上电车或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该如何应对呢？纯一回头看了一眼离他还有一段距离的南乡，南乡皱着眉向他摇头，意思是眼睛不要离开那个男人。

纯一点头表示明白，转身继续往前走。就在这时，那个男人停下脚步，回头向这边张望了一下。纯一慌忙将视线移到别处，不知道男人发现被人跟踪没有。糟糕的是，由于男人停下了脚步，纯一离他越来越近了。

如果那男人还不往前走，纯一就只能超越他，把以后跟踪的任务交给南乡了。纯一慌慌张张地环视了一下四周，很快就要从视界一隅的男人身边走过去了。

但与此同时，男人开始往前走了。纯一更慌了，这叫什么跟踪啊，几乎陷入并肩行走的窘境了！纯一假装漫不经心地从男人身边离开，走到右边一个店铺前边站下，紧盯着映在商店橱窗玻璃上的男人的背影。

那个男人似乎没有注意到纯一。纯一放心了，站在那里等待南乡过来。

快步走过来的南乡在超越纯一时小声问道：“同性恋吗？”

“啊？”纯一吃了一惊，他拼命地思考着这个词的意思。他推测南乡的意思是指他们跟踪的这个男人是个同性恋者。但是在那个身穿白色半袖运动衫和灰裤子的男人身上，一点也看不出同性恋的倾向。

过了一会儿纯一才注意到，自己站在了女性内衣店前面。

纯一的脸变得通红，赶紧离开橱窗中展示的穿着华丽女式睡裙的人体模型，跟南乡拉开大约二十米的距离继续往前走。

又走了十分钟左右，这场跟踪剧终于结束了。幸运的是这个男人既没有坐电车也没有坐公共汽车，而且也没发现有人跟踪他，径直走进了一幢公寓楼。

南乡在写着“大渔庄公寓”的旧牌子前边等着纯一。这幢木造的二层公寓好像是为跟渔业有关系的人们建造的。

“他进了二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南乡小声对纯一说道，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

纯一拼命装出严肃的面孔，去看公寓外挂楼梯下面的邮箱。那个男人进入的201号房间的邮箱上写着“室户”两个字，说明那个男人姓“室户”。

南乡又把标在电线杆上的地址记下来，看着纯一的脸微笑。纯一知道南乡想说什么，在心里祈祷南乡不要说出来，但南乡还是说道：“你是同性恋吗？”

然后二人尽量压低脚步声，全速跑到离“大渔庄公寓”一百多米的地方才停下来，一起捧腹大笑。

正如纯一所预想的那样，录像带出租店的店长一看到数码相机液晶屏幕上“大叔”的照片，就发出了夸张的惊呼声。

“没错!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你说过的那个大叔吗？”

“对!树原亮说他杀过人!”

听到店长的声音，正在店内打算借录像带的一对年轻人回过头来，一个劲儿地看他。湊大介狼狈地看了那两个顾客一眼，然后把纯一带到店后面去了。

“根据我那么几句话，就把他找到了？你是怎么找到他的？”在黑框眼镜后边，是一双由于吃惊瞪得圆圆的眼睛。

“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纯一带着几分得意说道。找到了“大叔”并知道了他的住所，是一个让他非常开心的结果。

“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什么问题？”

“您还记得事件当天的事吗？”

“当然记得。警察问过我好多遍。”

“那天树原亮也来店里上班了吗？”

“来啦。他每天都是上午10点来到店里，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

纯一非常吃惊：“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吗？”

“对。那时候，无论是我还是树原亮，都在为了让这个店更快地发展拼命工作。”

“您不觉得很奇怪吗？那个事件发生在晚上7点到8点半之间啊。”

“可是，”凑大介好像要讲出什么重大秘密似的压低声音说道，“那天晚上6点左右，树原亮突然说想起来一件急事，说是早就跟人家约好了，工作太忙给忘了。还说8点以前肯定回来，就从店里出去了。”

店长的话证实了纯一的推测。他对凑大介说，树原亮一定是忘记了那天是向监护人汇报的日子，过了约定时间才急忙去监护人宇津木耕平的宅邸。在那里，他看到了有人模仿“第31号事件”的作案手段杀害了宇津木夫妇。

“谢谢您对我们的帮助。”纯一向凑大介表示感谢。

“哪里，哪里。”凑大介回答说。此时他已收起了脸上的笑容，一副寂寞的样子。

纯一发现了凑大介表情的变化，问道：“你怎么了？”

“树原亮这小子，去监护人家的事竟然对我也保密。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可是，他有前科的事，连我都不告诉。”

纯一突然不说话了，默默地低下了头。这样的事情在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也会发生。万一发生了这种情况，对于纯一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下面这个问题了。想到这里他问凑大介：“如果证明了树原亮是被冤枉的——”



凑大介抬起头来。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再回到这里来的话——”

“我还要和他一起拼命工作。”死刑犯树原亮唯一的朋友凑大介非常平静地笑着答道，“就像以前那样。”

“谢谢您!”这是纯一发自内心的感谢。

第二天早上，纯一和南乡直奔大渔庄公寓。现在他们一点也不怀疑，住在这个公寓里的那个男人，在宇津木夫妇被杀害那天，出入过犯罪现场。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出证据来，证明那个男人为了阻止取消假释而杀死了监护人这一事实。

因为电话号码簿上有以“室户”的名义登记的电话用户地址，南乡他们知道了201号房间的主人的全名是“室户英彦”。

二人登上锈迹斑斑的铁制楼梯，向走廊的最里面走去。从门里边传出来正在刷洗碗筷的声音。

纯一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手表看了看，现在的时间是8点整。在室户上班之前堵住他的作战方案取得了成功。

南乡敲了敲门。厨房的流水声停止了，里边的人问道：“谁呀？”

南乡在门外反问道：“是室户先生吗？”

“是的。您是——”

“我们是从东京来的，我姓南乡，还有一个姓三上。”

“二位是从东京来的？”伴随着室户说话的声音，门被拉开了。

室户英彦跟昨天一样，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身上穿的衬衣和西裤浆洗熨烫得非常平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被一个饮食店雇用的店长。年龄也许已经超过五十岁了，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

“一大清早打扰您了，对不起。快到上班时间了，可以耽误您一会儿吗？”

室户觉得可疑，反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吗？”

南乡掏出名片递给他：“想请您从拥护人权的观点参加一个活动。”

“律师事务所？”

“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

“哪方面的？”

“室户先生以前的经历，有没有给您现在的生活带来什么不便？”

室户吃了一惊，看着南乡没说话。

南乡立刻把纯一用上了：“其实呢，我们事务所现在雇用的这个年轻人也正在努力回归社会，争取重新做人。可是，社会的冷眼，使他的新生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室户点头表示赞同。大概是因为解除了警戒心吧，他转向纯一，表情温和地问道：“你犯了什么案？”

“伤害致死。”纯一回答，“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才两年啊？”室户的脸上浮现出羡慕的笑容。

南乡试探着问道：“室户先生是无期徒刑吗？”

“对。”室户说完，迅速地瞥了一眼旁边的房间，“请进来吧。”

纯一和南乡一起走进201室。这套房子有一个三叠大小的厨房和一个六叠大小的卧室兼起居室，还有浴室和卫生间。

南乡和纯一走进那个六叠大小的卧室兼起居室。里面有一张矮桌和一个小书架，还有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看着这个收拾得非常整齐的房间，纯一可以知道室户服刑时间很长。在监狱里，被允许带进牢房的个人物品称为“奖品”，如果不整理好这些个人物品，就会受到惩罚。看来室户在监狱里长期生活养成的习惯已经渗入骨髓了。

南乡和纯一刚在榻榻米上坐下来，室户就端来了两杯速溶咖啡。纯一表

示了感谢，心里却感到不安，心想：也许室户真的已经悔过自新。

“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说，”南乡对也在榻榻米上坐下来的室户说，“室户先生犯的是杀人罪吧？”

“实在不好意思说，”这位正在受到监护观察的曾经的无期徒刑囚犯低下了头，“我那时候年轻幼稚，容不得我的女人背叛我。”

“被害人是女的？”

“不，我杀的是个男的，但是，女的精神上受到伤害，非常痛苦，所以伤害罪也成立。”

“什么时候的事？”

“二十五年前。”

“监护观察还没解除吗？”

“没有。被害人的父母不同意。”说完室户又像说给自己听似的小声说道，“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过去的都过去了，看来你也好好悔过自新了。”跟纯一的表情一样，南乡的脸上也浮现出困惑的表情。看不出室户是那种用斧头杀死一对老夫妇的人。

“请问，室户先生的血型是什么型的？”纯一突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打算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

“血型？”室户惊讶地望着纯一。

“您是A型吧？人们都说，A型血的人责任感强。”

室户笑了：“第一次有人说我是A型，别人都说我是B型。”

“实际上您是？”纯一焦急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长这么大没得过重病。”

南乡笑出声来，纯一也笑了，就连不明就里的室户也跟着他们笑了。

“那么，我还想问问您有关监护观察的情况。”南乡把话题拉回来，“您回归社会顺利吗？有没有过差点被取消假释之类的事情发生？”

室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十年前有过一次。”

纯一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让自己的表情发生任何变化，等着室户往下说。

“监护人老师说我违反了必须遵守的规定。”

南乡扬起眉毛：“哦？”

“当时我在一家酒吧里工作，监护人说，这怎么能算是从事正当职业呢？”

“后来怎么样了？”

“不了了之了。”

“监护人收回了他的意见？”

“不，”室户停顿了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说道，“监护人被杀害了。”

“哦，”南乡装作刚想起什么似的说道，“是宇津木耕平夫妇被害事件吧？”

“是的。后来我的监护人换了，我就搬到了胜浦市这边。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问题。”

“关于宇津木夫妇被害事件，警察是怎么调查的？”

“您的意思是？”

“室户先生有前科，没有对您进行不必要的严格调查吗？”

“这已经是惯例了。”室户脸上浮现出苦涩的笑容，“我的住处附近如果有人不在家被盗了，首先被怀疑的就是我。”

“宇津木夫妇被杀害以后呢？”

“案发第二天我就被叫到局子里去了。但是，我有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证明？”

“是的。我工作的酒吧的妈妈桑可以为我作证。”

“是这样啊。”南乡不再说话了，大概在考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过了一会儿南乡才说：“那个案子，可能是个冤案。”

“冤案？”室户抬起了头。

“这可是秘密，被逮捕并且判处了死刑的那个叫树原亮的死刑犯也许被冤枉了。”

室户惊得目瞪口呆，看着南乡的脸说道：“其实我见过树原亮，在监护人宇津木老师的家里，偶然碰过面。”

“是吗？如果真正的凶手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杀害了宇津木夫妇，树原亮就会被送上绞刑架绞死。”

听到这句话，室户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

南乡立刻问道：“您怎么了？”

“没什么。我想起了二十五年前自己被逮捕以后的事。”室户用没戴手表的左手腕擦了擦汗，“当时我一想到可能要被判死刑就睡不着觉。”

“树原亮现在就处于那样一种状态中。”

“他的心情我能理解。我直到现在都不能系领带。”

“不能系领带？”

“那个绕在脖子上的东西让我感到恐怖，不敢系。”

南乡点点头，视线从室户的脖子移到他的左手腕：“说回树原亮这个案件。隐藏在某个地方的真正的凶手将造成第三个牺牲者。那个真正的凶

手他把自己犯下的罪行让树原亮顶替，要夺走树原亮的生命。”

“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凶手吗？”

“只要真正的凶手不自首，就没有办法了。”

“自首……”室户的表情变得阴沉起来。

“对于真正的凶手来说，这是他赎罪的唯一的机会。”

室户点头表示赞同。犹豫了一阵以后才说：“关于这个案子，我倒是有一个线索。”

“什么线索？”

“警察调查过宇津木老师的遗产吗？”

“遗产？”由于南乡和纯一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都不由自主地向前探着身子，“怎么回事？难道说，遗产继承人是真正的凶手？”

室户慌忙摇头，看来他后悔自己说走了嘴，赶紧说：“不，不可能是遗产继承人。”

“那是怎么回事？”

“再说下去，就有点……不能没有根据地中伤……”

“您的意思是中伤宇津木先生吗？”

“是的。”

“您指的是哪一位宇津木先生呢？是监护人宇津木耕平先生呢，还是遗产继承人宇津木启介先生？”

“不行，我只能说到这里了。”室户闭上嘴巴，再也不说话了。

离开大渔庄公寓201室，纯一和南乡迅速钻进了车里。对室户的突然袭击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尽管这个被判过无期徒刑的男人还在嫌疑范围内，但是被害人的遗产问题，确实是他们调查的盲点。不管这个问题

跟弄清事件真相有没有关系，哪怕是个完全错误的估计，也有必要尽快找到答案。

南乡驾车离开胜浦市，向位于中凑郡海边的被害人的儿子宇津木启介家驶去。海风吹拂下的那座新盖的豪宅，与一位高中老师的身份确实有点不相符。

“我们应该怎么办？”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纯一看到那所豪宅问道：“再搞一次突然袭击吗？”

“不，如果是关于遗产的问题，从中森先生那里也许能了解到具体情况。”南乡改变了主意，开着车驶向馆山市，“现在我们要做的，还是要清除外围障碍。”

在前往千叶县地方检察院馆山分院的路上，纯一在心里不停地推演着被害人的儿子为了得到遗产杀死父母的情节。好像有可能，又觉得没有可能。但是，特意模仿“第31号事件”作案手段的凶手，肯定是要掩藏一眼就能被看穿的通常的犯罪动机。纯一心中的疑问还有两个：一个是为什么监护观察记录从犯罪现场消失了，还有一个是被害人的儿子和儿媳对凶手表现出强烈的复仇情绪，谁也不会相信他们那极端愤怒的样子是在演戏。

进入馆山市区以后，南乡把车子开进一个快餐店的停车场。时间还不到10点，纯一和南乡心中都很焦急。他们每人喝了一杯咖啡，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就给中森检察官打了一个电话。

答应见面的中森检察官给了一个让他们感到意外的回答。中森检察官说，今天下午他有事要去中凑郡，如果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打算搭他们的车。纯一和南乡对此当然不会有任何异议。

距跟中森检察官见面的时间大约还有两个小时，纯一和南乡要做的事情就是消磨时间。他们在开着冷气的快餐店里慢慢喝着咖啡。也许是因为二人心里想的都是宇津木夫妇被害事件吧，说话都很少。

12点15分，二人上了车。12点半，他们在约好的远离地方检察院的商店街接到了中森检察官。

“能坐车去，太方便了。”中森像以前一样露出快活的笑脸，坐在了汽车后座上。

“车费很贵哟，”南乡一边开动车子一边开玩笑说，“您得允许我们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有沉默权吗？”中森也开玩笑说，“在接受你们严厉的追问之前，我先坦白一件事，出入宇津木耕平宅邸的监护观察对象的名单我已经查到了。”

“哦？”南乡通过后视镜看了中森一眼。看来这位检察官在主动配合他们工作。

“除了树原亮以外，还有一个监护观察对象，那个人因杀人罪和伤害罪被判过无期徒刑。可是他不但有不在场证明，而且他的血型是A型。”

“A型？”纯一不由得回头看着中森问道，“是室户英彦吗？”

检察官的脸上浮现出惊讶的表情：“你们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这位也相当优秀呢。”南乡笑着回答完中森的问候，又看了看身旁的纯一，“你小子血型这一卦算得还挺准的。”

“这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你小子责任感很强，也是A型吧？”南乡问道。

“不，我是B型。”纯一很不情愿地说，“跟凶手一样。”

“你们在说什么呀？”中森听不懂他们的话。

“没什么，”南乡通过后视镜看了中森一眼，“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重要情报。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问问被害人夫妇遗产的情况。”

“遗产？”中森陷入了沉默，眼睛看着半空，很长时间没说话。大概他是在想怎么回答才好吧。

“他的儿子宇津木启介继承的遗产，数额相当大吗？”南乡追问道。



“总额将近一个亿。”

“一个亿？”南乡惊叫了一声，“是生命保险还是别的什么？”

“不，保险金的数额倒没有那么大，也就1000万。而且受益人是同时被杀害的夫人。”

“保险金呢？到哪里去了？”纯一问。

“儿子和儿媳那里嘛。”

“受益人不是夫人吗？”

中森发现纯一有疑问，就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是这样的。宇津木夫妇虽然是同时被杀害的，但在加入生命保险的时候，是按照丈夫先去世的情况加入的。如果确实是丈夫先去世的，保险金受益人的权利当然是夫人的。但是夫人同时被杀害了，应该由夫人领取的保险金就作为遗产由儿子继承。”

“原来如此。”

南乡又问：“那其他9000万遗产的来源呢？”

“都是被害人的存款。”

纯一心想：这个事件果然是巨额财产引起的。可是，为了1亿日元，宇津木启介难道会杀死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南乡却问了一个跟纯一的想法完全不同的问题：“宇津木耕平是从中学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才当的监护人吗？”

“是的，收入应该只有退休金。”从中森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也感到可疑。

“这么说，他是个地主？”

“不是。”

“那么，那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

检察官哼了一声：“事件发生后，树原亮很快就被抓起来了……至于那么大一笔钱是怎么来的，就没有调查。遗产问题马上就属于税务署的管辖范围了。”

“税务署没调查收入来源吗？”

“至于调查没调查，是不是有问题，我没有接到过报告。这种事情嘛，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也许因为他是当地的名人，就没有深究吧。”

“那么，中森先生，”南乡用求他帮忙的口气说道，“您不打算调查一下这件事吗？”

“调查收入来源的事我可帮不上忙。我只有今天能帮你们一下。”

“今天，现在吗？”

“是啊，”中森带着几分淘气的表情说道，“这段时间我给各种各样的人打了很多电话，终于发现了重要的证人。现在我就是要去见那位重要的证人，我想请你们两个陪我一起去。您看怎么样？”

“无论去哪里我们都甘愿奉陪。”南乡高兴地说道。

中森检察官指路，来到了离中凑郡很远的一所平房前面。这所平房位于中凑郡与安房郡的交界处，南边就是安房郡。就像是为了给国道让地方似的，房子建在了山脚下很小的一块平地上。

南乡把车停在通向那所平房的一条只有五米长的私有道路上，三人下了车。显得很旧的木门上挂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榎本”两个字，说明房子的主人姓榎本。三人穿过杂草丛生的庭院，站在了推拉门前面。

“家里有人吗？我是千叶县地方检察院的。”

检察官的话音刚落，从磨砂玻璃里边就走过来一位身穿棉布衬衫的老人。老人拉开门问道：“你就是中森先生吧？”

“是的。昨天打电话打搅您了。”中森说着递给老人一盒点心，然后把南乡和纯一介绍给他，“这两位是跟我一起搞调查的。”

“是吗？都进来吧！”

三人被让进门厅旁边一个八叠大小的房间。破破烂烂的榻榻米上摆着几个破破烂烂的坐垫。纯一坐在矮桌前，环视着房间四周落满了灰尘的堆积如山的书籍。与其说是书籍，倒不如说是古代文献。

中森向纯一和南乡介绍说：“榎本先生是搞乡土史研究的。”

“乡土史？”纯一还不理解检察官带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歪着头直纳闷。大概是这位乡土史研究专家能提供什么证词吧？纯一偷偷看了南乡一眼，这位退职管教官正把视线投向房间一角，那里摆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旧军装。

榎本老人用托盘端着三杯茶过来，把茶杯放在每个人面前。大概他注意到南乡的视线了，就说：“年轻的时候，我被卷入过战争。”

南乡什么也没说，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老人坐下以后，面向中森问道：“你说你们要搞调查，调查什么呀？”

中森意识到老人耳背，就大声说道：“我们想调查的是宇津木耕平宅邸附近那座山，昨天您在电话里跟我说过的话，再跟他们两位说一遍行吗？”

“噢，那座山啊。”

“对，昨天您在电话里对我说，那座山里有台阶，对吧？”

纯一吃了一惊，突然明白中森为什么带他们到这里来了，不由得看了中森一眼。南乡也由于听到了这个叫他意外的话题吃了一惊，并迅速地把视线移到老人脸上。

“对呀！”老人点点头，“有没有台阶，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他们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检察官很有耐心地把南乡和纯一在那一带搜索的情况讲给老人听。

“噢，是吗？”榎本老人好像很能理解，“找不到也不奇怪。因为增愿寺已经没了。”

“增愿寺？”南乡问道，“是个寺庙吗？”

“是啊。那个寺庙里保存着一尊非常漂亮的不动明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有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确，从外表上看，增愿寺说不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古刹，只不过是一个破庙，但是……”老人把南乡等三人挨个看了一遍，“不动明王，你们知道吗？十三佛之一的不动明王！”

“知道。”南乡点点头，迫不及待地问道，“您说增愿寺已经没了，这是怎么回事？”

“许多年前刮台风下大雨，造成山体滑坡，被埋起来了。”

“被埋起来了？”南乡说完，和纯一对视了一下，“也就是说，已经被埋在地底下了？”

“对。不过，在山体滑坡之前增愿寺就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中森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起来的地形图，打开以后在矮桌上铺平，然后向榎本老人请教：“增愿寺在哪一带？”

榎本老人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半天，指着距离宇津木耕平宅邸有五百米左右的山坡上的森林说：“就在这一带。”

纯一和南乡都盯着地图看起来。这一带肯定在两个月前搜索的范围内。

“是不是那个陡坡？”南乡回忆着说道。

“对。”纯一点点头。他记得那个陡坡就像那座山被削去了一块，形成一个光秃秃的陡坡。看上去什么都没有，就没有仔细查看。

南乡问榎本老人：“那个增愿寺里也有台阶，是吗？”

“有啊。石头台阶连着大雄宝殿，大雄宝殿里也有台阶。”

“山体滑坡是什么时候的事？”

“已经有二十年了吧？”

“二十年？”纯一对南乡说，“事件发生的时候，已经被埋在地底下了。”

“不不不，”榎本老人插嘴说，“并不是一次就把整个增愿寺埋在地底下的。后来每刮一次台风，就被埋起来一部分，最近几年才看不到它了。”

“那么，十年前它是什么样子呢？”南乡问道。

“至少还能看到一部分石头台阶和大雄宝殿的屋顶什么的。”

“老人的话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南乡对纯一说，“即便那时候增愿寺已经全部被埋起来了，凶手为了掩埋证据也会把地面挖开。”

“树原亮也许就在那时踏上了被埋入地下的石阶。”纯一接着说道。

“对！”

三人从榎本老人家里出来以后，南乡驾车送中森回馆山市。检察官下车后对南乡和纯一说：“我能帮你们做的就只有这些了。”说完转身走进了千叶县地方检察院馆山分院大楼。

纯一和南乡则直奔东京。他们要去弄一台金属探测仪来。

增愿寺的台阶被埋在地下。

消失的证据一定被埋在那里。

### -3-

第二天早上太阳刚刚升起，南乡和纯一就开始行动了。他们从已经被废弃了的宇津木耕平宅邸前驶过，在树林间的土路上又向前开了五百米左右停了下来。

下车后向山上看，可以看到在大山一侧的树木之间，有一块没长树木的很陡的陡坡。宽度大约有三十米，高度大约有五十米，就像是一堵巨大的土墙。那一定是山体滑坡吞没增愿寺以后留下的痕迹。

那个陡坡虽然说不上是悬崖，但他们认为从下往上爬也是爬不上去的。于是，纯一和南乡背上装着登山装备和金属探测仪器的背囊进入森林，

迂回到那个陡坡上方去了。

正在从东方升起的朝阳让他们感到心旷神怡。看了一会儿初升的太阳，南乡才说：“开始行动吧！”

接下来二人的行动显得有些笨手笨脚。他们不时地翻阅着特意带来的一本《登山技术入门》。要想到陡坡上去，必须学会“绳索垂降”技术。

纯一先在陡坡上方选择了一棵结实的大树，然后把登山绳绑在树上，再把登山绳穿过一个开闭形金属环，把金属环与固定在身体上的坐式安全吊带连接起来。下降的时候，人的前胸朝着山体，后背朝着山谷，利用金属环与登山绳之间的摩擦力，倒退着缓慢下降。

“好了，我要下去了。”一切都准备好以后，纯一对南乡说。

“你可要活着回来哟。”南乡又像平时那样开起了玩笑。

纯一的两手一前一后，一上一下，抓住登山绳，将支点放在腰部，背向山谷开始慢慢往后退着下降。

突然，脚下的泥土崩塌了。看来陡坡上的土壤非常松软。纯一趴在陡坡上，出溜出溜地向下滑了两米多才停下来。

“南乡先生，”纯一甩掉脸上的泥土，“其实用不着什么‘绳索垂降’技术，土是湿的，只要抓着登山绳就能下来。”

“哦？是吗？”南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也觉得抓着登山绳就能下去。”

“您能把金属探测仪拿下来吗？”

“好！你等着。”

南乡把用绳子绑好准备放下去的探测仪拿了起来。金属臂的前端安装着一台圆形的金属探测仪，重量为两公斤左右，价值20万日元，是最新型号的金属探测仪。一旦探知土里有金属，警报器就会鸣叫，在警报器鸣叫的同时，手中的小型显示器就会显示出金属大约被埋在多深的地方。

“看来我也能下去。”南乡就像忍者背着刀似的背上金属探测仪，用戴着

皮革手套的手抓住登山绳，然后像纯一那样趴在陡坡上滑下来。

“动作好看不好看没关系，”南乡用自嘲的口吻说道，“只要能发现证据就行。”

二人开始用金属探测仪探查整个陡坡。他们一边在陡坡上来回走，一边观察金属探测仪的反应。慢慢地他们习惯了在陡坡上行走，横穿陡坡也不感到困难了。他们行进的速度很慢，每走一步都要深深地踩进泥土中，以保持身体的平衡。

经过两个小时的探查，金属探测仪的报警器终于鸣叫起来。这时他们已经下降了十五米左右，正好位于陡坡中央部位。显示器上显示的深度是一米。

没想到埋得这么浅。纯一心情很激动，期待地看着南乡的脸。

“开挖吧！”南乡说道。

“我去拿铁锹来。”

纯一抓着登山绳爬到陡坡的上方，拿了两把铁锹回到南乡的身旁。二人非常小心地保持着身体的平衡，用力地挖起来。

泥土很松软，挖掘进度很快。他们大汗淋漓地挖了十分钟左右，纯一的铁锹碰到了土中的硬物，随着沉闷的金属声，铁锹被弹了回来。

“南乡先生！”纯一叫起来。他扔掉铁锹，开始小心地用手扒拉土。南乡也在一侧帮忙，终于刨出来一个像风铃一样的金属制品。

“这是什么呀？”纯一问道。

“好像是寺庙屋檐前端的装饰物。”

纯一也意识到那东西是屋檐前端的装饰物了，看了看脚下又问：“那么，这里呢？”

“应该是增愿寺的屋顶。”

纯一试着用铁锹挖开周围的土，结果露出了好几层排列在一起的房瓦。

“没错。这里是屋脊，我们站在增愿寺的屋顶上了。”南乡非常兴奋。

“接下来怎么办？”

“十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呢？”南乡就像是透过泥土看到了地下的佛殿，“如果大雄宝殿还有一部分露在外面，凶手就有可能进去过。”

南乡拿起铁锹，在他认为是大殿侧面的地方挖起来。纯一也和他一起挖。终于看到了已经开始腐朽的木板墙壁和塞满了泥土的窗框。

南乡一边用铁锹用力捅窗框，一边把土挖出来。突然一下子捅空，眼前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大洞。

“可以钻进庙里去。”南乡肯定地说。

纯一想象着地下的大雄宝殿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寺庙侧面的墙壁没有倾斜，说明山体滑坡并没有撼动寺庙的地基，寺庙没倒。从上面雪崩似的落下来的泥土把寺庙围了起来，寺庙周围的泥土越来越高，到最后把屋顶也埋起来了。但是，寺庙在泥土下面一定还保持着原来的形状。如果寺庙被压塌了，山体陡坡上应该有凹进去的部分。

“我认为我们不会被活埋在里面。”纯一说，“进去看看吧！”

三十分钟后，他们从汽车里拿来了手电筒，从陡坡上挖开的洞口走进黑暗中。里面完全就是一个洞窟。灌进来的泥土形成很陡的斜坡，他们按照下山要领，弯着腰一步一步慢慢走进了大殿。

纯一确认上方没有任何遮挡物以后，才站直了身子。大殿里一片漆黑，充满了刺鼻的霉味和泥土的气味。地板比想象的要坚实得多，纯一放心了，开始观察前方。

借手电筒的光亮，可以看到铺着木地板的地面和墙壁。走在后面的南乡为了确认这个大殿有多大，用手电筒照来照去。突然，他啊地叫了一声。只见在五米开外的地方，有一段向上延伸的台阶。

“台阶！”纯一不由得叫出了声。这个增愿寺的结构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寺庙有两层，二层是阁楼，面积比一层小得多。纯一和南乡最初发现的是一层的厢房，所以他们进的是大殿的一层。



“别急!”南乡制止了就要向楼梯走过去的纯一,“当心脚底下。”

纯一点点头,和南乡一起一步一停地慢慢向台阶靠近。每往前走一步,腐蚀严重的地板都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叫声,就像鬼神们在那里怪叫。手电筒光束照射下的带扶手的木制台阶,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就要登上去的纯一和南乡。

纯一终于来到台阶下面,他停下脚步,抬头向上面看去。一级一级的台阶向上延伸,渐渐融入上方的黑暗中。

“树原亮看到过的台阶就是这个吗?”

“也许是这里的台阶,也许是大殿外面的石头台阶。”南乡依然非常冷静。

二人开始小心翼翼地顺着台阶一级一级往上走。木制台阶虽然有所腐蚀,但还没到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窟窿的地步。他们登上最后一级台阶时,看到大殿二层中央供奉着一座佛像。那是一座比纯一还要高大得多的不动明王的雕像。在手电筒光束的照射下,不动明王目光炯炯。那背负猛火、现愤怒相的样子,简直就是一位活着的神仙,对纯一和南乡怒目而视。

纯一心想,这位不动尊菩萨,在向谁发火呢?被埋在地下二十年,在没有人参拜的黑暗中,一直对什么事情怒火中烧呢?

站在纯一身旁的南乡把手电筒夹在腋下,面向不动明王双手合十。纯一多少感到有点意外,但他马上模仿南乡,也双手合十祈祷起来。二人低头参拜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

“我刚才在祈祷能够发现证据。”南乡开玩笑似的说道。

不过纯一觉得南乡心里一定是在祈祷别的事情。

随后他们又花了很长时间详细查看了增愿寺大殿的情况。看样子大殿在增愿寺被埋入土中之前整理过,佛堂里只有空木箱和木鱼等简单的佛具。

南乡和纯一考虑到作案凶器等证据可能被埋起来了,于是用金属探测仪把一层的地板下面和堆满了泥土的侧面墙壁的窗户等处都用金属探测仪

探测了一遍，但是什么反应也没有。

“难道不在这里吗？”疲惫不堪的南乡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大概是因为吸进了大量的霉菌吧，两个人都开始流鼻涕。

纯一掩饰不住沮丧的心情，问道：“树原亮指的是不是外面的石头台阶啊？”

“不管怎么说，先出去吧！”

他们两人爬出增愿寺来到外面山上的陡坡，背靠在陡坡上休息。因为从一大早就开始干，现在刚中午12点。

南乡说：“休息一会儿，吃午饭吧！”

纯一点点头，呆呆地眺望着远处隐约可见的中湊郡街道和宽广的太平洋海面。

这时南乡的手机响了。南乡从扔在陡坡上的背包里拿出手机，看了看手机屏幕，对纯一说了声“是杉浦律师打来的”才接电话。

“什么？增愿寺？委托人？不，我们已经在增愿寺了。”

听了南乡这几句话，纯一意识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

与杉浦律师通完话，南乡说道：“委托人好像告诉杉浦律师我们在这里了。”

纯一吃了一惊：“这里？委托人知道我们在增愿寺了吗？”

“是的。”

“这么说，委托人也在亲自调查？”

“执行死刑的日子临近了，委托人大概着急了吧。”南乡笑了。

纯一对南乡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南乡先生，您知道委托人是谁吗？”

“据我估计是本地人，是一个惦记着树原亮的事，又出得起高额报酬的有钱人。”

纯一立刻就想到了作为树原亮的情状证人之一的阳光饭店董事长：“我也见过他吗？”

“见过。”

纯一很担心，因为这个委托人曾经提出把他排除在调查工作之外。

“我们还在一起调查，是不是不太好？”

“不用介意，只要工作顺利就好。”

纯一点点头，然后又和南乡一起分析起树原亮事件来：“南乡先生，您是怎么看遗产问题的？宇津木启介会为了钱杀死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我认为不会。分析一下我们已经掌握的线索，只有一条合乎情理。”

“哪条线索？”

“宇津木耕平的监护对象室户英彦说过的。”

纯一眼前浮现出那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的假释犯的脸：“不正是他提出了遗产问题吗？”

“对。可以看出，室户英彦对他以前的监护人宇津木耕平的收入来源持怀疑态度。”

“也就是说，他把遗产问题提出来，并不是怀疑继承人有什么问题，而是怀疑巨额遗产的来源？”

“是的。室户英彦还谈到了他自己假释差点被取消的问题。室户英彦确实在努力悔过自新，你应该也感觉到了吧？”

“感觉到了。”

“但是，监护人宇津木耕平说室户英彦没有从事正当职业，要把他送回监狱。恐怕那时候室户英彦就知道宇津木耕平的收入来源有问题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敲诈。”

纯一大吃一惊：“敲诈？”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合乎情理的线索。室户英彦很可能被宇津木耕平以取消假释相要挟敲诈过。”

“可是，能被选为监护人的人会干这种事吗？”纯一的监护人久保老人总是和蔼可亲地关怀纯一，对此纯一很难相信。

“我理解你感到吃惊的心情。很少有监护人干这种不道德的事。但正因为如此，事件的真相才成了盲点。”

“也就是说，这个事件的真相是有前科的人被监护人敲诈，反过来杀死了监护人？”

“是的，”南乡的表情变得阴郁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可怕了。被怀疑的对象会有很多。宇津木耕平做了将近十年的监护人，在担任监护人期间，他负责的监护对象应该有很多，这些有前科的人可能有不少都被他敲诈过。”

纯一通过参加这次调查工作，得知监护观察所保守秘密是非常彻底的。特别是在日本，有前科的人一旦被周围的人知道了，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无法衡量的。这对于要真心悔过自新的人来说，伤害是致命的。

“如果宇津木耕平确实那样做了的话，”南乡继续说道，“敲诈的对象可能就不仅仅限于被监护对象，也包括那些已被解除了监护观察的有前科的人。这些人老老实实，认真地生活，作为社会一员的地位也在提高。他们的地位越坚实，宇津木耕平敲诈的破坏力就越大，积怨也就越深。”

纯一不由得想到了自己，浑身战栗起来。如果自己杀死佐村恭介的事被邻居知道了，会是怎样的结果呢？恐怕父母在现在那个家里也住不下去了，三上家只好再搬一次家。离开位于大塚的那个简陋的家，陷入更悲惨的境地。

“也许罪犯是我们还没有想到过的人，也就是宇津木耕平在当监护人期

间负责监护的人。”南乡说到这里，看着纯一问道，“对于我这个推理，你怎么看？”

“我认为是正确的。观察记录从犯罪现场不翼而飞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存折消失的理由也就能解释通了。”

“存折？”南乡叫了起来。

“对。存折里应该有汇款人的名字。”

“对呀！”南乡说着站了起来，“被敲诈者的名字在存折上应该有记录！”

“是的，凶手的名字就在存折上，所以他把存折拿走了。”

“能不能到银行去查一下？”

“我们恐怕办不到吧？”

“中森先生应该能……”南乡说到这里停住了，紧接着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判决确定以后的事件，谁也不会帮我们查的。”

纯一忽然意识到事情不好办了：“如果不能去银行查，要想通过这条线索找到真正的凶手就是不可能的。而且存折也用不着特意埋起来，烧掉就可以了。”

南乡沉思了一会儿：“把存折保存起来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如果我是罪犯，我就把存折保存起来，万一我被抓住呢。”

“此话怎讲？”

“宇津木夫妇被害事件，从法律上讲是很微妙的，可以判死刑，也可以判无期。从凶手的角度来看呢，他是由于被敲诈才动了杀人的念头。把存折作为被敲诈的证据，说不定法官会酌情轻判。”

纯一点头表示同意南乡的分析：“咱们继续挖吧！作为凶器的斧头，还有作为证据的存折、印鉴，应该就埋在这下面的某个地方。”

“好！”南乡疲惫的身体就像被抽了一鞭子，腾的一下站了起来。

他们爬回陡坡上方，一边吃盒饭一边推测石头台阶的位置。现在已经知道大殿在哪里了，那么通向大殿的石头台阶就应该在陡坡右边。

他们在埋着增愿寺的泥土上标出了石头台阶所在的大致范围，插上作为标志的树枝，然后拿着金属探测仪，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重点探查。从陡坡的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走到右边。一米一米地向下方移动，这是一项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

太阳消失在大山后面，周围开始被黑暗笼罩，他们丝毫没有懈怠，继续仔细探查。90%的陡坡已经探查完了，但他们根本没想过就这样无功而返。

就在纯一觉得如果继续探查需要灯光，想从背包里把手电筒拿出来是时候，金属探测仪的警报响了。纯一立刻凑到手持探测仪的南乡身旁一看，显示器上显示的深度是一点五米。这个位置距离下面可以行驶汽车的盘山路只有五米。

“我觉得这次一定错不了。”夜色朦胧中的南乡说道，“如果是这个位置呢，凶手也能从下面爬上来。”

纯一把两支手电筒都打开，放在地面上。在手电筒光的照射下挥动铁锹猛挖。

南乡挖了一阵以后说道：“咱们先挖四周吧，碰坏了证据可就糟了。”

纯一点头表示同意，马上向下移动了几步，然后继续猛挖。

这里比陡坡中部的泥土坚硬得多，经过三十分钟左右的苦战，终于挖出一个跟一个人的身体大小差不多的洞穴。

“南乡先生!”纯一感觉到铁锹碰到了坚硬的东西，不禁兴奋地叫了起来，“南乡先生!石头台阶!”

“好!再接再厉!”南乡也兴奋地叫道。

二人用手扒拉开泥土，露出宽约五十厘米的石头台阶。

纯一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十年前，凶手一定是把证据埋在了这里。”

“对!恐怕是凶手逼着树原亮埋的。凶手用斧头逼着树原亮挖洞，树原亮在挖洞时看到了这个台阶。”

紧接着，纯一在洞穴一侧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南乡先生!找到了!”

“你戴手套了吗?”

“戴着呢!”

南乡清理掉塑料袋周围的泥土，小心翼翼地把它拿了出来。那个塑料袋被卷成细长的形状，长约五十厘米，拿在手上沉甸甸的。

“打开看看!”南乡说着，解开在袋口缠了好几道的塑料绳，打开了那个黑色塑料袋。纯一赶紧用手电筒往塑料袋里照。

里面是一把小手斧。

“我们胜利了!”纯一大喜过望，欢呼起来。

“这次我们真的可以三呼万岁了!”南乡也欢呼了一声，然后仔细看了看黑色塑料袋里边的东西，“喂，纯一!还有印鉴呢!”

“存折呢?记录着凶手名字的存折呢?”

南乡把袋子放在地面上，再次仔细查看：“没有存折，只有小手斧和印鉴。”

纯一感到有些不安。凶手并没有像南乡想象的那样把存折保存起来。莫非埋在了别的地方?想到这里，纯一问道：“还继续挖吗?”

“不挖了，金属探测仪对存折不会有反应的。”南乡说着又看了看塑料袋里边的东西，“印鉴上刻着‘宇津木’三个字，肯定是十年前那个事件的证据。”

“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

“最后的希望就是指纹了。小手斧和印鉴上如果有指纹的话……”南乡从

背包里拿出手机，“这些证据足以促使中森检察官行动起来了。”

一个小时以后，中森乘坐公用车来到了现场。他还带来了一位男士，是一位检察事务官。大概是为了保证回收证据工作的客观性吧。

“你们立了大功啊!”中森看着浑身是泥的纯一和南乡高兴地说道。

“多亏了您提供的增愿寺的信息。”南乡也很高兴。

中森戴上白色的棉织手套，翻开那个黑色塑料袋，确认了一下里面的证据：“你们没有直接用手摸吧？”

“当然没有。”

中森迅速向部下发指示。那个检察事务官把装着小手斧和印鉴的黑色塑料袋装进一个特大的专门用来装证据的透明塑料袋里，然后拿出带闪光灯的照相机，把现场及附近全都拍照下来。

检察事务官的工作完成以后，中森对那个事务官说：“辛苦你一趟，立刻把证据送到千叶县警察署去。”

“明白了。”检察事务官答应了一声，将证据放进了公用车里。

“证据上有没有指纹什么时候才能知道？”纯一问道。

“今天夜里。”

南乡问道：“如果证据上有指纹，什么时候能得出结论？”

“最迟明天晚上就能得出结论。”

纯一和南乡这才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也许是一种能做的都做了，并且取得了成果的充实感带来的吧，积攒了一整天的疲劳一下子释放了出来。

“如果能证明树原亮是被冤枉的，”中森为了不让身后的部下听见，压低声音说道，“我们好好喝一顿，我请客。”

“那我可要喝个够!”南乡开心地笑了。



检察事务官亲自把南乡他们挖出来的证据送到了千叶县警察署科学搜查研究所。

指纹检测员立刻就把黑色塑料袋、小手斧和印鉴顺次放在了指纹检测设备上。抹上特殊染料，用氩激光一照，就会浮现出肉眼看不见的黄色的潜在指纹。检测结果，在黑色塑料袋的袋口部和印鉴上发现了几处成年人的指纹。

指纹检测员把这些指纹变换成数字数据输入计算机，再从指纹模样中抽出画像处理后的特征，最后输入被称为AFIS的自动指纹识别系统，大型计算机就开始以每秒识别770个指纹的惊人速度与警方保管的庞大指纹数据库进行对照识别。

与此同时，对小手斧和印鉴也做了其他方面的检测。

检测结果只确认了小手斧刃部有缺口，很有可能是作案工具，但是，不要说指纹，就连血液反应都没有。大概是凶手在行凶后非常仔细地洗净了凶器。

不过，印鉴是强有力的犯罪证据。“宇津木”三个字与十年前在银行拷贝的印鉴副本完全一致，就连肉眼根本分辨不出的边沿的细微凹凸都一致。科学搜查研究所负责鉴定的警察断定，这枚印鉴肯定是从犯罪现场拿出来的。

十四个小时以后，AFIS自动指纹识别系统终于成功地识别了指纹。这个指纹与警方的指纹数据库中保存的一个人的指纹完全吻合。

计算机筛出的十年前杀害宇津木夫妇的真正的凶手，是两年前因伤害致死罪被逮捕的那个叫三上纯一的青年。

## 第六章 处以被告人死刑

-1-

千叶县警察署的紧急通知通过内部互联网送达千叶县地方检察院馆山分院时，中森检察官正在审讯室里做一个盗窃犯的检方当面笔录。

“中森先生!”来叫他的检察事务官一脸困惑，“十万火急!请来一下。”

中森把审讯工作交代给部下，走到检察事务官的办公桌前面。

“这是指纹检测的结果。”事务官说完，让中森检察官看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一个有前科的人的数据。

“啊？”

在看到电脑屏幕上的照片的一瞬间，中森检察官大惊失色，叫出声来。

“这个三上纯一，是不是昨晚在现场的那个年轻人？”

“是他！”中森一边说一边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合理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挖掘的过程中，纯一的手摸到了证据。但是，中森当场确认过纯一是戴了手套的，而且跟纯一在一起的南乡也绝不会让他的搭档犯这种低级错误。

难道十年前杀害宇津木夫妇的真凶是三上纯一？

想到这里，中森突然抬起头来。现在不是考虑纯一的事情的时候。只要指纹检测出来了，就必须采取紧急对策。

中森的脑海里浮现出打开了重审之门的划时代判决“白鸟决定 [\[1\]](#)”。“存在疑点时其利益归被告人”这一铁则，也适用于再审制度。

中森立刻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

千叶县地方检察院馆山分院给东京高等检察院打了一个电话。这个暗示死刑犯树原亮一案是冤案的报告立刻被送到了检察长那里，这位法务行政上的二号人物接到报告以后，用紧急电话的形式通知了法务省的事务次官。

“死刑犯树原亮的死刑立即停止执行。”

接到通知的事务次官惊愕万分。他看准内阁重组的时机，已经把《死刑执行命令书》送到了法务大臣的办公桌上。

事务次官一边快步向法务大臣办公室走去，一边在想也许能够避免最糟糕的事态发生。呈上命令书的时间是大前天，也是树原亮的第四次重审

请求被完全驳回的那一天。法务大臣一般不到人事变动之前的最后一刻是不会签署命令的，因此可以说还有几天的缓冲时间。

法务大臣办公室的门上挂着一个“不在”的牌子。事务次官走进大臣秘书办公室，打算向秘书科科长询问一下情况。就在那时，他看见秘书科科长的办公桌上放着树原亮的《死刑执行命令书》，不禁愕然。

在“关于对死刑犯树原亮执行死刑一事，请按照法官的宣判执行”这一行文字的后面，法务大臣按照惯例用红铅笔签了字。

“大臣终于签字了。”秘书科科长说。

事务次官呆呆地在那里站了很久，终于问道：“这份命令书有人看到过吗？”

“什么？”

“有多少人看到过这份命令书？”

“多少人？”秘书科科长听了事务次官的话感到困惑，“相关人员都看到了，而且已经通知东京拘留所了。”

事务次官呆在原地，再也说不出话来。

只要遵守法律，对树原亮执行死刑，就是谁也制止不了的了。

南乡在胜浦市的公寓里一觉醒来，已经快中午了。昨天晚上他和纯一回到公寓里，向杉浦律师做了汇报，然后喝酒喝到黎明。

从被窝里爬出来，南乡立刻就感到全身肌肉疼痛，但这种疼痛是跟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的那种充实感融合在一起的，是一种让人感到心情愉快的疼痛。他去厨房洗脸时看到了纯一留下的字条。

“我有点事出去一下。如果指纹检测有了结果，请给我打电话。”

南乡的脸上浮现出会心的微笑。他决定今天休息一整天。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俩没有休息过一天，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对纯一来说，这还是他出狱后第一个休息日。

洗完脸，南乡正打算到外面去吃饭，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知道是中森检察官打来的，心想可能是指纹检测结果出来了，便马上接了电话。

“喂，我是南乡。”

“我是中森。”

“指纹检测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不，还没……先不说这个……”不知为什么检察官今天说话很不利索，“三上在你那儿吗？”

“三上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恐怕会很晚，”南乡笑了笑，突然严肃起来，“怎么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住址？”

“住址？您指的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公寓吗？”南乡皱着眉头问，“出什么事了吗？”

“现在，胜浦市警察署的人正在找你们。”

“刑警找我们？”

“是的，”中森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指纹检测的结果出来了。从印鉴和塑料袋上检测到三上纯一的指纹。”

南乡一时没能理解检察官这话的意思。正在他发呆之时，从手机里又传来了中森的声音。

“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你现在的住址，请给我打电话。还有，遇到胜浦市警察署的搜查员，请服从他们的指令。”

说完这些，中森挂断了电话。

三上纯一的指纹？

南乡陷入了沉思。他在拼命回忆昨天的事。在陡坡上探测时，纯一始终戴着手套；在挖出那个装着证据的黑色塑料袋时，南乡曾亲自嘱咐他千万不要直接用手碰。南乡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证据。

南乡自然也想到了发生在十年前的事件。宇津木夫妇被杀害的那天夜里，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的纯一和他的女朋友就住在中凑郡。纯一的左臂负了伤，并且身上还有来历不明的钱。另外，和他一起被警察辅导的女朋友似乎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陷于茫然自失的状态.....

想到这里，南乡不由得战栗起来。

应该登上13级台阶的不是树原亮，而是三上纯一！

当提出要找出这个事件的真正的凶手的时候，纯一曾表现出很强的抵触情绪，说什么不愿意把另一个人送上绞刑架。因为他清楚自己就是真正的凶手吗？

但是，南乡反过来又一想，如果纯一是真正的凶手，为什么还要积极地挖出证明自己是罪犯的证据呢？

南乡想给纯一打电话，但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南乡需要时间，需要沉静下来慢慢思考的时间。

南乡又忽然想起了中森检察官的话，一种无法忍受的焦躁感袭上心头。就在此刻，胜浦市警察署的刑警们正在到处搜捕他们。

南乡一边迅速地换衣服一边考虑什么地方最安全。他知道刑警们找到这个公寓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旅游旺季，到处都是观光客的大街上，也许是最安全的地方。

南乡拿起记事本和手机跑出了公寓。

走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南乡已经满身大汗了。这时他看到一家咖啡馆，心想，先进去凉快一下再说。他点了一杯冷饮，一摸口袋，幸运的是还有半包烟。他一边吸烟一边思考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南乡掏出手机，给查号台打了个电话：“请查一下位于东京旗之台附近的里里杂货店的电话号码。”

把杂货店的电话号码记在记事本上以后，南乡开始使劲回忆十年前纯一离家出走事件唯一的证人的名字。

木下友里!没错，派出所的警察确实叫她“木下友里小姐”。

这时，南乡看到咖啡店窗外开过去一辆警车。警灯亮着，但没鸣警笛。这是搜捕嫌疑犯时的通常做法。

南乡慌忙拨通了杂货店的号码。

接通音响了四下以后，杂货店那边一位中年女性接了电话。

“这里是里里杂货店。”

“是木下友里的家吗？”

“是的。”

“我姓南乡，请问木下友里在家吗？”

“不在。”简短的回答里似乎潜藏着戒心。

“您是友里的母亲吗？”

“不，我是暂时在店里帮忙的亲戚。”

“友里小姐带没带手机？”

对方好像生气了：“喂，你是哪里的南乡？”

“我是在杉浦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南乡。”

中年女性改变了口气：“律师事务所？”

“是的，我现在正在调查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亟须与友里小姐取得联系。”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友里现在在医院里。”

“医院？她病了？”

“不是病了。”

南乡皱起眉头：“出事故了？”

“这个嘛……”友里的亲戚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我不知道我们这边发生的事情跟您调查的事件有没有关系……友里她自杀未遂……”

“什么？”南乡慌忙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压低声音问道，“自杀未遂？”

“以前也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但是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

“她现在怎么样了？”

“听说好些了。”

“是吗？”南乡低下头，小声说道，“在您百忙之中打扰您，很对不起。以后再联系您。”

“好的，请多关照。”不明就里的中年女性困惑不解地说道。

挂断电话以后，南乡的脑子混乱到了极点。友里自杀未遂是不是跟十年前的事件有关？她和纯一被警察辅导的那天，在中凑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事已至此，只能先找纯一。南乡下决心给纯一打电话，刚拿起手机，手机就响了。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南乡惊得呆住了。电话是东京拘留所的冈崎打来的。

“喂，我是南乡。”

电话一接通，南乡就听到了分明是用手捂住话筒发出的沉闷的声音。

“我是冈崎，今天早上法务省送来了所长亲启的公文，是执行死刑的通知。”

“谁要被执行死刑？”

“树原亮。”

南乡一听到这个名字，大脑里的血液好像一下子全流光了，他感到头晕目眩。发现新证据，晚了也就是几个小时。

“今天傍晚《死刑执行命令书》就能送到。执行定在四天以后。”

“我知道了，谢谢。”

冈崎又说了句“已经无法停止执行了”，就挂断了电话。

预料中最坏的情况终于发生了。南乡决定先不给纯一打电话，他要做最后一搏。如果进行得顺利，将成为阻止树原亮被执行死刑的最后一个办法。

他给杉浦律师事务所打电话，告诉杉浦律师树原亮四天后将被执行死刑。杉浦律师狼狈地大叫起来：“完了完了！事情到了这一步，树原亮没救了！”

“别慌！”南乡拼命地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还有办法。”

“你说还有什么办法？”

“刑事诉讼法的第502条。”

“什么？”手机里传来的杉浦律师的话音刚落，紧接着就是慌乱地查阅六法全书的声音。

“异议申诉。”南乡背诵了条文的一部分，“当被告方认为检察官的处分意见不恰当的时候，可以向宣判该处分的法院提出异议申诉。”

律师反问道：“这一条啊？”

“您听我说，执行死刑就是检察官的处分意见，我们就对此提出异议。”

杉浦律师沉默了。大概他的大脑也在飞快地运转吧。



南乡继续说道：“通常执行死刑，都是当天下达命令当天立即执行，死刑犯没有提出异议的时间。但是这次不同，据我所知，是四天后执行。”

“可是，”律师支支吾吾地问道，“提出异议的主要内容和理由是什么呢？”

“违反法律。按照法律规定，自死刑判决确定之日起，法务大臣必须在六个月内签署执行的命令。树原亮已经超过了这一期限。现在才执行死刑是违法行为！”

“可是对这条法律可以解释为带有训示的意思。”

“如此明确的法律还要什么狗屁解释！”

“不，我觉得还是不成。如果您说的这个理由能通过的话，那么以前执行的死刑就几乎都是违法行为了。”

“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一点嘛！”南乡对杉浦律师不能领会自己的意思很着急，“如果允许超过了六个月的期限还可以执行死刑的话，那么在法务大臣签署命令五日内执行的做法也不能成立！”

“当局会不会那样想，我们可不知道。”

“我们不管他怎么想，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我没有说提出异议就可以免除树原亮的死刑，在提出异议到被驳回之间的时间里，可以提出第五次重审请求。”

“明白了，我试试看吧。”杉浦律师恭恭敬敬地服从了南乡的命令，好像他已经闹不清谁是雇主谁是雇员了。

南乡挂断电话，想继续拨打纯一的手机号码，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

“您就是南乡先生吧？”

南乡抬头一看，只见两个身穿短袖T恤衫的男人站在了他的面前。两个人的耳朵里都插着无线电通信耳机。

“是的。”南乡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身体一动没动，只是用手指关掉了

手机的电源。

“我们是胜浦市警察署的。您要是能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将非常感谢。”

五个大男人把胜浦市警察署刑事科的审讯室挤得满满的。

南乡的对面是刑事科科长船越，他亲自审问。船越身边还有另外两名刑警，中森检察官坐在门口的钢管椅子上。

船越科长只想知道一点，就是三上纯一现在躲到哪里去了。在被追问的过程中，南乡发现警方对他很不友好。南乡他们发现了有关宇津木夫妇被害事件的新证据，抢了警察的先，这就足以让他们感到不快了。

“三上纯一在哪里？”船越执拗地继续追问，“你知情不报！”

“不是的，我真的不知道。”南乡很想看看中森是什么表情，可是因为中森坐在南乡的身后，想看也看不到。

“那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的住址呢？”

“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我想保护我的个人隐私。”

船越用鼻子哼了一声又问：“三上有手机吗？”

“我不知道。”

“那么，请南乡先生把手机交给我们。”船越演戏似的把手伸到南乡面前。

南乡生气地说：“我不愿意！”

“你说什么？”

“你们把我带到警察署里来，是为了让我协助你们调查对吧？你们没有权力强行检查我的东西。”

“为了你自己，你最好老实一点！”

“这句话正是我要对你说的。我是受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展开工作的，你

要是还有什么话，咱们到法庭上接着说!”

船越极不愉快，视线转向南乡身后的中森，看样子是希望检察官协助他。

南乡倒是很想听听中森要说什么，但还是紧接着说道：“我要离开这里。这是我自己的意愿，如果你们认为可以阻止我的话，就请试试看!”

说完南乡马上站了起来。就在这时，中森终于说话了。

“请等一下，”检察官走到南乡的身边，对船越他们说，“我想和南乡先生单独谈谈，你们先出去吧。”

警官们的脸上露骨地表现出不快，但是他们不得不服从检察官的命令。船越科长和另外两名刑警悻悻地走出了审讯室。

中森坐到南乡的面前，把还是一张白纸的审讯记录挪到一边。“从现在开始的话，是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可以吗？”

“我也想把你当作朋友聊聊天。”南乡笑了笑说道。但是，在相信中森这句话之前，他还是要试探一下这位检察官。只见他拿出手机，打开电源，拨了纯一的手机号码，但等来的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候再拨”的语音。

纯一这小子跑到哪里去了？南乡一边觉得奇怪，一边给纯一留下一段留言：

“三上吗？我是南乡。这边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在我们挖出来的新证据上，检出了你的指纹。听好了，绝对不要回公寓，要找一个没有人注意你的地方消磨时间。明白了吧？”

中森始终没有要制止南乡的意思。南乡放心了，挂断电话，把手机装进口袋里。

“到底是怎么回事？”检察官问道，“不管怎么想都觉得不合乎逻辑。三上那么拼命地工作，就是为了把自己有罪的证据挖出来吗？”

“我也想不明白。”

“但是，既然从证据中检出了他的指纹，说明他一定碰过。十年前，是三上杀死了宇津木夫妇吗？”

中森好像并不知道纯一离家出走去过中凑郡的事。而且纯一本人也曾含糊其词地说记不清当时的事了。南乡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把这些事告诉中森。

“中森先生，您是怎么想的？”

检察官双臂抱在胸前思考了一会儿，终于问道：“你们这次调查树原亮冤案的工作，约好成功后的报酬了吗？”

南乡点点头。在他的内心深处虽然点亮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但还是想先听听中森的看法，就回答说：“如果能证明树原亮是无罪的，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

“那么，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三上是不是因为两年前的伤害致死事件，家里的经济状况陷入了困境。”

南乡猛地抬起了头。他想起纯一非常担心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为此闷闷不乐的样子：“您的意思是说，三上为了获得成功的报酬，故意给自己加上一个杀人的罪名？”

“是的。”

南乡拼命地在自己的记忆里搜索着最近经历过的事情。在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纯一单独行动过几天。难道说这几天里他在某个地方发现了证据，然后故意在证据上留下自己的指纹，埋在了增愿寺的废墟里了吗？“可是，他这样干，是会被判处死刑的。”

“正因为如此，他才要亲自发现证据。可以说是一种变相自首。”

南乡吃惊地看着检察官的脸。

中森继续说道：“因为是十年前发生的事件，不一定被判处死刑。如果本人直接向警方自首，就可以免于死刑。三上也许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他要用自己的生命赌一把。”

“为了把父母从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

“对。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只能这样认为。如果他本人到警察那里去自首的话，就不能亲自证明树原亮事件是冤案，就得不到巨额报酬。所以他无论如何都要亲手把证据挖出来。”

南乡嘟囔了一句“真没想到”，但除此之外也找不到别的答案了。既然证据上有纯一的指纹，只能说明纯一主动触摸了证据。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中森的脸阴沉沉的，“这是内部秘密，树原亮的死刑执行命令已经下达了。”

“这个我知道，”南乡实话实说，“是从在东京拘留所工作的老部下那里听说的。”

“这样的话，四天后树原亮就要被执行死刑了。但是三上的指纹问题也已经报告给当局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不知道。”

“处死树原亮以后，当局即便知道了树原亮事件是冤案，也绝对不会承认弄错了，否则就会变成动摇死刑制度的大问题。但是，当局也不能无视三上的指纹问题，能够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为了取得刑罚的均衡，会把三上作为共犯，日后再处决。”

南乡听到这里，大脑里的血又流光了。他已经数不清今天有过几次大脑失血了：“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吗？”

中森点点头说：“法律这个东西，常常有被权力一方恣意滥用的危险。如果只考虑证据，法院只能认为他是共犯，也只能宣判处以被告人死刑。”

“我想救三上，”南乡什么也没想，话就从嘴里跑了出来，“那孩子是个好人。以前他确实杀过人，但是他认真地悔过自新了，是个很优秀的年轻人。”

“我知道的，知道。”中森说话的语气中饱含着同情。

“他的脖子上将被套上绞索，他就要被放在绞刑架下面的踏板上了！”南乡情绪激动，处死470号和160号的感觉又在他的双手上复苏了，全身大汗淋漓。南乡想起了以前纯一问过他一个问题：

如果杀了人没有悔改之意的话，就只有被判处死刑吗？

“把三上救出来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中森说，“实际上，在死刑执行命令下达的同时又发现了新证据，是前所未闻的。现在法务省可能也在想尽办法考虑对策。”

南乡焦虑地问道：“然后呢？”

“只要树原亮没有被执行死刑，就没有必要考虑刑罚的均衡了，三上也许就可以避免被处以死刑了。”

南乡在一瞬间觉得好像有了希望，但马上意识到结局还是一个悲剧：“就算是这样，三上也得被判无期徒刑？”

“这样的判决大概是最妥当的了。”

“不行！绝对不行！”南乡不禁大叫起来。现在，已经不存在纯一是杀害宇津木夫妇的凶手的可能性了。纯一是为了得到成功的报酬自愿替树原亮顶罪的。“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能救三上了吗？”

“可是……”

中森刚要说话，南乡突然伸手制止了他。南乡压低声音对检察官说：“如果杀死宇津木夫妇的不是纯一也不是树原亮的话，一定还有一个真正的凶手。”

中森愣住了，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南乡。

“只要把那个真正的凶手找出来，他们两个人就都能得救了。”

“可是，您有把握吗？”

南乡陷入了沉思。他在心里整理着自己这一方目前的状况。

现在，拜托杉浦律师提出的异议申请已经成为唯一的保险绳了。如果能顺利地把异议申请递上去，就能赢得第五次重审请求的时间，再利用这段时间找到目前还未发现的存折，找到真正的凶手的话……

“不管有没有把握都得干下去。我别无选择!”南乡坚定地说。

中森建议道:“在去找真正的凶手之前,一定要首先把三上保护起来。这是最优先的事项。一旦三上被捕,做了假口供,一切都完了。”

南乡点点头,问了一下眼下的对策:“我走出这个审讯室以后,应该怎么办?”

“恐怕刑警们会跟踪您,您要想办法甩开他们,然后跟三上会合,藏起来。”

“明白了。”

“请您注意干线道路和火车站。刑警们在这些地方埋伏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这个手机呢?”南乡掏出手机问道。在第一次去胜浦市警察署时,他把印着这个手机号码的名片给了船越科长。“有被追踪的危险吗?”

“有。即便您不通话,只要开着电源,就有被定位的危险。”

“我要是用这个手机打电话,会被监听吗?”

“应该不会,这又不是有组织的犯罪。”

南乡站起身来,在走出审讯室之前回头问道:“中森先生,您为什么要把我当作自己人?”

中森坚定地说:“因为我想看到正义被伸张。仅此而已。”

南乡走出胜浦市警察署以后,直奔渔港,在没有遮挡物的防波堤上散步。他装作看一个钓鱼人的鱼笼的样子扭头看了一眼,身后果然有一个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刑警的男人。

南乡看破了船越科长的作战方法。公开跟踪,切断南乡与纯一的联系,然后在整个胜浦市布下天罗地网,捕捉失去了援军的纯一。

怎么办好呢?南乡冥思苦想。就算能甩掉跟踪自己的刑警,如果不使用手机和交通工具,要想跟纯一联系也是不可能的。

纯一在图书馆里，一直关着手机。

早上9点多，纯一被热醒了。他走出公寓吃完早饭，坐上电车直奔中凑郡。他想看看十年前离家出走时去过的那个地方，想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犯的罪。

但是，到了中凑郡站刚一下车，一股恶心想吐的感觉就涌了上来，于是他放弃了反省自己的计划，向着偶然在车站前的周边地图上看到的图书馆走去。他打算看看佛教美术方面的书，因为在增愿寺大殿里看到的不动明王像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到图书馆，他就从书架上拿下来好几本有关佛像的图书，然后混在那些准备考试的学生中间，伏在桌子上看了起来。

书中介绍了各种各样的佛像。什么大日如来啦，弥勒菩萨啦，阿修罗啦，但是其中只有不动明王像让他觉得十分特别。不知为什么，纯一总觉得这个不动明王最吸引他，连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不一会儿他就浏览了好几本书，其中一本《制造佛像的技术》引起了他的关注。工业造型技术是纯一的专业，所以他对古代的造型技术也很感兴趣。

木雕、蜡型、雕塑，制造佛像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有一种方法叫作“脱活干漆”。先利用被称为塑土的灰泥在木制基座上制成内胎，然后利用麻布的张力和漆的可塑性，将麻布和漆交互重叠，缠在内胎上.....纯一的眼睛盯在了书上记载的“脱活干漆”技法的最后一道工序上。待表面的漆干燥之后，整好佛像的仪容，再将内胎除去。

书上说：“利用脱活干漆的方法制作的佛像，内部是空洞乃其特征之一。”

内部是空洞!

纯一将这一段记述看了好几遍才慢慢把书合上。他和南乡没有搜索佛像内部的空洞，尚未发现的存折会不会被藏在佛像内部的空洞里呢?

纯一急忙把书放回书架，走出图书馆给南乡打电话，但是南乡的手机关



机。他给南乡留了一条“我发现新线索了”的语音信息，然后给杉浦律师打电话汇报，但杉浦律师也不在。

纯一心想：是不是有什么新动向了？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给杉浦律师的录音电话留言：“增愿寺里也许还有证据。”

纯一先后给南乡和杉浦律师留言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手机里有一条语音信息。一看是南乡留的，就按下了播放键。

“三上吗？我是南乡。这边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在我们挖出来的新证据上，检出了你的指纹。”

检出了我的指纹？

纯一皱起了眉头。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无论怎么想，自己的指纹都不会留在证据上。

“听好了，绝对不要回公寓，要找一个没有人注意你的地方消磨时间……”

警察在追捕自己——纯一想到这里，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两年前双手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幕，同时有一股冷气掠过他的脊背。

十年前中凑郡的宇津木夫妇被杀害的那天晚上，自己和友里正好就在中凑郡。现在，从案发现场附近挖出的证据上，检出了自己的指纹……

纯一的不安变成了恐惧。他知道，现在，他和树原亮所处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被冤枉处死的将是自己。

但是，为什么证据上会检出自己的指纹呢？纯一完全搞不明白。他呆立在图书馆的门前，用胆怯的目光环视四周，没有发现警察的身影。

纯一低着头走上了通向海水浴场的道路。尽管他尽量放慢脚步行走，心脏还是在以就要爆裂的势头剧烈地跳动。他走进一家土特产品商店，买了一顶帽子和一副墨镜，把脸遮住。

他再次走到街上，一边在心里祈祷着，一边给南乡打电话。但是对方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对重要证人的跟踪，变成了在烈日下比赛耐力的运动。在最初的三十分鐘里，南乡在胜浦市区到处闲逛。后来他又突然跑了起来，在狭窄的街道上忽左忽右地跑，摆脱了两名跟踪的刑警。

但是，在跟踪第一线的总指挥船越科长的指挥之下，跟踪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他在狭窄的市区布置了很多刑警四处拦截。这些刑警通过无线通信设备随时取得联系，总是可以捕捉到南乡的身影。

拦截战术非常成功。几个刑警看到南乡认为已经甩掉了尾巴一副放心的样子，不再回头张望，走进了车站前面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五名便衣刑警立刻盯住了这家餐馆所有的出入口。一名便衣女刑警进入店内观察，用手机报告说里面没有三上纯一，但是南乡正在店里打电话。刑警们认为南乡马上就会跟三上纯一见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三个小时以后，太阳西斜，南乡总算站起身来，结账以后走出餐馆，登上了胜浦站进站口的台阶。

刑警们以为南乡要去坐电车，南乡却进了公共厕所。紧跟过来的刑警正好跟从厕所里出来的南乡打了个照面，这个刑警为了不引起南乡的注意，直接进了检票口。南乡再次走在站前大街上，第二组和第三组刑警迅速跟了上去。

南乡终于离开繁华的大街，走进了安静的住宅区。刑警们认为，期待的时刻来到了。因为他们认为南乡正在向他与三上纯一合租的公寓走去。刑警们的推测太准了。十分钟后，南乡进入了一座挂着“胜浦别墅”的牌子的二层公寓。

终于侦查到他们潜伏的地方了！一名刑警立刻向指挥部请示。在胜浦市警察署坐镇指挥的船越科长的答复是：“闯进去！”

四名刑警留在外面，堵住犯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两名刑警冲上公寓的楼梯，敲了敲南乡进去的那个房间的门。

“谁呀？”从房间里传出来南乡的声音。

“我们是胜浦市警察署的，开门！”

刑警的话音刚落，门就开了。南乡探出头来，一脸惊愕：“警察先生？”

在审讯室里，一个刑警问道：“刚才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吧？”但他马上就觉得不对劲，南乡的表情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刑警的大脑中立刻亮起了危险的红灯。他感到出大问题了，但还是问道：“你是谁？”

对方回答说：“我是南乡正二的双胞胎哥哥，南乡正一。”

“你来这里干什么？”

“只让我一个人上了大学，”南乡正一微笑着说道，“我要把欠我弟弟的还给他。”

南乡在胜浦车站的公共厕所里等了五分钟才到外面来。为了等着哥哥从川崎赶过来，他等了三个小时。在厕所里换上了哥哥那身被汗水打湿的衣服，他感觉很不舒服。不过，现在不是讲究舒服不舒服的时候。

南乡在站前转盘附近找到哥哥停在那里的汽车，用哥哥交给他的钥匙打开车门，钻进车里，发动车子一踩油门，飞快地向中凑郡驶去。

南乡已经听到了纯一留给他的录音电话，但是“发现新线索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纯一还在继续搜寻真正的凶手，就与指纹检测结果相矛盾了。他想直接问纯一本人，但是考虑到这样做有被警察定位的危险性，就没有使用手机。他想看到公用电话时停车，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最重要的是先从胜浦市逃脱。

南乡沿着国道南下时，看到从对面开过来的一辆车连续闪了几下前照灯，大概是通知他前方有警察在抓超速车。他赶紧踩了一脚刹车，突然想起了中森检察官要他避开干线道路的警告，心想前方一定有刑警在盘查。

南乡的脑海里浮现出以前看过的中凑郡地图。宇津木耕平宅邸前面的山道是在山中迂回着通向胜浦市的，有一个并入国道的会合点。于是他掉头，上了山道。

现在，南乡打算向中凑郡里唯一的自己人求援。那个人就是付出高额报酬、要为树原亮昭雪冤案的委托人——阳光饭店的董事长安藤纪夫。如果跟安藤把情况说清楚，那么大的饭店藏起南乡和纯一这两个人来，应

该没有问题。

周围已经暗下来了。在房总半岛内陆穿行的山道上，警察没有设置检查站。

南乡心想：再过一会儿就到了，只要进了阳光饭店，就可以使用那里的电话跟纯一取得联系，不必担心用手机被警察定位了。

警察一定抓不住我！我一定能到达阳光饭店！南乡在心里拼命祈祷着。

用帽子和太阳镜遮住脸部的纯一整个下午都在海滨度过。三百米长的海岸线，到处都是身穿泳衣的年轻人。在人流中，他几次给南乡打电话，但南乡始终没有开机。

太阳快落山了，纯一着急起来。熙熙攘攘的海滨游客越来越少，继续留在这里反而会引人注目。

纯一站起身来，在太阳镜的掩护下一边四处观察，一边慢慢往前走。周围没有看上去像刑警的人。

也许在中凑郡是安全的。但是刚这样一想，突然又感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不安感的压迫：南乡也许在胜浦市被警察抓起来了。

纯一走出海滨浴场，向商店街走去。他决定采取行动，那就是尽快返回增愿寺，在不动明王的肚子里进行搜索。如果能在那里找到与真正的凶手有直接关系的证据，不仅树原亮的冤罪可以昭雪，也可以洗清自己。要想帮助包括南乡在内的所有的人，必须把十年前的抢劫杀人案弄个水落石出。

纯一找到一个家庭用品杂货店，走进去买了手套、绳子和手电筒，把它们装进随身携带的背包里，然后向车站走去。他在一个挂着“出租自行车”招牌的土特产商店里借了一辆自行车。他认为到什么都没有的深山里去，坐出租车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纯一跨上自行车，直奔通向宇津木耕平宅邸的山道。在穿过国道的时候，差点撞上了一辆疾驰而来的轿车。他看见驾驶座上的人是南乡，但扭头再看那辆车，发现不是他们一直使用的那辆本田思域。

纯一摘下帽子和太阳镜装进背包，然后调整好姿势，重新跨上自行车，

朝着被山体滑坡掩埋了的增愿寺急驰而去。

南乡进入阳光饭店的停车场以后才安下心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终于安全地逃出胜浦市，到达了中凑郡。但是绝不能大意，应该考虑到旅馆饭店等住宿设施都在警察的掌握之中，随时都有被检查的危险。

南乡先从外面观察了一下阳光饭店的大厅。令人高兴的是，里面只有一群大学生，没有设伏的刑警。

坐在服务台里边的是以前见过的那位大堂经理。南乡提出要面见董事长以后，对方马上为他联系，不到一分钟就得到了见面的许可。

南乡来到三楼，沿着走廊走到最里边的房间门前敲了敲门，安藤董事长马上笑脸相迎。还是那个不炫耀自己的地位、待人宽厚的安藤，跟上次见面相比没有任何变化。

“调查有进展吗？”安藤示意南乡在沙发上坐下，和和气气地问道。

南乡感觉自己处于很尴尬的位置，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委托人曾要求杉浦律师严格保守秘密，绝不能说出委托人的姓名。可是他直接来拜访委托人，还想请委托人帮忙，太不合适了。杉浦律师甚至会被怀疑违反了保守秘密的义务。

“只差一步了。”南乡敷衍道，“非常对不起，在向您详细说明之前，我想借用一下您的电话。”

“请。”安藤满面笑容，用手指了指烟灰缸旁边的电话。

南乡拿起电话，按了纯一的手机号码，马上就听到了接通音。南乡在心里祈祷着：纯一，拜托了，快接电话！

南乡终于听到了纯一的声音。

“喂！是南乡先生吗？”

“三上。”南乡不由得大叫起来，就像好几十年没见面了。

“南乡先生，您没事吧？”

那兴奋的声音让南乡感到无比高兴：“不必担心我，比起我来更重要的是你。你听说指纹的事了吧？”

“听说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想问你呢？”

纯一好像生气了：“怎么会有我的指纹？”

南乡一时哑然无语，愣了一下才问道：“别急，你老实告诉我，你真的不知道证据上为什么会有你的指纹吗？”

“不知道，”纯一斩钉截铁地答道，“我既没有碰过小手斧也没有碰过印鉴。”

“十年前呢？我记得你说过，十年前的事你记不太清了。”

“不，”纯一略微迟疑了一下才说，“杀害宇津木夫妇的人绝对不是我!不是!”

“好，我相信你。”南乡认为追究这些问题应该是以后的事，就换了话题，“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

“知道，”纯一的声音变得僵硬起来，“跟树原亮一样。”

“是的。”南乡察觉出纯一现在的心情非常慌乱，很想发脾气：你小子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单独行动啊？想到这里南乡问道：“现在你在哪里？”

“去增愿寺的路上。”

“什么？”

纯一听出南乡感到吃惊，就把自己在图书馆的新发现告诉了南乡，然后说道：“我们和警察都没有检查佛像肚子里是否藏着什么东西。”

“好!我明白了!”南乡说完瞥了一眼安藤。安藤董事长正坐在办公桌前看他的日程安排，好像根本没注意听南乡打私人电话。南乡说道：“现在我在阳光饭店。”

“啊!是吗?”纯一高兴起来,“他是委托人,应该会帮助我们。”

“是啊。”南乡笑了,同时想到目前增愿寺是纯一最佳的藏身之处,就嘱咐道,“如果发现了证据,不要离开那里,我去接你。”

“明白了!”

“另外,我的手机不能用了,联系不上我也不要担心。”

“好的。”纯一在挂断电话之前又问了一句,“南乡先生,您真的没事吗?”

“真的没事,一切都会非常顺利的。”

“那好,回头见。”

南乡打完电话对安藤说:“刚才失礼了。现在我可以告诉您,树原亮事件肯定是个冤案,现在终于可以昭雪了。”

安藤瞪大了眼睛:“真的吗?”

“是的,”南乡不知道杉浦律师到底透露了多少情况给委托人,就含糊其词地说道,“但是,在最后的阶段出了点麻烦事,无论如何也得请安藤先生帮个忙。”

“不管什么忙我都愿意帮!需要我做什么您就直说吧!”

“如果您方便的话,请安藤先生派车把我送到现场附近的山里去。”

“那里有证据?”

“是的。”

“可以啊!”安藤说完,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命令司机把他的车开到饭店正门来,然后对南乡说道,“咱们这就走吧!”

走出董事长办公室,南乡和安藤一起往饭店一层走。南乡拜托安藤安排拿到证据以后的事情。安藤很痛快地答应把纯一和南乡藏在自己的阳光饭店里。

南乡总算安下心来。

走到正门外边，南乡被安藤安排在奔驰车的副驾驶座上。南乡受到贵宾一般的待遇，开心地笑了。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只要能从增愿寺佛像的肚子里把证据找出来，一切都会发生逆转。

安藤从部下手中接过钥匙，坐在了驾驶座上，他要亲自开车送南乡进山。只见安藤一只手把空调开到最大，另一只手把领带摘了下来。

南乡吃了一惊，不由得看了看安藤的手。董事长系的领带不是那种绕在脖子上需要两只手才能打好的领带，而是那种领带结后面有一个夹子，夹在领口即可的那种。

安藤大概是注意到了南乡的视线，笑着解释道：“绕在脖子上的那种领带勒着脖子不舒服，而且太热。”

南乡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微笑着看了看安藤露在短袖衫外面的两只手腕。这位阳光饭店的董事长，哪个手腕上都没有戴手表。

纯一站在了埋着增愿寺的山体陡坡上方，他在担心带来的登山装备不够。

天已经黑了，眼下陡坡已经被黑暗吞没。只有一个手电筒不管怎么说都让人觉得心里没底。这时，一阵风掠过脸颊，纯一感到空气中湿气很重，看样子要下雨。纯一后悔没有带铁锹来，如果下起雨来，增愿寺的入口就有被泥土埋起来的危险。

但是，眼下已经刻不容缓了。纯一横下一条心，将手电筒向下插在皮带上，抓住顺着陡坡垂下去的绳子，慢慢向增愿寺入口滑下去。

在家庭用品杂货店买的手套和绳子都很滑。纯一小心翼翼地往下降，几分钟以后顺利地到达了增愿寺入口。

纯一把手电筒拿在手里，钻进了漆黑一团的洞穴里。也许是因为昨天挖开之后通了风，发霉的味道没有昨天那么严重了。

纯一用电筒照着脚下，在嘎吱嘎吱的木地板上一步一步地前进，每走一步都要稳一下身子。他慢慢向大殿深处走去。



台阶正在前面等他。他小心翼翼地来到台阶前面，用手电筒向上面照过去，光束立刻消失在上方的黑暗之中。他把光束从最上边那一级台阶慢慢移下来，同时默默地数了数，正好是13级台阶。

13级台阶！

纯一不由得闭上了眼睛。13级台阶！这是毁灭的预兆吗？

但是，如果他不登上眼前的13级台阶，就无法挽救树原亮和自己的性命。

纯一抬起头，毅然踏上台阶，一级一级地向上走去。

安藤驾驶的奔驰车打着远光灯，进入了盘山道。

离增愿寺大概不到十五分钟车程了。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南乡在思考自己什么地方有判断错误。跟安藤第一次见面的那天，杉浦律师就打来电话，说委托人不希望三上纯一参加调查。由于这个巧合，南乡断定刚刚见过纯一的安藤就是委托人。

“咱们去哪里？”手握方向盘的安藤问道。

“快到了。请从宇津木耕平家前面开过去。”

南乡这样回答的同时，大脑在飞快地转动。真正的凶手应该是一个过去犯过重罪的人物，也应该是一个受到监护人宇津木耕平敲诈后损失巨大的人物，同时还应该是一个有财力在宇津木耕平被杀害前把9000万现金打到宇津木耕平的存折上的人物。

南乡向安藤那没戴手表的手腕瞥了一眼，说道：“安藤先生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是吗？”

“是的。因为我看到您为了树原亮帮了我们这么多。”接着南乡突然问道，“您的血型是A型吗？”

“不，是B型。”

南乡差点笑了。现在的他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证据被发现，对于真正的凶手来说，意味着极刑。如果十年前的存折被纯一找到了，安藤拼了命也要夺回去。

奔驰车从已经成为废墟的十年前的杀人现场前面开过去，上了没铺柏油的林中土路。坐在高级奔驰车里也能感到有些颠簸。

“快到了吗？”安藤问道。

“快了。”南乡答道。自己在董事长办公室给纯一打电话时，应该没有说出过“增愿寺”这个词。“我的搭档已经拿到了证据，就在前面等着我呢。”

“前面什么地方？”

“森林里。以前营林署使用过的山中小屋。”

在黑暗中，纯一终于登上了第13级台阶。

南乡大概还没到——纯一这样想着，用手电筒向下面照了一下，可是光束连大殿一层的入口都照不到。

纯一把光束移到大殿二层中央的佛像身上。不动明王手上紧握降魔宝剑，好像在时刻准备消灭所有佛的敌人。据说不动明王原来是异教的最高神祇，他与他那可以压倒一切的破坏力一起转世再生为守护佛教的武神。如果有谁玷污了释迦如来开辟的净土，如果有谁违反了佛法，都会受到他手上宝剑无情的一击。

现在的纯一终于明白了自己被眼前这尊佛像吸引的理由。他在图书馆看过的资料中这样写着：佛教为那些只靠大慈大悲无法挽救的愚昧众生准备了这尊破坏神。

纯一感到悲哀。自己是不动明王的敌人——纯一在心里这样想着，双手合十祈祷了片刻，然后走近佛像，把戴着手套的手伸出去，触摸不动明王的身体。

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感触传遍全身，纯一惊得出了一身冷汗，手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他再次仰望着不动明王那愤怒的形象祈祷之后，摘下手套直接用手摸。

刚才的感触没有错。这尊佛像是一座木雕，不是采用“脱活干漆”技法制作的内部有空洞的佛像。

纯一心中充满了绝望。证据藏在佛像肚子里的推测是错误的！

这时从外面传来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是南乡到了吗？纯一回头向入口处看，可是发动机的声音没有停止，汽车开过去了。

纯一的视线重新回到不动明王身上。他用手电筒照着佛像，前前后后一点一点地细心观察，结果在佛像后背上发现了一个正方形，似乎是划痕，但好像比划痕更深。只是因为被不动明王背负的火焰木雕挡住，无法近看。

纯一再次双手合十祈祷，然后使劲往下拽火焰木雕。整个佛像倾斜了，插入佛像中的火焰木雕被拔了下来。

纯一放下火焰木雕，再次用手电筒照着完全裸露出来的佛像后背，凝视着那个正方形的划痕。那是一个木制的正方形盖子，这尊木雕佛像内部肯定有空洞！纯一用手指划了划盖子周围的缝隙，他的心狂跳起来。虽然盖子的颜色跟整个佛像是一致的，但无疑是用环氧树脂类黏合剂粘上的。这不是古代技术，应该是十年前凶手干的。

纯一想打开木盖，但无论如何也打不开。黏合剂的黏合力很强，将盖子与佛像紧紧连成一体，用手指根本抠不开。

纯一走下13级台阶，寻找可以使用的工具。他在大殿一角找到一把锄头，拿起锄头再次走上13级台阶，绕到不动明王的木制雕像身后。

要想看看佛像的空洞里有什么，只有毁坏佛像。

纯一紧握锄头，将锄头高高举起。就在那一刻，他犹豫了。

此刻，纯一的矛盾心理比两年前杀死佐村恭介时还要强烈。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以神的名义屠杀民众的理由。

但是纯一知道，能够救树原亮的命的，不是这尊木雕佛像，而是自己。

纯一将高高举起的锄头照着不动明王的后背刨下去。

奔驰车驶过增愿寺以后，又向前开了三百米左右才停下来。

南乡从奔驰车上下来，对安藤说道：“我要从这里走到森林里的山中小屋去。”

安藤点点头，从副驾驶座前面的储物箱里拿出一个手电筒：“我也去。”  
“别把您的皮鞋弄脏了。”

“弄脏了还可以再买新的嘛。”安藤看着擦得锃亮的黑皮鞋笑了。

二人向营林署用过的山中小屋走去。穿行在树木之间的南乡几乎没有说话，他在拼命地思考着将要发生的事情。

到达小屋后，安藤如果看不到纯一，会是怎样的反应呢？是的，只有那个时刻才是看透安藤真面目的时机。如果安藤是真正的凶手，他肯定知道证据藏在什么地方，肯定会火速赶到增愿寺去。

而南乡一定会想办法阻止他。他开始在记忆中搜寻小屋里有没有可以当作武器的东西，结果什么也没想起来。

这时隐约传来了汽车的声音。安藤也注意到了，他停下脚步与南乡互相对视了一下。汽车的声音在他们后方停了下来。好像停在了增愿寺附近。

到底是谁到增愿寺去了？南乡不由得盯住了安藤。难道眼前这个男人不是真正的凶手？真正的凶手是别人？是不是去增愿寺抢夺证据了？

“谁来了？”安藤问道。

南乡假装歪着头思考，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但对方的脸上还是浮现怀疑的表情，至于在怀疑什么，还无法判断。

南乡觉得情况不妙，明明一切都还很模糊，南乡却清晰地预感到事态将朝着令人绝望的方向发展。

汽车好像在陡坡下面停下了。

纯一心想：南乡终于来了！就像是觉得所向无敌的援军到了，纯一把锄

头举起来，用尽全身力气一下接一下地刨下去。每刨一下佛像后背的木头就剥落一块。再刨深一点，再刨深一点，终于，那个正方形盖子连同它周围的木头一起被刨了下来。

纯一放下锄头，用手电筒照着那个黑咕隆咚的大洞里边仔细观看。他看到一卷东西，伸手掏出来一看，是一卷很旧的经文。纯一再次把手伸进去摸，没想到那个洞很深，根本摸不到底。纯一抡起锄头，憋足劲朝着佛像的后背发起了最后一击。

随着轰隆一声响，不动明王的整个后背都被刨下来，底部完全暴露了。

纯一看到里面东西的那一瞬间，不禁叫出声来。

果然有一个存折，存折的封皮上写着宇津木耕平的名字。整个存折被染成了黑色，应该是十年前的血迹。除了存折以外，还有一捆被胡乱捆在一起的文件之类的东西。大概是凶手从犯罪现场拿走的监护观察记录吧？但是让纯一叫出声来的原因还不是这些，因为他还看到了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東西。

小手斧和印鉴。

这两件东西也和存折一样满是血痕。

这两件证据不是已经被发现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纯一决定先看看存折。他把已经凌乱的手套整理好，尽量不触碰纸面，慢慢翻开了满是血污的存折。

以百万元为单位的转账记录立刻映入眼帘，转账人的名字都是安藤纪夫。

安藤纪夫！

纯一知道了真正的凶手的名字以后，不由得回头向入口处看了一眼。阳光饭店的董事长现在是不是跟南乡在一起？会不会就坐在刚才停在陡坡下方的汽车里呢？

安藤发起攻击的时刻来得比南乡预想的早多了。

南乡站在营林署用过的小屋前正要开门，就听到背后有衣服摩擦的声音。在他回头看的那一瞬间，一根直径约十厘米的圆木，朝着南乡的头部横扫过来。

南乡的左耳顿时什么都听不见了。也许是耳轮被打裂了，脸颊上感到有一股热乎乎的液体在往下流。遭到重击后南乡蹲在地上，这时才确信安藤是真正的凶手。

紧接着南乡又遭到了第二次打击。他用两只手护住头部，假装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忍耐着安藤的殴打。终于，安藤认为南乡已经失去了知觉，就停止了攻击。南乡用眼角的余光捕捉到对方的皮鞋，看到那双皮鞋向小屋移动时，立刻开始反击。他抱住安藤的双腿，站起身往上一抄，安藤一扭身子，后背撞到了门上，撞破门板，倒在了小屋里边。

南乡猛扑上去，将安藤按住，没想到被安藤一脚踢到了裆部，仰面倒在了地上。管教官时代学过的擒拿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锈了。这回安藤占了上风，骑在南乡身上，双手掐住了南乡的脖子。

这时南乡才彻底醒悟，这是真正的拼杀，是你死我活的拼杀。虽然他的意识已经开始变得朦胧了，但两只手本能地在地上摸。他终于摸到了安藤落在地上的手电筒，于是他抓起手电筒，怒吼着向安藤的太阳穴砸去。

但是安藤掐着南乡的手并没有松动，他那失去弹性的僵硬的眼皮里的眼睛布满血丝。

南乡用手电筒向布满血丝的眼睛捅了过去。

纯一合上存折，小心地放进背包里，然后将目光投向小手斧和印鉴。

这两件东西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检出了自己的指纹的证据又是怎么回事呢？

突然，纯一心中一隅响起一个声音：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如果刚才停在入口附近的那辆车是安藤开过来的，再这样磨磨蹭蹭的就没命了。

但是，出现了不应该存在的证据，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只能说明自己和南乡完全看漏了重大线索。

紧接着，纯一发现刻着“宇津木”三个字的廉价印鉴，材质是塑料的。就在那一瞬间，一切都明白了。

委托人这次委托杉浦律师重新调查树原亮事件，根本不是为了给树原亮昭雪冤案，也不是为了查出安藤纪夫这个真正的凶手。许诺给纯一和南乡的高额报酬，说穿了实际都是纯一的父亲支付的。不让纯一参加调查工作的理由，把纯一的指纹印在假证据上的方法，一下子都被纯一看破了。

委托人使用了精确到微米的凝固光硬化性树脂的激光造型系统。使用这个系统，可以根据诉讼记录中宇津木印鉴的复印件，很容易地复制一枚宇津木耕平的印鉴。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复制印鉴，还可以读取指纹图像的二维数据，再把指纹的凹凸仿制出来，就可以制成一枚指纹图章。

纯一想起了自己在不知道匿名委托人是谁的情况下登门谢罪时的情景。人家给他茶喝并不是对他的热情招待，而是为了获取他的指纹。

就在这时，纯一听到13级台阶发出了轻微的嘎吱嘎吱的声音。虽然来人蹑手蹑脚，尽量不让脚下出声，但黑暗中的13级台阶还是向纯一发出了入侵者正在向他靠近的警告。一级又一级，充满杀意的敌人，离纯一越来越远。

委托人大概是通过从杉浦律师那里得到的信息推测出纯一在这里的。对于委托人来说，找出能证明事件真相的证据是最坏的结果。如果委托人亲自捏造的，故意埋在陡坡的泥土下的印鉴和小手斧不能再作为证据，就不能让纯一代替树原亮被送上绞刑架。

纯一把手电筒照向13级台阶的阶口，化为复仇之鬼的男人悄然现身。

“有期徒刑两年？太轻了！”手握猎枪的佐村光男开口说话了，“你夺走了我儿子的性命，只判两年？”

纯一吓得说不出话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纯一的头部。佐村光男全身燃烧着复仇的感情，宇津木启介与他根本无法相比。

纯一心想，这位父亲有杀死自己的权利。两年前，自己杀死了他的儿子佐村恭介。作为父亲，他应该有报仇的权利。

超过了限度的憎恨使佐村光男的脸都变了形。他的眉梢高高吊起，将枪托贴靠在腰间做好射击准备，慢慢靠近纯一：“把证据一件一件地都给我拿出来!我要把这些证据毁掉!杀死宇津木夫妇的凶手，就是你!”

这句话把毫无抵抗意志的纯一从深渊中唤醒。如果安藤纪夫的犯罪证据被毁掉，树原亮和自己都免不了被冤枉地处死。

看到纯一在犹豫，光男吼叫起来：“小手斧和印鉴!还应该有什么!”

纯一点点头，把手伸向背包，拿起背包朝里面看了一眼。里面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纯一拿着手电筒，装出要照一照背包里的证据的样子。就在这时，纯一突然关闭了手电筒的开关。

周围一下子陷入了黑暗之中。与此同时，霰弹枪喷出了火光。纯一拼命在楼板上打滚。枪声震耳欲聋，余音亦使耳朵感到疼痛，纯一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你就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人!我现在就对你执行死刑!”

纯一在剧烈的耳鸣中，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光男的怒吼声。纯一趴在楼板上不动，因为如果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声音，光男就会知道他的位置。

左眼被戳烂的安藤大叫着向后退去。南乡趴在地上，拼命地吞咽着唾液，力图使自己恢复失去的呼吸。就在这时，他的背后又受到了安藤的袭击。一只眼睛流着血的安藤拿起小屋里的四棱木棒，开始反击。

如果自己被安藤杀死，在增愿寺里的纯一，以及可能已经被纯一发现的证据，都会陷入危险之中。如果纯一也被安藤杀死，证据被安藤毁掉，树原亮就无法逃脱被判处死刑的命运。南乡终于成功地吸进一口气，跃起身子向小屋深处跑去。那里有一卷铁链。

安藤似乎发现了南乡的意图，照着南乡的腿上就是一棒，但摔倒后的南乡还是用右手抓住了铁链的一端，他迅速回过身来，用铁链向抢劫杀人犯抽过去。

伴随着尖锐的击打音，安藤的上身摇晃起来。但那只是刹那间的事，安藤挥着木棒又向南乡冲过来。南乡把铁链拉回来的时候，安藤也逼近到



眼前了。南乡抡起铁链试图阻止安藤的进攻，结果铁链套在了安藤的脖子上。南乡拼命用双手拉紧铁链，勒得安藤喘不上气来。

“你还想杀人吗？”对残忍的杀人犯的愤怒从南乡的口中迸发出来，“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浑蛋，我们才有了痛苦！”

虽然安藤已经发不出声音了，但他还想打南乡。南乡对安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样子从心底感到恐怖，他将铁链更紧地勒住安藤的脖子，“你以为我会眼看着你杀死树原和三上吗？”

南乡紧紧地勒住安藤的脖子毫不放松，根本没有注意到安藤已经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了。这时，对生活的记忆全部从南乡的脑子里消失了。父母、哥哥、想重新接回家的妻子，还有开一家受孩子们欢迎的糕点铺的梦想——全都消失了。

从面如土色的安藤的嘴里，垂下来一条通红的舌头。

南乡这才回过神来，放下了铁链。

安藤就像要往南乡身上靠似的瘫倒在地。

南乡恍然若失地看着脚下的死尸。

南乡这次绞死杀人犯的场所，不是拘留所里的刑场。

佐村光男早就放弃了通过法官的审判处死纯一的想法。现在，把已经埋入地下的寺庙作为杀人的舞台，再合适不过了。

在只能依靠听觉判断纯一所在位置的漆黑的寺庙里，光男一边反复嘟囔着“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一边来回走动。

纯一屏住呼吸，光男每踏出一步，微微的颤动就会传到趴在楼板上的纯一的身上。一步，又一步，光男正在朝纯一这边走来。

纯一憋不住气了，同时也忍耐不了恐怖了。他抓起背包，向前奔跑起来。

在听到身后啊的一声惊叫的同时，听到了枪声。从枪口喷出的火舌在一瞬间为纯一照亮了逃走的路线，他看到自己离台阶还有三米远。但是枪

口喷出的火舌同时也为光男指示了纯一所在的位置。

退弹壳的声音响过之后，又一发霰弹射向纯一。被打飞的地板碎片划破了纯一的脸。紧接着枪声又响了。纯一觉得右腿就像被剥了皮一样疼痛，霰弹打中了他的腿。

向左边倒下的纯一，绕到不动明王雕像前面，凭着感觉靠在了佛像身上。这时，就像从地狱深处发出的可怕的低沉的响声回荡在整个增愿寺。纯一惊恐万分，两手支撑在晃动的楼板上。原来，由于光男刚才的一通乱射，支撑二层楼板的一根柱子折断了。

楼板开始大幅度倾斜。光男也察觉到情况不妙，不顾一切地向纯一扑过来。纯一心想，最后的时刻来到了，战斗将在最后的时刻结束。生死关头，纯一打开了手电筒的开关。

光男就在身边。四目相对那一瞬间，光男举起了霰弹枪。纯一在倾斜的楼板上往上爬的时候，被滑下来的不动明王像撞了一下。

由于重量很大的物体的移动，楼板倾斜的速度急剧加快。纯一的脚被抄了起来，与佛像一起向光男砸将过去。

纯一在听到枪声和惨叫之后，身体被抛向半空。旋转着落下的手电筒的光束，在一瞬间照亮了正在坍塌的增愿寺二层和通向二层的台阶。

不知通向何处的13级台阶。

纯一的目光只在13级台阶上停了一刹那，紧接着就受到了几乎可以把他压成肉饼的冲击。此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 -3-

上午9点。

铁门被打开了。

听到铁门沉闷的撞击声，树原亮停下了糊纸袋的手。就像从头顶到脚尖穿过一根冻硬了的铁丝，恐惧传遍全身。与此同时，整个死囚牢笼罩在不知道是谁要被送上绞刑架的战栗与困惑中，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终于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树原亮听到死神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径直向自己这边走来。

别过来!千万别过来!

树原亮拼命地祈祷着。但是，坚硬的皮鞋敲击地面的声音不但没有停下，反而一步一步地靠近了。一列纵队来到了树原亮的单人牢房前面。

是我吗?今天要被杀掉的是我吗?

就在这时，脚步声突然停下了。

停下了!脚步声在我的牢房门前停下了!

观察口被打开了。

树原亮怅然若失地看着从观察口注视他的管教官的眼睛。

观察口被关闭，门被打开了。门外站着的是警备队员和身着警服的管教部长以及负责指导教育的首席管教官。

“270号，树原亮!”警备队长说，“出来!”

树原亮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一下子瘫坐在地上。也许是大小便失禁了，下腹部感到热乎乎湿漉漉的。

警备队中的两名队员走进牢房，抓住树原亮的两只胳膊，把他架了起来。树原亮就是想反抗，也没有丝毫的力气。

上下的牙齿合不上了，哆嗦着咯嗒咯嗒作响。管教部长走到树原亮面前，脸上浮现出为难的表情。

“现在跟你说什么大概你也听不进去。但是为了履行手续，我们不能不让你看。”管教部长说着把两张纸塞给了树原亮，“第一张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2条提出的异议申请的结果。先看这一张吧。”

树原亮瘫坐在地上，喘了一口气，开始看第一张纸。

平成十三年 <sup>[2]</sup>(M)第165号

决定

东京拘留所在押申请人树原亮

鉴于以上申请人对审判执行提出了异议申请，本法院做出如下决定：

主文

驳回树原亮的异议申请。

后面记载的驳回理由等项目，树原不想看了。希望破灭了——树原亮脑子里想的只有这一句话。

“看完了吗？仔细看了吗？认真看了吗？”管教部长直到看见死刑犯点头才停止了追问。接下来他让树原亮看第二张纸。“还有一张是要求重审的结果。”

树原本想转过脸去不看，但在“你好好看”的斥责声中，还是看了起来。

平成十三年(H)第4号

决定

原籍为千叶县千叶市稻毛区松山町3丁目7番6号的东京拘留所在押申请人树原亮，对因抢劫杀人于平成四年<sup>[3]</sup>9月7日被东京高等法院宣布的有罪判决(平成六年<sup>[4]</sup>10月5日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提出重审请求。本法院在听取申请人及检察官等各方意见之后，做出如下决定：

主文

对本案开始重审。

树原瞪大了眼睛。

他反复看着最后一句话。

也许是因为意识还处在朦胧之中吧，他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意思看明白了吗？”管教部长问道。

树原摇了摇头。

大概是为了不让周围牢房里的死刑犯听到，管教部长压低了声音，但还是非常清晰地树原的耳旁说道：“决定开始重审你的案子了。”

树原抬头看了看管教部长和站在他周围的人们。大家脸上都带着微笑。

“听好了，这不是哄你也不是骗你。你作为一个将被重审的被告人，要搬到别的房间里去。你可以离开这个关押死刑犯的牢房了。”

“搬到楼上去，”警备队长看上去很高兴，他低头看了看树原亮那湿漉漉的裤子，“先洗个澡，然后整理一下行李。”

树原亮呆呆地坐在地上，再一次抬起头来看了看周围的人们的笑脸。他想，同样都是这些人，既可以成为死神，也可以成为天使。

“我……真的得救了吗？”

“这要看重审的结果如何。现在我只能这样说。”管教部长说到这里脸上浮现出笑容，“总之，恭喜你！”

站在树原亮身边的两个警备队员想把他拉起来。这次，树原亮用很大的力气挣脱了他们的手，因为他要擦掉夺眶而出的泪水。

这个从死亡深渊边缘上生还的男人，趴在单人牢房的中央号啕大哭了很久。

过了一会儿，负责指导教育的首席管教官蹲在树原亮的身旁，把手放在他的肩头说道：“在这个决定的背后，有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你永远都不要忘记他们。”

[1] 1952年在日本北海道发生了警官白鸟一雄被枪杀的事件，史称“白鸟事件”。尽管被认定为凶手的再申请求于1975年最终被驳回，但日本最高法院在决定中做出了如下表述：即使在再审制度中，也适用“存在疑点时其利益归被告人”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通称“白鸟决定”)。这一决定为此后许多冤假错案的再审创造了可能性。

[2] 2001年。

[3] 1992年。

[4] 1994年。

## 终章 两个人做的事

现在，中森检察官的办公桌上放着三个犯罪嫌疑人的记录，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不予起诉，剩下的两个在检察院内部经过反复激烈的争论之后决定起诉。

这真的是在行使正义吗？

他首先拿起了已经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记录。

安藤纪夫。

阳光饭店董事长，二十一岁时犯过抢劫杀人罪。他在单亲家庭长大，随母亲生活，其间被来到家里逼债的高利贷者恶劣的讨债方式激怒，闯入高利贷者的事务所，杀死两名高利贷者，并夺走借款凭证。

一审、二审的判决都是无期，上诉被驳回，确定了刑期。在监狱服刑十四年后假释出狱，出狱五年后被恩赦，恢复公民权利。当时宇津木耕平担任他的监护人。

恢复公民权利之后，安藤考取了房地产交易资格证书，继而靠经营房地产积累了财富。他隐瞒有前科的经历，结了婚，家庭生活也很美满。但是，就在他开始一手掌管中凑郡的观光事业，公司快速发展之时，宇津木耕平开始对他进行敲诈。

最初，安藤满足了宇津木耕平的要求，后来他终于认识到这样下去自己早晚要被毁掉，于是模仿关东一带发生的“第31号事件”，杀害了宇津木夫妇，并将有关文件从犯罪现场拿走。

以后发生的事情就如后来的调查所证实的那样。收到重审决定通知的树原亮逐渐平静下来，恢复了失去的记忆中的某些片段，为证词提供了新的事实。树原亮证实，他没有认出在宇津木耕平宅邸看到的戴着巴拉克拉瓦头套的抢劫杀人犯是安藤纪夫。树原亮还证实，即便没有发生摩托车交通事故，下山时他也不会逃脱被安藤杀死的命运。

法院正在重审树原亮案件，目前还没有结论。但是，由于检察院已经认定了安藤纪夫是杀害宇津木夫妇的真正凶手，树原亮被释放的可能性很大。

中森拿起了第二个犯罪嫌疑人的记录。

佐村光男。

两年前，佐村光男的儿子佐村恭介被三上纯一打死，他对只判三上纯一两年有期徒刑的判决不服。他在反复阅读公审记录的过程中，看到了关于三上纯一离家出走被警察辅导教育的记载，得知宇津木夫妇被害时，三上纯一恰好在中凑郡。

佐村光男通过看报纸了解到，宇津木夫妇被害事件中被作为凶手逮捕的树原亮，在还有一些疑点的情况下被宣判了死刑。他心想如果能把抢劫杀人的罪名加到三上头上，就能够通过法官之手达到为儿子报仇的目的。于是佐村光男加入了反对死刑制度的运动，从中收集有关树原亮的信息。当他得知死刑犯树原亮恢复了有关台阶的记忆之后，就决定把伪造的证据埋在因山体滑坡已经消失的增愿寺大殿外面的石头台阶附近。

同时他也知道，如果把三上纯一送上绞刑架的证据是他本人发现的，肯定会被怀疑，于是他就以高额报酬为条件雇用了律师。数千万元的资金是利用和解契约从三上纯一的父母那里拿到的钱。

本来陷害三上纯一利用的是宇津木夫妇被害时纯一也在中凑郡的偶然因素，但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个偶然因素。被雇来调查树原亮案件的南乡跟纯一有缘，并让纯一做他的搭档。佐村光男知道以后，再三要求解雇纯一，但是由于南乡和杉浦律师的串通一气，使他的要求以失败而告终。

如果是南乡自己一个人发现了捏造的证据，纯一也许就会被当作真正的凶手送上绞刑架。佐村光男利用尖端技术进行犯罪活动的计划太巧妙

了。

对于佐村光男的起诉事实，检察院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捏造证据陷害纯一，将其送上绞刑架，能否构成杀人未遂罪或故意杀人预备罪？不管定什么罪，都涉及绞刑这一行为是否也属于刑法中“杀人”的构成要件。

中森不知道判决的过程，但千叶县地方检察院和东京最高检察院最后的结论是：用猎枪袭击纯一的行为属于杀人未遂罪。根据这一结论，佐村光男将于三个月后被起诉。因为被从增愿寺的废墟中救出来的佐村光男伤势严重，治疗至少需要三个月。

中森拿起了第三个犯罪嫌疑人的起诉状。

南乡正二，罪状是杀人罪。

原管教官绞杀了一个如果送上法庭肯定会被判处死刑的人，结果以杀人嫌疑被起诉。是杀人罪，还是伤害致死罪，是正当防卫，还是紧急避难，无论怎么判似乎都不奇怪。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案子。

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南乡本人承认自己有杀意。他说，从他发现安藤的手腕上没戴手表那一刻起，他就想必须杀死这个男人。

中森对这个证词是不是事实表示怀疑。南乡一定是想通过背负起不必承担的罪名来赎罪。中森去看守所看望过南乡以后，得到这样一种印象。

中森跟南乡自选的辩护律师杉浦谈过话。杉浦律师主张南乡最起码是正当防卫，中森听杉浦律师这样说，松了一口气。这位看上去落魄潦倒的律师血气方刚。“无论南乡说什么，我都要从始至终主张他是无罪的。为了正义，我只能这样做。”

“加油！”中森笑了。这不是讽刺也不是嘲笑，只希望最后的判决是：无罪释放。

中森重新看完这一连串案件的资料之后，细心地整理好，塞进文件夹，最后放心地吐了一口气。

在他的检察官生涯中处理的第一个请求死刑的案件是个错案。



树原亮没有被执行死刑，中森感到庆幸。

中森还想到了一个英雄，那就是被从崩塌的增愿寺里救出来的纯一。不知现在他的伤好了没有。

最后一次见到纯一是什么时候呢？

南乡坐在拘留所的单人牢房里回忆着。

那还是在房总半岛外侧的时候，在增愿寺里发现了当时还不知是伪造的小手斧和印鉴的那个夜晚。回到他们租的那个简陋的公寓里以后，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取得了成功的充实感，使他们兴奋不已，喝酒一直喝到天亮。那时候，纯一发自内心地笑着，被晒得黑黑的脸始终是笑咪咪的。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到现在已经将近半年时间没见面了。

他应该可以出院了吧？南乡听说纯一伤势很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治疗。纯一全身撞伤，右大腿受枪伤，还有四处骨折。幸运的是命保住了。南乡不由得笑出声来。

这时负责他的管教官来叫他了。

有人来会面。

南乡站起身，用手掸了掸脏兮兮的运动裤，跟着管教官向会面室走去。

管教官把南乡带到了律师会面室。这里与一般的会面室不同，没有站在一旁监视的管教官，可以和律师单独交谈，是被告人可以行使“秘密交谈通信权”的地方。

“有三件事。”杉浦律师讨好的笑容里混杂着疲劳的神色。他向南乡打了个招呼，坐在了有机玻璃板另一边：“法官问到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时，请您一定要否认，因为南乡先生您不是杀人犯。”

南乡刚要开口说话，杉浦律师用手势制止了他：“一直到公判开始，我要每天说这句话，不厌其烦地说。”

南乡笑了：“明白了。那么，第二件事呢？”

“这是夫人放在我那里的。”杉浦律师情绪低落起来。他拿出一张纸对南乡说：“离婚协议书。您看怎么办？”

南乡盯着有妻子署名盖章的离婚协议书，很长时间没说话。

“这件事没有必要着急，慢慢考虑就可以了。”

南乡点了点头。但是，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有答案了。把老婆孩子接回来，开一家糕点铺的梦想，在他杀死安藤纪夫的那个瞬间就被打得粉碎了。

南乡压抑着涌上心头的情感，低下头说道：“离婚是理所当然的。我老婆人不坏，丈夫是杀人犯嘛。”

杉浦律师也低下头去，为了跟南乡说第三件事，他开始在包里找什么东西。

这时候南乡想起来一件事，想出“South Wind糕点铺”这个店名的还是统一呢。

“三上有信托我带给您。”

听杉浦律师这样说，南乡抬起头来。

“他前些日子出院了，康复治疗也结束了，看上去很有精神。”

“太好了!信呢？”

杉浦律师在有机玻璃板另一边当着南乡的面把信拆开。

“是我给您念呢，还是您隔着玻璃看呢？”

“那就让我自己看吧。”

杉浦律师把信纸展开，把写着字的那一面朝着南乡贴在有机玻璃板上。

南乡向前探着身子，开始读统一用圆珠笔写的信。

南乡先生，您身体好吗？我已经治好了伤，平安出院

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要到父亲的工厂去干活了，我想能帮上一点是一点。

我非常感谢南乡先生。听中森先生说，如果不是您邀请我去调查树原亮事件，我会陷入相当危险的境地。南乡先生不但救了树原亮的命，也救了我的命。

本来出院后我应该立刻就去看望您，但是现在我还做不到，因为我一直瞒着您一件事，我觉得非常对不起您。

恐怕南乡先生是认为我可以真心悔过自新，才邀请我参加这次调查工作的吧。但在实际上，觉得对不起被害人佐村恭介的心情，我一丝一毫都没有。

在这里，我必须把我所做的事情的真相告诉您。被我杀死的佐村恭介是十年前我离家出走时去的那个地方的人，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我和佐村恭介都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在中凑郡认识了。

南乡先生大概知道，在中凑郡我被警察辅导的时候，跟我的同班同学木下友里在一起吧。我和友里从高中一年级时就开始恋爱了。我跟她商量好，高三暑假期间去胜浦旅游，当然是那种对父母保密的旅游。

我们预计在胜浦逗留四天三夜，我认为那时我们两个人都很笨。我们的脚就好像没有踏在地面上，说话时也好，行动时也好，就像飘浮于半空。整天都在梦中，却又拼命追求现实感。我胸中一阵阵躁动，其实就是想得到友里的身体。现在看来，那只不过是孩子为了变成大人，想逞能而已。

在返回东京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去了中湊郡，因为我们听说那边的海岸比胜浦人少。我们打算在那里看夕阳落海。下了电车，我们走在矶边町的街道上时，看到了“佐村制作所”的牌子。这家工厂跟我家的工厂一样，也是从事造型工艺的，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刚停下脚步，佐村恭介就从里面出来了。

佐村恭介向我们打招呼，似乎对来自东京的我们很感兴趣，并且还说可以为我们做向导，问我们明天还来不来。

我和友里就像中了魔法似的被他的花言巧语俘虏了。我们嘴上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心里已经决定明天不回东京了。

我们担心食宿费不够。令人吃惊的是，佐村恭介说他给我们出。他说他和父亲两个人生活，父亲给他的零花钱比一般高中生的零花钱多得多。

我和友里有点犹豫，但因为都想延长旅行时间，就同意了。当时我甚至觉得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因为我和友里共同走进大人的世界的日子又往后推了。当时，徘徊于一个高中生特有的强烈欲望和正义感之间的我，觉得有点累了。

从第二天开始，我和友里相当轻松地享受在中湊郡逗留的时间。我曾想过父亲大概正担心我，但是这种担心反而种下了所谓“共犯意识”的根苗，加深了我们的爱情。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佐村恭介是个品行不良的人。他介绍给我们的几个朋友，都是些我们不想认识的高中生。可是，当我们注意到这些问题时，梦一般的日子转瞬就过去了，暑假也接近尾声了。

我们终于决定第二天回东京了，于是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佐村恭介，他说要举行一个欢送晚会。但是我想和友里单独在一起度过最后一晚，谢绝了他的邀请。

佐村恭介见我们拒绝了他，勃然大怒，掏出一把匕首就扑过来，刺伤了我的左臂，然后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把友里架走了。

那时候我才明白过来，从佐村恭介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起，他的目标就在友里身上。

我捂着左臂上的伤口，沿着附近的海岸奔跑，到处寻找佐村恭介他们的行踪。后来终于听到了友里拼命挣扎的叫声。我循着友里的叫声冲进了码头旁边的一个小仓库，只见他们三个人都在里面。佐村恭介把友里按倒在地，正在强奸她。看到这种情景，可怜的我竟然瞪大眼睛呆呆地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后来佐村恭介的朋友发现了我，他拿着匕首走过来威胁我。我总算回过神来，向友里冲过去。佐村恭介的朋友对着我左臂的伤口又刺了一刀。同一位置两次被刺，血流得更多了。佐村恭介听到我的叫声回过头来，脸上浮现出轻蔑的冷笑。为了让我看清楚他是怎么强奸友里的，竟变换了姿势。我看到鲜血从友里的两腿之间流了下来。

佐村恭介结束了对友里的暴行以后，大概是为了封住我们的嘴，往我口袋里塞了10万日元，扬长而去。

我跑到友里身边，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像她的灵魂已经不在她的身体里了。我大声哭喊着：“友里!友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却关心地问我：“你不要紧吧？”她看到了我的伤口，对我说道：“你必须去医院。”

在那种时候她担心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我!听了这话我才真正懂得了友里的心地是多么善良。我哭了。我为没能保护她向她道歉，但是友里说：“赶快去医院，不然纯会死的!”她就像说胡话似的说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我才明白，那时候友里的心已经破碎了，深重的心灵创伤永远也治不好了。

后来我们两个人都被警察辅导了。我们永远也回不到以前那天真无邪的时代了。友里变成了一个性格抑郁的人。

为了友里，我跑到警察署去告发。但是接待我的刑警对我说，强奸罪属于亲告罪，必须由本人亲自告发，别人是不能代替的。只要被害人本人不告，就不能向罪犯问罪，说什么这叫“不告不理”。那个刑警还问我：“被害人是处女吗？”他并不是在拿我开玩笑，法律确实是这样规定的。只有处女膜被损伤才属于伤害行为，可以定为强奸致伤罪，但必须由本人亲自告发。

知道了这样的法律规定，我不由得想象了一下如果告上

法院结果会是怎样。恐怕在调查佐村恭介犯罪事实的阶段，友里还要再次受到巨大的侮辱。

那个刑警还说，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年龄问题。即使我们官司打赢了，因为佐村恭介还不到十八岁，也不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那时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杀人的念头。我的大脑一片模糊，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既然无法通过法律惩罚佐村恭介，就只有去中湊郡杀掉他了。但是我一想到中湊郡那个地名，就感到恶心想吐。那段令人厌恶的记忆，每天夜里都会在梦中再现。当我发现自己受到了精神上的创伤之后，就越来越觉得对不起友里了，因为我能体会到她受到了更严重的精神创伤，我跟她是无法相比的。

后来友里对我说过，她觉得街上走着的所有男人看上去都像佐村恭介。她还好几次自杀未遂，但是很多具体情况我都不了解。因为那时我们两个人已经变得相当疏远了，我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看着她。

在那以后的几年，对于我来说是就像观察期。我在观察：友里心灵的创伤愈合了吗？找到可以向佐村恭介问罪的办法了吗？自己心态恢复了吗？有勇气去中湊郡报仇了吗？

但是，没有一样是顺利的。友里的状态没有变化，我也没有找到向佐村恭介问罪的办法，自己还是没有去中湊郡报仇的勇气。

就在这时，我在滨松町举行的激光造型系统展销会上看到了佐村恭介。他和我一样，都开始帮家里干活了。他到东京来为的是购买高端技术设备。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想，如果把这个家伙从世界上消灭掉，友里心中的恐惧不就可以去除了吗？更方便的是，我还很容易地从展销会的来宾登记簿上知道了佐村恭介住的酒店。

我立刻走出展销会会场去买刀。本来我看到一家商店里有卖菜刀的，想买一把菜刀。但转念一想，杀死野兽只能用猎刀，就到处寻找狩猎用品专卖店，终于买到一把猎刀。

我把买来的猎刀放进背包里，直奔佐村恭介住的酒店旁边的餐馆，坐下来最后一次思考行动计划。我认为如果直接去敲佐村恭介的房门，他会让我进屋的，即使他不让我进屋，只要他把门打开，我就可以用猎刀杀死他。

正在我思考行动计划的时候，佐村恭介也进了那家餐馆。他是从酒店里出来到那家餐馆去吃饭的。我吃了一惊，拼命地想我该怎么办。后来，我和佐村恭介的视线碰到了一起。大概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也有所谓良心上的谴责，但又不想老老实实在地承认自己的罪行吧。他突然逼近我，用挑衅的口吻说道：“你他妈的看我不顺眼是吗？”

以后的事情就跟在法庭上公布的所谓犯罪事实一样了。当时我想，如果空手跟他打的话，我可能打不过他。



为了杀死这个畜生，我必须摆脱他，从包里把猎刀拿出来。但是，还没等我把猎刀拿出来，佐村恭介就在跟我拉扯的过程中向后倒下去，死了。

您现在看明白了吧？我犯的不是应该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的伤害致死罪，而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蓄意杀人罪。

我被捕了，流了数不清的眼泪。法官看到在法庭上一直流泪的我，认为我有悔过之心。但是，我的眼泪是在可怜自己成为罪犯，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对于被我杀死的佐村恭介，我一滴眼泪也没流。让那个畜生不受任何惩罚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您问我有没有罪恶感，我可以告诉您，除了杀死那个畜生时有一种生理上的不快感以外，什么都没有，而且一想到那种不快感就会唤起我对佐村恭介的憎恶。

现在我才认识到，杀死佐村恭介，与其说是为友里报仇，倒不如说是为我自己报仇。友里心灵的创伤不但没有愈合，反而又一次自杀未遂。所以我用牺牲自己一生的代价做的这件事，对于友里没有任何安慰。她现在一定还在独自哭泣。

我已经没有办法拯救友里了。就算佐村恭介还活着，就算我能诚心诚意地悔过自新，也不能使友里回到那件事发生之前的生活状态中去。

谁来赔偿她呢？即使通过民事裁判，判给友里一笔赔偿金，她的心也买不回来了。伤害罪只适用于肉体创伤，

毁灭的人心却无人理睬。

法律是公正的吗？是平等的吗？无论是有地位的人还是没地位的人，无论是聪明的人还是不聪明的人，无论是有钱的人还是没钱的人，只要他是坏人，只要他犯了罪，都能受到公正的审判吗？我杀死佐村恭介的行为是犯罪吗？至今连这个都搞不明白的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透了的恶人吗？

在法律的世界里，有所谓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即受到一次判决确定了刑期的被告人，不会因同一事件再次受到审判。我已经因伤害致死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两年，而且服了刑，所以谁也不能再以杀人罪来审判我。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私刑。于是佐村恭介的父亲想方设法要杀死我。我没有一点责备那位父亲的意思，就像我杀死了佐村恭介那样，他的父亲也可以杀死我。

现在我亲身体会到，在这种事件中，如果允许动用私刑的话，将会是一次复仇引起又一次复仇，无穷无尽的复仇将愈演愈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必须有人来代替他们做这件事。我认为，管教官时代的南乡先生做的工作，至少对470号执行死刑，是正确的。

拉拉杂杂一写就是这么多。

因为没有满足南乡先生对我悔过自新的期待，我感到非常遗憾。我的想法将来也许会发生变化，但在我的想法改变之前，我打算背负着没有被审判的杀人罪生活下去。

天气越来越冷了，请您保重身体。

我祈祷南乡先生能早日无罪获释，从拘留所里走出来。

此致

三上纯一

附笔：您的“South Wind糕点铺”怎么样了？

“我和你都是无期徒刑，”南乡看完纯一的来信，小声嘟囔着，“永远没有假释。”

一年后，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53条的规定，一段新闻刊登在全国性报纸上。

### 《通过重审无罪判决之公示》

基于树原亮(木更津拘留所在押中，无职业，昭和四十四年<sup>[1]</sup>5月10日出生)与该事件(平成三年<sup>[2]</sup>8月29日在千叶县中湊郡民宅杀害宇津木耕平、宇津木康子夫妇，并抢走钱财)有关的犯罪事实，曾判处其死刑。经重审，法院认定犯罪证据不足，已于平成十五年<sup>[3]</sup>2月19日宣告无罪释放。

千叶县地方法院馆山分院

这就是有伤害致死罪前科的青年三上纯一和夺去过三条人命的原管教官南乡正二两个人做的事。

<sup>[1]</sup> 1969年。

<sup>[2]</sup> 1991年。

<sup>[3]</sup> 2003年。

# 参考文献

- [1] 近藤昭二.令人震惊的秘密事实——无人知晓的“死刑”背后的故事(〈秘密にされてきた驚くべき真実〉誰も知らない『死刑』の裏側).二见文库.
- [2] 大塚公子.死刑执行官的苦恼(死刑執行人の苦悩).角川文库.
- [3] 恒有出版社编.于是,死刑被执行了3 —— 原死刑囚的证词(そして、死刑は執行された3元死刑囚たちの証言).恒有出版社.
- [4] 合田士郎.有前科的人(前科者).恒有出版社.
- [5] 坂本敏夫.死刑执行官的记录(死刑執行人の記録).光人社.
- [6] 坂本敏夫.前管教官谈监狱(元刑務官が語る刑務所).三一书房.
- [7] 村野薫.执行死刑(死刑執行).柘植书房.
- [8] 村野薫.死刑是什么(死刑って何だ).柘植书房.
- [9] 佐藤友之.死刑囚的一天(死刑囚の一日).现代书馆.
- [10] 佐藤知范.图解 观赏佛像的方法(図解 仏像のみかた).西东社.
- [11] 有魅力的佛像1 阿修罗 奈良兴福寺(魅惑の仏像1 阿修羅 奈良興福寺).每日新闻社.
- [12] 伊藤正己、加藤一郎编.新版现代法学入门(新版現代法学入門).有斐阁双书.
- [13] 小暮得雄、板仓宏、宫野彬、沼野辉彦、白井骏、川端博著.刑法入门第3版(刑法入門第3版).有斐阁新书.
- [14] 小西圣子.NHK人类讲座 精神创伤心理学(NHK人間講座 ト라우マの心理学).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 [15] 冈村勋.我所看到的“犯罪被害人”地狱般的生活(私は見た 犯罪被

害者の地獄絵).文艺春秋2000年7月刊.

[16] 野中弘.插图监狱事典(イラスト監獄事典).日本评论社.

[17] 久保博司.日本的检察机关(日本の検察).讲谈社.

[18] 佐藤晴夫、森下忠编.犯罪者的待遇(犯罪者の処遇).有斐阁双书.

[19] 濑川晃.犯罪者在社会上的待遇(犯罪者の社会内処遇).成文堂.

[20] 铃木昭一郎.再生保护的开展实践(更生保護の实践的展開).日本再生监护协会.

[21] 东京监护人协会联盟30周年纪念志编辑委员会编.东京监护人活动30年(東京における保護司活動三十年).东京监护人协会联盟.

[22] 事件、犯罪研究会编.图解科学搜查手册(図解科学捜査マニュアル).同文书院.

[23] 警视厅刑事局编.新版 记载要领 搜查文件基本样式(新版 記載要領 捜査書類基本書式例).立花书房.

[24] 刑事裁判书集录(刑事裁判書集 上·下).法曹会.

[25] 法务省法务综合研究所编.犯罪白皮书 平成12年版(犯罪白書 平成12年版).大藏省印刷局.

[26] 六法全书(六法全書).有斐阁.

另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参考了其他很多书籍和互联网上的资料。

参考资料的主旨与本书内容无关。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消失的 13 级台阶 / ( 日 ) 高野和明著 ; 赵建勋译  
.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20.5  
(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  
ISBN 978-7-5321-7551-2

I . ①消… II . ①高… ②赵… III .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38463 号

13 KAIDAN  
by TAKANO Kazuaki  
Copyright © 2001 by TAKANO Kazua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AKANO Kazuak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0 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20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 简体 ) 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9-1027

责任编辑: 秦 静  
特邀编辑: 许天弈 孟 南  
封面设计: 李子琪

### 消失的13级台阶

[ 日 ] 高野和明 著

赵建勋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9印张 字数 217千字

2020年5月第1版 202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7551-2/I.6009

定价: 4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

#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序章](#)

[第一章 回归社会](#)

[第二章 事件](#)

[第三章 调查](#)

[第四章 过去](#)

[第五章 证据](#)

[第六章 处以被告人死刑](#)

[终章 两个人做的事](#)

[参考文献](#)